國學基本叢書

語石

上



國學基本叢書

語石

(上)

葉昌熾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語石敘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訪碑圖一則

碑估一則

碑俗名一則

隋唐以下金文二則

木刻一則

瓷刻一則

余幼長塾衡。咫聞荒陋。見世之號能書者。其臨池渠几。惟有晉唐法帖。及醴泉皇甫聖教諸碑而已。嘗聞亡友姚鳳生明經之言曰。碑版至唐中葉後。可等諸自檜。其詔學僮。未嘗以石刻。但以自書大小字貽之。爲書勢之法程。比稍長。與王農部蒿隱。管明經操養。從事碑版之學。又習聞繆筱珊魏稼孫兩公之緒言。每得模糊之拓本。輒齦齦辨其跟肘。雖學徒亦腹誹而揶揄之。洎通籍居京師。與陸蔚庭王廉生兩前輩。梁杭叔同年。沈子培比部游。上下其議論。益浩然有望羊之歎。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餘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及亡兒在日。每得石本。助予討論。後進來學。亦閒有樂予之樂而苦於入門之無自。因輯爲此編。以餉同志。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徵島索。制作之名義。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以逮摹拓裝池軼聞瑣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歐趙之目。亦非潘王之

例。非攷釋。非輯錄。但示津塗。聊資談圃。藏身入海。借瑣耗奇。若言籑述。則吾豈敢。自庚子三月搬橐。中更國變。麻鞋出走。未攜行篋。追昌平避地。歸室如懸罄。殘縑朽皃。狼藉滿地。此橐從牆角檢得之。鑾輿未返。豺虎塞塗。鍵戶無聊。卮言日出。至今年十月下旬始卒業。都四百八十六通。分爲十卷。粗可寫定。余不善書。而好論書。莛撞蠡測。舉古今書家。進退而甲乙之。祇見其不知量耳。雖然。知者未必能。能者未必好。余固知之而好之者也。譬之良庖。日調五味。五侯之鯖。咄嗟可辦。此能者之事也。而余則食前方丈。但知屬饜而已。又譬之工師。涼臺燠館。棟宇靚深。神斤鬼斧。鉤心鬭角。此能者之事也。而余則載寢載興。但如君子之攸芋而已。是書出。權世之耳食者。將以余爲集矢之質的。而縑素剝膚也。習見余之惡札者。又將訝其言之不類也。故書此以解嘲云爾。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十一月。長洲葉昌熾自序。

此書脫稿後。越二月。卽奉視學甘肅之命。度隴。見聞略有增益。丙午歸里。養痾瀆川。再加釐訂。去其複重。距辛丑寫定。又八年矣。海內故交。宦轍所至。已有今昔之殊。伏處山野。書問疏曠。其所不知。或未追改。老而健忘。紀述舛譌。亦所不免。仲午。比部慫恿付梓。並力任校訂之役。郵筒商榷。積書盈篋。自去年長夏。至今始輟業。古誼通懷。感何能已。此外訂疑勘誤。相助爲理者。上海秦介侯大令。青浦張亦韱中翰。及同里張叔鵬孝廉也。宣統元年。歲在己酉。三月。昌熾又記。

語石卷一

長洲葉昌熾

三代鼎彝。名山大川。往往閒出。刻石之文。傳世蓋尠。祝融峰銘。實道家之祕文。比干墓字。豈宣聖之遺跡。至於鬼方紀功之刻。僻在蠻荒。箕子就封之文。出於羅麗。半由附會。於古無徵。惟陳倉十碣。雖韋左司以下。聚訟紛如。釋其文詞。猶有車攻吉日之遺。鐵索金繩。龍騰鼎躍。亦非李斯以下所能作。自是成周古刻。海內石刻。當奉此爲鼻祖。右三代古刻一則。

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邪臺一刻。尚存諸城海神祠內。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苓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廟。乾隆五年燬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之罘碣石會稽三刻久亡。嶧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卽有摹本。杜詩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是也。楊東里集論嶧山翻本次第。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所謂長安本者。宋鄭文寶得徐鉉摹本重刊。今尚在西安府學。以泰山琅邪眞秦篆相較。不僅優孟衣冠之誚。東里所推爲第一本者已如此。其餘六本自鄶可知。泰山碑宋莒公所得本僅四十七字。刻於東平

郡。江鄰幾守奉符。又刻於縣廨。汶陽劉跂嘗親至泰山絕頂。刮摩垢蝕。所拓之本。最爲完善可讀者凡百四十有六字。作秦篆譜。元申徒駉重摹會稽碑跋云。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本刻于建業郡庠。卽指此譜。嶧山應天本亦卽處巽所刊。咸豐癸丑以前。吳山夫嘗登尊經閣訪之。僅嶧山碑存耳。劉跂譜。宋廬山陳氏嘗刻入甲秀堂帖。近漢陽葉東卿有摹本之罘殘石十四字。在汝帖第三卷。卽歐陽集古錄所謂秦篆遺文者。歐公云二十七字。汝帖又損其七耳。瑯邪臺碑。宋熙甯中。廬江文勛別刻於超然臺。今亦不存。右秦一則。

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於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闕一種。可知其尠矣。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未必爲漢石也。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於太子釣魚池側。今尙存曲阜孔廟。此外趙廿二年羣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中殿題字。出甘泉。皆歐趙所未見也。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巳在新室篡漢後矣。右前漢一則。

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徧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酈道元水經注所引。十僅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古刻淪胥。良可慨惜。然荒崖

峭壁。游屐摩挲。梵刹幽宮。耕犂發掘。往往爲前賢所未見。諸城尹祝年廣文輯漢石存。時地瞭然。便於搜討。好古者。其按圖以索焉。右後漢一則。

三國魏碑。有受禪表。上尊號。孔羨。范式。王基。曹眞。及李苞閣道而七。孔羨碑。黃初元年立。張稚圭據圖經。以爲梁鵠書。受禪奏進二碑。亦相傳爲鵠書。或云鍾元常筆。按勸進諸臣中有臣繇名。則以爲太傅書者近之。吳天發神讖碑已亡。葛祚僅存碑額。禹陵窆石。樂史云亦烏中刻。然無年月。惟禪國山碑及九眞太守谷朗碑。尙完好可信耳。蜀無片石。侍中楊公闕。錢竹汀宮詹定爲楮千峰僞作。近出之章武石琴題字。更依託不足信。吳篇二將祠堂記亦僞。

蜀石不獨今無一刻。卽歐趙洪三家。亦未聞著錄。輿地碑目。有涪陵太守龐肱闕。肱。士元之子也。其石藏左綿任賢良家。則在宋時。已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忠州有嚴顏碑。南平軍有姜維碑。不著年月。未詳其爲蜀刻否。劉燕庭輯三巴孴古志。梯巖架壑。搜訪極博。章武以後。炎興以前。亦竟無韓陵片石。蜀之君臣。倉皇戎馬。不遑文事。於此可見。是亦攷古者之憾已。右三國魏蜀吳三則。

宋書禮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敝。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述其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爲銘。此則碑禁尙嚴也。晉武帝咸甯四年。又詔曰。碑表私美。興長虛僞。莫大於此。一禁斷之。義熙中。尙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觀此。則魏晉兩朝。屢申立碑之禁。然大臣長吏。人皆

私立。晉書孫綽傳。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可見當時法網雖嚴。未嘗禁絕。是以趙德甫所收晉碑。自鄭烈彭祈以下。逾二十通。但皆澌滅。今僅有存者。惟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明威將軍郛休碑。太公呂望表。建甯太守爨寶子碑。余藏永和乙卯侯君殘碑。爲諸家所未見。典午貞珉已歎觀止。此外惟石室題名。及墓門之闕。隧道之碣而已。

世傳墓誌。始於顏延年。晉以前無有也。廣博物志援吳志張承爲淩統作銘誄。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銘。以爲椎輪之始。不知王史威長銘。見博物志。僅八句三十二字。則亦如趙岐刻石。僅志姓名而已。張承作誄。猶杜篤之於吳漢、潘岳之於楊荊州馬汧督。未必刻之石也。余見晉刻。如侍中賈君闕。韓府君神道。巴郡察孝騎都尉枳楊君神道。安丘長王君神道。皆施之墓門者。劉韜房宣兩誌。僅書歷官諱字年月世系。非如唐人之鋪敘功伐。文詞詳贍。雖謂晉無墓誌可也。楊君神道。歸安姚彥侍方伯所藏。王君神道。及房宣墓誌。福山王廉生祭酒所藏。皆新出。右晉二則。

阮文達謂南書長於簡札。北書長於碑榜。是已。然南朝非無碑版文字。昭明文選。即有王仲寶王簡棲沈休文碑文三首。庾徐兩集。鉅製如林。蘭成猶入周後作。若孝穆所撰諸碑。皆在江左。嚴子進侍訪錄。采摭金陵佚刻。得於張敦頤六朝事迹。及輿地碑目。寶刻類編者。尚裒然成帙。但閱歲綿遠。銷沈烏有。今存蕭梁諸闕。及貝義淵書蕭憺碑。精嚴遒勁。與北碑筆勢正同。何嘗如王侍書之院體邪。曩館潘文勤師滂喜

齋。見永陽郡王蕭敷及敬太妃兩誌。與刁遵高湛。如驂之靳。亦不類黃庭樂毅諸小楷也。梁碑尚有流傳。宋惟有爨龍顏碑。遠在滇南。新出之劉懷民墓誌。端午橋制府藏石。或以爲魯之岑鼎。未爲定論。齊陳更稀如星鳳。歐陽公所收齊宗懿母陳張慧湛兩誌。皆不可得見。新羅眞興王定界碑。在朝鮮咸興道中嶺鎮廨。題戊子秋八月。當陳光大二年。中土則竟無孑遺。錢竹汀先生云。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爲所毀無疑。嗚呼。此亦斯文之浩劫已。右南朝一則。

南朝碑禁甚嚴。尚多私立。況崔盧世族。雅善屬文。衞索遺風。兼精分隸。蕭雲上表。不以晉令爲嫌。阮略樹碑。無待齊民之請。宜其照耀四裔已。阮文達云。宋潭絳閣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霾蝕。余謂惟世所弗尚。故椎拓者少。縣官亦無供億之苦。不至曳倒而椎碎之。此所以西北諸省。魏齊周之碑。往往至今存也。釋迦氏之教。雖東漢卽入震旦。精藍象設。六朝始盛。寇謙之嵩高靈廟碑。爲道流立碑之始。嵩顯寺嵩陽寺諸碑。爲梵刹立碑之始。他如造象刻經。浮圖由三級而七級而九級。幢柱由四面而六面而八面。踵事增華。莫不始於是時。惟太和以前。著錄絕少。秦從冊人造象。青陽吳式訓以爲道武帝天賜三年造。未爲定論。

孟縣志司馬景和妻墓誌銘。首稱魏代。或以代爲朝代之代。非也。按集古錄。太武大延五年。大代修華嶽廟碑跋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顧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

事。而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金石錄云。余按崔浩傳云。方士初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蓋當時國號雖稱爲魏。然猶不廢始封。故兼稱代爾。今按此所云魏代。正是代魏兼用之義。又按後魏太安二年。中嶽廟碑內。有大代應期之語。亦可明此所謂代。非朝代之代也。授堂金石跋曰。道武帝紀。天興元年言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爲號。帝下詔。宜承先號以爲魏。則當時改號稱代。帝實不從。而魏修中嶽廟碑。于大代太和兩見。太和二年。始平公造象記。亦云曁于大代。太和七年。孫秋生造象記。首題大代。以例誌文。兼號魏代。此必史氏之疏也。(昌熾案。大荔暉福寺碑額。題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亦可證。)北魏碑版。流俗率相承作魏。余見劉懿墓誌。从山作𡾛。頗合六書之法。然山字在下。元象元年。壽聖寺造象。(在山西和順縣。)作巍。尤與篆文合。西門豹碑陰。凡魏郡亦俱作巍。右北朝四則。

晉懷愍以後。海宇分崩。置君如弈棋。建國如傳舍。至宋元嘉。魏太平眞君之際。南北始各統於一。其間一百四十餘年。僭號碑文。余所見者。有秦廣武將軍碑。鄧太尉祠碑。皆苻堅建元中立。白石神君碑陰。有燕慕容儁元璽三年。主簿程疵家題字。此外未聞。趙明誠金石錄。收劉聰嘉平五年。司徒公劉雄碑。劉曜光初五年。佛圖澄造象碑。又有橫山神李君碑。西門豹祠殿基記。皆石虎建武六年立。今並佚。右燕秦諸國一則。

隋碑上承六代。下啓三唐。由小篆八分。趨於隸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變化。而不離於規矩。蓋承險怪之後。漸入坦夷。而在整齊之中。仍饒渾古。古法未亡。精華已泄。唐歐虞褚薛徐李顏柳諸家精詣。無不有之。（歐虞皆仕隋。其書至唐始烜赫。）此誠古今書學一大關鍵也。尤可異者。前人謂北書方嚴遒勁。南書疏放妍妙。囿於風氣。未可強合。至隋則渾一區宇。天下同文。並無南北之限。乃審其字體。上而廟堂之制作。下而閭巷之鐫題。其石具在。未有如世所傳法帖者。豈平陳之後。江左書派。亦與國步俱遷乎。以此愈可知宋時閣帖。轉展摹搨。鍾王郗謝。半由虛造。余嘗欲輯隋石記。以明書法流別。覺阮文達南北兩派之說。猶不免調停之見。覃谿論唐初歐褚諸家。一歸之於山陰法乳。更爲町畦未化已。

龍門佛象一千餘龕。而隋刻寥寥無幾。（開皇裴悲明。大業李子糵。梁□仁。僅三刻。）畿輔秦晉之郊亦無。蓮臺百億。涌現於層崖峭壁閒。惟歷城之千佛山。益都之雲門玉函兩山。巖洞纍纍。皆隋刻也。其次則沂州琅邪書院。亦多隋人造象碑。蓋開皇大業之閒。惟齊魯濱海。此風爲盛行耳。

隋杜乾緒等造象首云。大隨開皇十二年。歲在壬□。王氏萃編曰。攷隨本春秋時國。即今隨州。隋文帝初受封於隨。及有天下。以隨從辵。周齊奔走不甯。故去辵從隋。然見之碑刻。往往通用。以逮唐初諸碑。書隨爲隋者。不可枚舉。此碑仍作大隨。蓋未嘗有定制也。

吳玉搢金石存曰。羅泌路史。隋文帝惡隨从辵。改爲隋。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亦云釁殺裂

落肉之名。卒以隋裂終。王伯厚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堅妄改之。不學之過也。予按隋雖音妥。本亦有隨音。衡方碑借禕隋作委蛇。與唐扶碑以逶隋作委蛇。劉熊碑以委隨作委蛇同。則隋隨同音可知。又當時雖改隨爲隋。而此安喜公李君碑額。仍作大隨。唐紀泰山銘。爰革隨政亦然。是二字本可通用。一時從省。故多書作隋。非必眞有所惡而禁不得書作隨也。吳又云。唐碑皆隨隋互用。褚亮碑。隋開皇九載。乙速孤行儼碑。隨益州盧公清德文。隨金州刺史。贈孔子泰師碑。有隨交喪。皆書隋作隨。葉慧明碑。惰隋地深。牛夫人造象碑。隋所圖儗。則書隨爲隋。是二字通用之明驗也。特自唐以後。始分別用之耳。不獨隸書隨隋同用。卽眞書亦然。廟堂碑。醴泉銘。朱子奢昭仁寺碑。王知敬李衞公碑。高宗李英公碑。武后順陵碑。王元宗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書隋作隨。右隋四則。

隋以前碑無行書。以行書寫碑。自唐太宗晉祠銘始。高宗之萬年宮銘。紀功頌。英國公李勣碑。皆行書也。可謂能紹其家學矣。開元以後。李北海蘇靈芝皆以此體擅場。蘇書俗媚。不爲世重。北海碑版照四裔。而世所傳正書。惟有端州石室記。此外卽任令則盧正道兩碑。亦兼帶行體。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筆勢縱橫。殆由天授。然自是而漢魏以來古法蕩然。繼之者。蕭誠范的。皆稱後勁。張從申尤卓絕。然綜論有唐一代。工行書者。緇流爲盛。上溯智永。下訖无可。二百餘年。衣鉢相傳不絕。世豔稱懷仁聖教序。不知隆闡大師碑。彈丸舞劍。瀏離頓挫之妙。不在其下。其次則靈運沙門勤行書。景賢沙門溫古書。兩塔。亦皆傳鐵門限家法。大歷

貞元以後。經生一派。卽從此出。胡季良奚虛己。其最著也。

唐太宗喜右軍書。至以禊帖殉昭陵。上之所好。遂移風尙。懷仁聖教序出。舉世奉爲圭臬。東觀餘論引書苑云。近世翰林侍書。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竹雲題跋云。懷仁聖教。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與福寺隆闡法師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光燄遂殺。

長安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書雖六藝之一。亦隨風氣爲轉移。唐元宗好八分。自書石臺孝經。泰華兩銘。鄎國涼國兩公主碑。於是天下翕然從之。開天之際。豐碑大碣。八分書居泰半。杜子美詩云。開元以來溯八分。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今攷韓書。有告華嶽文。歙州刺史葉慧明碑。蔡書有龐履溫碑。尉遲迴廟碑。章仇元素碑。其餘若梁昇卿。史惟則。盧藏用。田義晊。並稱能品。至建中以後。此風稍稍衰矣。然唐碑中隸書最精者。余尤服膺崔逸鬱林觀東嚴壁記。王襲綱鐵幢。重規疊矩、眞氣鬱蟠。可以上擠東京。其筆法實在梁史諸公之上。篆書皆推李陽冰。同時有袁滋。瞿令問。鼎足而三。但其碑不常見。世罕有知者耳。

龍門奉先寺大盧舍那象龕記。始于咸亨三年四月。亨字作享。錢竹汀云。漢碑凡元亨字皆作享。至子孫享之之類。又皆作亨。攷之九經字樣。凡元亨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說文作亯。亦作亭。只是一字。經典

相承。隸省作享者。音饗。作亨者。音赫平。又音魄平。後人復別出烹字。其實皆可通用也。余初見張阿難碑。書咸亨爲咸享。疑其下筆之誤。今此碑亦作享。蓋唐時雖用楷書。猶存篆隸遺法。咸享卽咸亨。正是從古。金輪以一女子。睥移唐祚。威福自恣。舉朝屏息。牝雞司晨。亘古未有。其所造十九字見宣和書譜云。天爲𠀑。地爲埊。日爲𡆠。月爲𡝔。星爲〇。君爲𠺞、年爲𠡦。正爲𠙺。臣爲𢘑。照爲曌。戴爲𡕀。載爲𠧋。國爲圀。初爲𡔈。聖爲𨲢。授爲𥠢。人爲𤯔。證爲𢘹。生爲𤯓。當時羣臣章奏及天下書契咸用其字。以石刻證之。自武后稱制。光宅垂拱永昌。尙未改字。至載初以後。則無不用新製字矣。惟載字石刻皆作𡕀。不作𠧋。與宣和書譜不合。碑字作於當時。且非一石。必無舛誤。自較書譜爲得實。余所見武周碑不下數百通。窮鄉僻壤。緇黃工匠。無不奉行維謹。尤可異者。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象。今歸端午橋制府。敦煌有杜國李公舊龕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韋敬辯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在雲南昆陽縣。龍龕道場銘。在廣東羅定州。皆唐時邊遠之地。文教隔絕。迺紀元年月。亦皆用新製字。點畫不差絫黍。雖秦漢之強。聲靈遠訖。何以加焉。惟聖歷三年于大猷碑。不用新製字。重脩唐安寺記題大周癸巳之歲無射月。癸巳爲長壽二年。旣不用新製字。亦不題年號。在武后時爲僅見。書者尙不忘唐。然不能不稱大周也。張柬之撰父元弼墓誌。稱永昌三年。實天授二年。年月日亦寫作𠡦𡆠𡝔。魏稼孫云。永昌改載初。載初改天授。柬之不當絕無聞見。意永昌時。后雖稱制。尙未竊帝位。易國號。所以存唐正朔。與淵明署義熙同意。然張景之誌。亦柬之

撰。即稱天穢三壓。是其說仍未確也。夫以東之恢復唐祚。與狄梁公同稱賢相。當其未反正時。尚不敢批其逆鱗。則滔昏之䜱。天下重足。何待言哉。諸家著錄。於鑿壘壘歷贏匭三號。往往淆亂。則以其字不經見。石泐、模黏。不免誤釋耳。

舊唐書元宗紀。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至肅宗嗣位之三年。二月丁未。始改至德二載。爲乾元元年。此後遂復稱年矣。自天寶三載。迄至德二載。寰區石刻。一律皆書載字。無作年者。以此見唐之聲靈赫矣。雖經安史之亂。而民心未嘗去也。故靈武踐祚。不旋踵而中興。近出之劉智墓誌有兩石。一無書人。一題天寶十五年。蘇靈芝書者。世相傳爲贗鼎。頗滋聚訟。不知即一年字。而作僞之跡。已灼然矣。蘇靈芝雖臣安史。既奉唐號。即不當書年字。攷憫忠寺寶塔頌。亦靈芝書。碑末至德二載四字。有重鑿痕。映日視之。蓋原刻爲聖武二年。安祿山僭號也。時兩京雖復。河朔尚淪化外。故不奉唐正朔。後始追改耳。然稱聖武即稱年。稱至德即稱載。金石刻畫。明白如此。而謂天寶下肯稱年乎。孫氏訪碑錄。天寶一朝。惟張尊師探元遺烈碑。書三年。香積寺施燈功德幢。書十三年。當是原文如此。此外無書年者矣。張尊師碑。蔡瑋製文。瑋所撰尚有玉眞公主臨壇祥應碑。在天寶二年。尚未改制。乃轉書爲二載。涼國公主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巳。薨于京邸。顧亭林云。天寶三年。改年爲載。此在其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文字中偶一用之。北海李秀碑。稱天寶元載同。此外祇博陵太守賈循德政記。在安天王碑陰。變文稱天寶戊子歲。李翰修比干廟碑。變文稱天寶十祀。

授堂金石跋曰。中嶽永泰寺碑。建於天寶十一載。稱年爲載是也。今文云貞觀二載。神龍二載。當時元宗欲變年例。未嘗易及祖制。又文稱隋仁壽二載。并前代亦追改之。緇流不學至此。余謂此奉行之過也。

大和。唐文宗紀年也。著錄家往往誤作太和。雖通人不免。寶鐵齋金石跋尾有大唐泰和元年井闌題字。在江甯菁惠寺。既誤大爲太。又改太爲泰。不知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泰和。金章宗年號。皆非唐也。殆好事者依託耳。唐亡於天祐四年。其明年。爲梁開平元年。時李克用父子。及江南楊氏。皆仍奉唐正朔。其餘藩鎮。有舊君之思者。閒亦用天祐年號。故唐末代。仍有天祐四年以後石刻。未可以亳社已屋而疑爲僞刻也。扶風法門寺搭廟記。天祐十九年立。其碑側劉源題名。且在二十年四月。是時唐之亡。已十六年矣。有唐三百年石刻。此碑爲之殿焉。

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九嵕山。周迴百二十里。渭遶其前。涇環其後。岐梁西峙。其南則終南太乙。列爲屏障。陪葬兆域。穹碑相望。（據唐會要所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八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與長安志。醴泉縣志。石刻昭陵圖。互有詳略。互有得失。孫淵如先生。昭陵陪葬名位攷。攷證甚詳。）國初侯官林同人先生游秦中。往來陵下。摩挲諸刻。按籍記之。作昭陵石蹟攷略。得十六碑。康雍以後。出土者十二碑。打碑人又益以石鼓尊勝經。爲昭陵二十九種。然乙速孤父子墓。遠在叱干鄉九嵕山後三十里。不在百二十里封域之內。雖葬醴泉。未可謂之陪葬。尊勝經在趙郇廣濟寺。更非東園秘器。牛進達殘碑最後出。唐會要缺。長安志增。孫淵如云。進達雖史無陪葬事。而有佐命之勞。見秦瓊傳。

或史闕文。今其碑出土。則長安志爲有據矣。同人所見十六碑。皆記其存字。虞恭公碑。僅三百餘字。然翁覃谿得稍舊之拓本。明白者。尙六百字。余所收豆盧寬張後允阿史那忠三碑。不過百年以內拓本。存字亦視林轉增。當時拓手未精。後來者不難居上。至覃谿謂虞恭公碑。以細紙淡墨精拓之。可辨者二千八十六字。則僅得其厓略。非眞能突過前賢也。近時拓工惜紙。其磨泐處皆不搨。歲久塵埋。下半截深入土中。亦未肯舉而出之。故精本整本。極爲希覯。昭陵爲唐碑淵藪。撰人書人。皆極一時之選。學書者所當奉爲楷模也。今詳列林攷十六碑存字。並續出各碑於後。又附以郭子函王蘭泉所紀。以備參攷。

虞恭公溫彥博碑。貞觀十五年。岑文本文。歐陽詢書。存三百餘字。

申文獻公高士廉塋兆記。貞觀二十一年。許敬宗文。趙模書。存百餘字。

曲阜憲公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于志甯文。相傳爲虞永興書。未確。存七百餘字。

梁文昭公房元齡碑。年月泐。褚遂良書。存四百八十字。都門李子嘉太守藏唐拓。全本二千餘字。天下只此一本。至寶也。

芮國公豆盧寬碑。永徽元年。李義府文。存三百餘字。

汾陰獻公薛收碑。永徽六年。于志甯文。存百十字。

固文昭公崔敦禮碑。顯慶元年。于志甯文。于立政書。存五百餘字。今此碑已佚。潘文勤師藏明拓本。

禮部尙書張後允碑。顯慶三年。李義府文。僅存寥寥數字。諸家著錄。或無後字。並有誤作後允者。

衛景武公李靖碑。顯慶三年。許敬宗文。王知敬書。存千三百餘字。

蘭陵長公主碑。顯慶四年。李義府文。竇懷哲書。存七百五十字。

中書令馬周碑。上元元年。許敬宗文。殷仲容書。存三百餘字。

薛公阿史那忠碑。上元二年撰。書人泐。存五百餘字。

英貞武公李勣碑。儀鳳二年。高宗御製文。并御書。存上半三十二行。每行六十三字。

散騎常侍褚亮碑。年月撰書並泐。存五百餘字。

右武衛大將軍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三年。劉憲文。田義晊書。存二千餘字。田字。諸家皆誤釋爲白。

冠軍大將軍許洛仁碑。年月撰書泐。存八百五十餘字。

右林氏所記十六碑。

褒國公段志元碑。貞觀十六年。

晉州刺史裴□□碑。貞觀二十三年。上官儀文。余僅見碑額。

鄂忠武公尉遲敬德碑。顯慶四年。許敬宗文。

左戎衛大將軍杜君綽碑。龍朔三年。高正臣書。

紀國先妃陸氏碑。乾封元年。

內侍汝江縣侯張阿難碑。咸亨二年。僧普昌書。

右威侯副率乙速孤神慶碑。載初二年。苗神客文。釋行滿書。

姜遐斷碑。天授二年。此石今亦佚。潘文勣[illegible]齋。有明拓本。

莒國公唐儉碑。開元二十九年。

幽州都督牛秀碑。年月泐。

柱國德陽公碑。年月泐。

淸河長公主碑。年月泐。暢整書。

右續出十二碑。據唐會要所記。陪葬者一百五十餘人。尙有子祔其父。孫祔其祖者。當時墓各有碑。荒厓斷碣。洗霾不少。安必異時之不復出也。魏徵程知節尉遲寶琳諸碑。宋尙存。見金石錄。六駿石座有殷仲容所書贊。諸蕃君長立象七。其背各有刻字。皆未見拓本。

石墨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爲九嵕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折而西一里許。爲趙邨。北行里許。爲莊河邨。未至。先於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邨。則有段志元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邨。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

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不復可搨。至西峪邨。邨東纍纍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於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於狗邨之東。得唐儉碑。於小陽邨之北。又得崔敦禮碑。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叱干邨。邨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白義二字。均郭氏誤釋。見上。）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攷之。大略相同。

王蘭泉昭陵陪葬攷。按長安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山。白鹿長樂瑤臺三鄉界。古逢蒲邨。下宮去陵一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關中金石記。載溫彥博。段志元。高士廉。孔穎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寬。薛收。崔敦禮。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先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藝。姜遐。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二十五碑。今昶所得者。溫彥博。段志元。孔穎達。馬周。高

士廉。褚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陸妃。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姜遐。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中記參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婁藝。王君四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爲風雨剝蝕。故諸家所搨殘缺過甚。乾隆四十八年。昶涖官關中。公餘之暇。訪覔搨工。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務搨其全。于是向日入土者。洗而出之。所搨率皆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千餘字者。自問以爲昭陵碑椎拓之精。可無遺憾。稽其所在。大率在醴泉縣北十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陵遠矣。

林同人曰。高祖獻陵。在三原縣北之白鹿原。陪葬妃嬪諸王勳戚。凡三十餘人。惟淄川郡王孝同一碑。在乾陵陪葬。自薛元超而下。有數冢。然無石。睿宗橋陵之有雲麾將軍李思訓碑也。元宗泰陵之有高力士碑也。此石之僅存者也。今秦中碑估以獻陵碑求售者。尙有八種。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碑。按貞觀二十年八月乙亥。詔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聽。獻陵當亦同例。于志甯以勛舊陪陵。孝顯蓋推恩其先人。而大猷知微。皆其後人之附葬者也。李廣業當爲淄川郡王之後。臧懷恪臧希晏。亦附葬其先兆。而主域無碑。名位轉不可攷。三原尙有朱孝誠樊興兩碑。一正書。一行書。皆精。不在陪陵之列。

濮陽令于孝顯碑。貞觀十四年。

燕公于志甯碑。乾封元年。令狐德棻文。子立政書。

淄川郡公李孝同碑。咸亨元年。諸葛思楨書。

明堂令于大猷碑。聖歷三年。

兖州都督于志徵碑。開元七年。姚崇文。

右武衛將軍臧懷恪碑。廣德元年。顏眞卿文幷書。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大歷五年。張口文。韓秀弼書。

劍州長史李廣業碑。貞元廿年。鄭雲逵文。

右獻陵八碑。于立政碑調露元年十二月。陳遺玉八分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今佚。

蘇齋唐碑選五十種。推重陳諫南海廟碑。爲虞褚之亞。余嘗得舊拓本。雖清朗而神氣索然。此石疑後人重開。不足學也。以泰山銘後御書。爲唐大字第一。以宋廣平碑側。爲顏書第一。持論過高。後學未易趨步。王知敬書。不取金剛經衛景武公碑。而取少林寺武后詩。李北海書。不取李秀嶽麓兩碑。而取端州石室記。皆非定論。又其論書宗旨。以山陰爲圭臬。故唐碑中方嚴遒整。如石淙詩序。白鶴觀碑。清河公主碑。皆所舍旃。近百年來。新出各碑。如于孝顯魏法師之類。精采奕奕。新發於硎。如此者尙不少。若以唐初諸大

家．為繼別之宗子．而以從出諸碑．枝分派別．各繫其後．至精者．約可得百通．重定蘇齋之選學書者．視其資性所近．各專一家．以是求之有餘師矣．

唐碑至會昌以後．風格漸卑．氣韻漸薄．世以和少師為碩果．今惟見韭花帖．其華嶽題名．余所收二百餘通．而無凝筆．則殆亡矣．當時學李更者．尪瘦欹竦。但見棱棱露骨．而無停蓄之態．頗似今坊間重開之皇甫君碑．惟經生所寫尊勝幢．間有懷仁遺矩．然皆帶行筆．至楷書．則絕無精者矣．五季兵爭．斯文道喪．鄉貢學究．惡札書丹．若晉之奈河將軍廟碑．周之判官堂塑象記．其祀為不經之祀．其書皆聊且之書．至是而古法蕩然矣．其時羣藩割據．惟吳越不敢顯背中朝正朔．此外各國．皆自用其建元．然南唐李氏．西蜀孟氏．緇衣闕館．廣延儒雅．故其石刻．轉有佳者．蓋中原文物．又渡江而南矣．右唐十四則．

竇建德王世充輩．與高祖同時逐鹿．下逮唐末．董昌皆稱制改元．而僭號之碑．夙所未聞．乃近十年來．忽數見不鮮．徐懷隱墓誌．聖武二年．安祿山僭號也．當唐至德二載．宋文博墓誌．順天二年．史思明僭號也．當唐上元元年．宋誌並冠以大燕字．初以為棃軒善眩．然其文頗雅贍．其書亦遒媚有法．蓄疑久之．後得唐縣龍聖寺造象．上溯貞觀．下訖貞元．共二百五十通．其中李崇珣李曠□婆三刻．皆順天年號．又得盧嗣治墓誌．聖武□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其書古拙．非宋以後人所能髣髴．于是胸中疑團渙然冰釋。安史僭位以後．既不奉唐正朔．載筆者．自不敢不書僞號．憫忠寺寶塔頌．至德二載．卽磨去聖武重鐫．非然．亦

一燕刻也。推而上之。新出之開明兩石。（開明。王世充年號。一鄭國公夫人元氏墓誌、大鄭開明元年。一韋匡伯墓誌。開明二年。皆洛陽出土。）亦皆可信。有唐三百年僭號之碑。不先不後。一時並出。信乎隱見之有其時也。右唐僭號一則。

五季以書名者。郭忠恕孫崇望。爲鐵中錚錚。忠恕工分篆。其所書三體陰符經。宋乾德中。刻於懷惲禪師碑陰。別無他碑可見。孫崇望書郭進景範兩碑。皆在周顯德中。至藝祖受禪。敕建豐碑。亦皆命崇望書之。兩朝鉅製。一手染翰。（周武王康王廟。漢光武廟。唐太宗廟。岳中天王廟。凡五碑。皆開寶六年立。）當 則當時尊爲巨擘可知。以今觀之。其書肉餘於骨。杳拖無韻。蓋學王縉而得其皮膚者。鄭五作宰相。朱三作天子。世運如此。又何怪書學之遞降哉。右五季一則。

五季羣雄石刻。流傳之富。首推吳越南漢。次之西蜀南唐。又次之楚閩諸國。等之自鄶。嶺南吳石華熟精鄉邦掌故。既撰南漢紀。又輯金石志二卷。然雲門匡聖匡直兩碑。僅見匡聖拓本。而匡直大師塔銘。但據乳源縣志錄其文而已。且誤匡直作匡眞。余初收得匡聖大師碑。後又得匡直大師碑。皆完好無恙。近時新出土者。有大寶五年馬二十四娘墓劵。江陰金武祥太守在容縣搜得南漢都嶠山經幢造象。及中峰五百羅漢記。甕景囗慶讚齋記。皆石華所未見。右南漢一則。

前蜀王氏。後蜀孟氏。其石刻詳見於劉燕庭三巴孴古志。前蜀武成一通。永平二通。天漢一通。乾德二通。後蜀明德一通。廣政五通。余嘗得蜀石三刻。一武成元年殘造象。一武成二年。琴泉寺經幢。一廣政癸亥。

張匡翊題名。皆東武所未收。孟昶時。其相毋昭裔。且能捐俸寫經鏤石。晁公武石經考異序云。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畫。（避孟知祥諱。）亦必爲蜀人所書。蓋十經歷八年而後成。曹能始四川名勝志云。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禮記數段。在合州賓館中。余聞之先輩云。其石爲一黔人士宦蜀者。攜以歸舟。今不可問津矣。錢唐黃氏。藏毛詩殘拓。厲樊榭丁龍泓。共觀賦詩。全謝山爲之跋。今金石家著錄者。皆祇此一本耳。（右前後蜀一則。）

吳越錢氏。保境安民。納土最後。君臣佞佛。崇飾梵宇。刻經造象。不吝檀施。余嘗至武林。策蹇湖上。禮千官塔。裹覓靈隱飛來峰下。捫蘿剔蘚。遍尋遺刻。去年。及門程心一孝廉。復爲余命工拓之。所未得者。惟武康風山靈德王廟記。及臨安海會寺二幢耳。其所書甲子。首鼠兩端。或用僭號。或奉中國建元。亦有磨去歲月者。大都納土後諱之耳。東湖叢記。采禮耕堂叢說一則。西湖游覽志餘。申歐陽公之說。皆考索甚詳。頗有資於石刻。附錄如左。（右吳越一則。）

禮耕堂叢說。或以吳越稱元爲非分。不知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纂號者三。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

號。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明二年。丙子。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又水月寺幢。載寶正元年丙戌。招賢寺幢。載二年丁亥。後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推知寶大建元。在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實八年。以梁亡。亦不用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於故國淪亡。強臣篡弑之會。別具忠愛纏綿。未忍遽舍之至意。

西湖游覽志餘。歐陽公五代史敍列國。聞諸故老。謂吳越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蹟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昭慶寺金牛瑪瑙等各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幷年號處。皆鑴剷模餬。蓋歸宋納土時所改爾。

又按武林飛來峰周欽造象後題。歲己未建隆。考建隆元年爲庚申前一年。己未。尙是顯德六年。周恭帝禪位於宋之歲。建隆尙未紀元。此亦是錢氏納土之後。諱而磨改。

楊吳金石。舊著於錄者。乾貞一通。尋陽公主墓銘。太和一通。大安寺香爐題字。天祚二通。光化大師碑銘。周從建尊陀羅尼眞言。余得順義四年。

縣君汪氏墓銘。近山陽縣出土王象之碑。目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皆有鐘銘。今佚。南唐李氏。自泰交改元後。周師南下。即削僭號。故本業寺記。元寂禪師塔碑。皆書宋元。其建號以前石刻。祗有保大。若中興交泰。本祗一年。昇元六年。亦未見有拓本。嚴氏金陵待訪目。網羅極博。但存者無幾矣。近繆筱珊前歲。於棲霞山訪得衡陽寺三幢座。徐楚金兄弟題名。雖無年月。確知其爲南唐刻也。二徐篆尤難得。聞通州又新出一碑。壽州金剛經。宋全州湘山寺。本雖重開。年月姓氏。尚沿保大舊題。及今蒐采。未爲寥寂。余謂吳越錢氏。及江左兩朝。皆可援南漢之例。各輯一書。吳越金石志。先次其本國之年。而以從中國年號者爲附錄。南唐以楊吳爲上卷。以李氏爲下卷。或庶可與錢儼馬令陸游諸史。相輔而行。其餘閩祗一刻。永隆三年。堅牢塔記。北漢劉氏。廣運二年。天龍寺千佛樓碑。及石映墓誌。楚馬氏。五溪銅柱記。馬賨金剛經。皆祗二刻。且不盡有建元。郝莒附庸。不足與於敦槃之會也。右南唐一則。

宋初承五季之敝。書學榛蕪。建隆以後。豐碑鉅製。皆出於袁正已孫崇望。其次則張仁愿。王楊盧駱當時體。非國工也。尹熙古楊處己後來居上。然亦囿於院體。至蘇黃米蔡四家出。脫去古人畦逕。別開生面。書派爲之一變。然漢魏以來。醇古之氣。亦發洩無餘矣。蘇書遭元祐黨禁。剷除殆盡。今傳世者。皆重開本。涪陵溪堂。後人瓣香。皆在簡牘。不知米之朱樂圃章吉老墓表。蕪湖新學記。非羣玉英光所能彷彿也。黃之七佛偈。直追瘞鶴銘。亦勝於寄嶽雲帖。蔡君謨書。宜於大書深刻。洛陽橋記。視中興頌。可謂亦步亦趨矣。

然氣韻終遜不逮。不僅顏苦孔阜。未達一閒也。蔡元長兄弟。行草皆入能品。元長簡古沖穆。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元度氣格雖稍遜。然其書能於熟處見生。操縱離合。不失尺度。誠未可以人廢

翁覃溪先生云。唐以前正楷皆筆筆自起自收。開闔縱擒。起伏向背。無千字一同之理。直至宋以後。乃有通體圓熟之書。此眞深知書學者也。孫崇望尹熙古楊虛己皆所謂通體圓熟者耳。楊虛己流媚中有逸氣。所書賀蘭栖眞敕。極似唐末經生筆。在三人中。固應特出。

溫國潞國韓歐無書名。爲其功業所掩也。溫公南屏摩厓分書。雄偉突過唐賢。文潞公與韓魏公皆學顏。而韓爲優。正書若狎鷗亭觀魚軒。行書若義鶻行。皆直入平原之室。歐陽公瀧岡阡表。宋牧仲筠廊偶筆。載其爲龍神借觀事。此齊東之言也。要之其書自圓機活潑。朱文公書碑版。實師之。

自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歸契丹。至宋道君時。童貫會金師滅遼。始復舊疆。曾未轉瞬。幷中原而失之。今京畿金石。惟大觀宣政之閒有宋刻。皆在此遼社既屋。金師未入之際。白駒過隙時耳。右宋四則。

南渡以後。神州疆索。淪入金源。長淮大河以北。無趙家片石。秦隴與蜀接壤處。爲兩國犬牙。故階成之閒。及城固褒城兩邑。尚有宋刻。其時國步雖艱。士大夫雅好文章。游宦登臨。往往濡毫以誌歲月。名山洞壑。不乏留題。名臣如李伯紀胡邦衡。理學如朱晦庵張南軒。詩人如范致能陸務觀楊誠齋。皆有遺跡。其書多跌蕩可喜。與遼金石刻。不啻有雅鄭之別。然皆不必以書名。惟張樗寮行書號爲精妙。今所存有焦山

金剛經。四明賀監祠。逸老堂記。余所得淳祐元年息心銘。其石在山東城武縣。仙風道骨。迥出塵表。然非碑版正派。余所見南宋書。當以無礙居士道隱園記。及范致能碧虛水月兩銘。壺天觀記為第一。其次則趙公碩書中興聖德頌（乾道七年。）張本中書石壁聖傳頌（紹熙元年。）也。

南宋書家。余最服膺吾鄉石湖居士。此非鄉曲阿好。試取桂林諸山石刻證之。建炎以後。文穆與方孚若。最為秀出。然孚若行書。但以韻勝。不若文穆之淵渟嶽峙也。且不獨正書精麗。其草書四時田園雜興。揮霍頓挫。纖穠如巖下電。不可逼視。素公聖母帖孫虔禮書譜以後。殆未見其匹。若桂林鹿鳴燕詩。刻手不精。稍降一等。右南宋二則。

宋建炎四年。金人立劉豫為帝。奉金正朔。初稱天會八年。其年十一月。改明年元為阜昌。至七年十一月。仍為金人所廢。先後不過七載。且靦顏臣虜。更非南北羣雄可比。然陝西齊豫之境。頗有阜昌石刻。孫氏著錄者。有饒益寺藏春塢記。孟邦雄墓誌。祭渾忠武王文并記并牒。禹蹟圖。華夷圖。薛待伊浮圖銘側劉漢題字共六種。趙氏著錄者。有永慶寺大殿記。孟誌字跡工秀。頗得虞褚規模。華夷禹蹟兩圖。每折地方百里。所載山川。多與古合。唐宋以來地圖。莫古於此。未可以僞朝廢也。余又收得阜昌八年。虢縣磻溪鄉朱近買地券。豫僭號祇七載。而此稱八年。或鄉曲尚未知其被廢。或并初立未建元一年數之。蝸角小朝。當時雖稱其正朔。不過逢場作劇耳。右僞齊一則。

遼碑文字。皆出自釋子及村學究。絕無佳蹟。間有不書大遼書大契丹者。猶之拓跋氏代魏彙書。示不忘本之義也。同治以前。出土尚少。孫氏訪碑錄。不及五十種。趙撝叔所續。皆朝鮮碑系遼紀年者。中國惟咸雍四年。清水院藏經記一刻。光緒四五年間。重修順天府志。碑估李雲從。承當事之命。裹糧襆被。狂走京畿諸邑。荒邨古剎。足跡殆遍。所得遼碑。視孫趙倍蓰過之。余著錄遼幢五十餘通。皆其時拓本也。其中多唐梵兩體。惟劉李河白氏兩幢。結構尚可觀。此外行列整齊者。如今刻書之宋體字。潦草者。如市中計簿。滿幅題名。皆某兒某郎婦之類。北傖喬野之風。於此可見。

金源雖與遼同起朔方。戎馬之餘。頗能講求文字。沂州普照寺碑。學柳誠懸。世有出藍之譽。金碑第一。獲鹿奇石山摩厓。次之。党懷英之分篆。王庭筠楊廷秀之行草。皆稱名筆。金碑多懷英篆額。余收得其分書普照寺照公開堂疏。十方靈巖寺碑篆書。王荊公詩刻。矩度森嚴。唐宋名蹟。無以過之。尤奇者。紹聖以後。中國禁蘇書甚嚴。而金人皆喜效其體。如靈巖寺滌公開堂疏。洪福寺壽公靈塔銘。石經山雲居寺前管內都綱遺行記。皆頗有長公筆意。烏臺之案。不能行於鄰國。可爲眉山吐氣。

遼碑著錄。始於會同。天顯以前無有也。金碑著錄。始於天會。天輔以前無有也。篳路藍縷以啓疆。故未遑制作。至遼碑皆在畿輔奉天間。有兩三通。女眞則秦晉兗豫齊魯之郊。皆有其石刻。此則限於幅員耳。

遼之景福。與唐昭宗年號同。金之貞元。與唐德宗年號同。然年祀綿遠。書體迥異。著錄家不至誤收。惟遼

金各有大安。相距不過兩周甲子。易滋疑竇。曩時黃仲弢學士。收得一大安碑。以爲金刻。碑估李雲從折之云。金大安祗有三年。卽改元崇慶。此碑立於大安六年。迺遼刻耳。仲弢不覺媿服。

遼碑多釋子之文。金自大定以後。崇尙道流。馬丹陽。邱長春。王重陽。其最著也。其次則杜天師。（忽驚圖。）譚眞人。（踏雲行詞。）皆有詩詞石刻。沿及元初。此風未革。長春入元。世祖置之帷幄。詢玆黃髮。其敎益昌。道書刻石者。終南則有篆體道德經。三原則有昇元經。常淸靜經。五臺則有孫眞人福壽論。元敎大宗師張留孫碑。趙承旨至爲書兩通。南北分建之。自入大朝。太祖太宗以逮定憲四朝。平津著錄。釋氏之碑十之三。道家之碑十之七。於此可覘彼敎之盛衰。時君之好惡。（右遼金五則。）

終宋之世。與遼金南北分疆。此外惟趙氏父子。割據靈武。改元建號。延祚綿長。至西遼亡尙未亡。其石刻惟有感通塔碑。天祐民安五年所立。在今涼州武威縣。土人謂之番字碑。以其一面爲西夏文也。同里彭誦田刺史令武威時。曾拓一通見貽。儂智高曾改元啓歷。而邕桂之閒。無其片石。更無論王則方臘輩矣。

感通塔碑出土未久。西夏未見第二刻。余按部至甘州。閱郡志。見有黑河建橋敕。在下龍神廟。旋訪得於弱水東岸。距城十里一小刹中。卽郡僚迎賓之地也。碑兩面刻。其陰亦番字。惜無良匠。拓本模餬不可辨。惟正面尙完善。閒有剝蝕之處。以郡志補釋十餘字。碑文共八行。行三十字。後年月題名五行。刻於乾祐六年丙申歲。卽宋孝宗淳熙三年也。題名有口筆手張世恭。筆上字闕。當是書此碑者。從此篋中又增西

夏碑一種。奉使西來。第一快事。因世尠知者。故錄其文如左。以饗好古之士。闕甯夏賀蘭山爲夏國陵寢所在。峰巒窈曲。嶧如曠如。享堂原廟。遺跡尙存。其中當更有貞珉可訪。將伯助予。日望之矣。

敕鎭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第一行。）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哀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第二行。）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第三行。）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第四行。）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佑之所致也。今朕（第五行。）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第六行。）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第七行。）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願也。諸神鑒之。勿替朕命。（第八行。）大夏乾□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右一行。）○（上缺。）郭□正。（右一行。）○。（上缺。）鑵手張世恭。（下缺。右一行。）○○□水監王延慶。（右一行。）○內大勾當。鎭夷郡正。兼郡□教。（下缺○。右一行。）○上年月題名五行。（右西夏二則。）

敦煌縣千佛洞。卽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餘年前。土壁傾陊。豁然開朗。始顯於世。中藏碑版經象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以名進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討。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象。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爲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又諸墨拓中。有斷碑僅存兩角。

上一角存十二行。行自十一字至三字不等。下一角存七行。行自四字以下不等。年月已佚。亦無撰書人可考。惟上一石第九行有聖神贊普。万里化均。四鄰慶□云云。贊普係吐蕃君長之號。猶匈奴之稱單于。突厥之稱可汗。冠以聖神二字。則彼國人士尊其君之詞。猶中國皇帝之有徽號也。以是定爲吐蕃刻。無可疑矣。攷喇薩吐蕃會盟碑。一面正書。一面唐古忒文。刻於長慶元年。仍爲唐人所立。南詔諸碑。雖間有贊普鍾紀年。考之舊唐書吐蕃以南詔閤羅鳳爲贊普鍾。蠻人稱弟爲鍾。蓋是時南詔服屬于吐蕃。故以弟畜之。而閤羅鳳卽用以紀年。然非奉其正朔。要不得爲吐蕃刻。可黎可足以後。文字出土者。僅此一通耳。窮邊荒磧。沈埋一千餘載。不先不後。自余度隴而始顯。得以摩挲之。考訂之。不可謂非墨林之佳話已。

右吐蕃一則。

元起沙漠。開國之初。未有建元。其碑刻但書甲子。或上冠大朝二字。或有書十二辰禽名者。如建子則書鼠兒年。建丑則書牛兒年之類是也。然少林寺聖旨碑。延祐元年所立。而聖旨三道。一書雞兒年。一書龍兒年。一書鼠兒年。則中葉尙沿初制。世祖卽位。建元中統。至五年改至元。其後順帝踐阼之三年。亦改至元。世謂之後至元。碑書年月。或繫後字。亦有竟稱至元者。不可不辨也。

宋人書長於簡札。而不宜於碑版。至趙文敏出。重規疊矩。鴻朗莊嚴。奄有登善北海平原之勝。有元一代豐碑。皆出其手。前賢謂韓文起八代之衰。余謂趙書亦起兩宋之衰。溯其生平。游歷五朝。年登大耋。自至

元以迄至治所書碑版。照耀四裔。同年李木齋府丞。嘗專輯趙碑爲一目。裒然成帙。余先後搜羅。亦不下五十通。童時見舉子學書。皆習重陽宮御服碑。不知此碑但以姿勝。未爲傑構。鷗波墨妙。自以許熙載張留孫兩碑爲正矩。華亭居竹記。青神山陳氏墓表。超出恆蹊。純乎化境。當爲趙書第一。亦爲元碑第一。文敏篆工四體。然不恆以分篆書碑。分書惟貞文先生揭君碑。篆書惟利津縣廟學碑。亦非褚奐周伯琦所可及也。唐宋書家。各分壇坫。惟文敏開闢鴻濛。籠罩羣有。元百年中。莫與兩大。自是宋以後一大宗。同時若周馳鄧文原元明善輩。亦趨亦步。要不能出其範圍。俞紫芝稱高足弟子。然書碑絕少。余所見學趙而能亂眞者。惟仲穆范氏義田記。庶幾不失家法。蓋趨庭之時。朝夕漸染。自異於私淑者流也。鮮于伯機精於鑒藏。亦負當代重望。虞道園揭曼碩書學。並爲文名所掩。然余所見蕭山學碑陰記。伯機書也。虞書有灃南祠堂記。廬山東林太平興龍寺記。皆未能突過子昂也。後來惟宋仲溫學鍾太傅。而參以章草之法。沖澹古質。自成一家。能脫去鷗波面目。岳林寺幻住經堂記。至正二年王元恭行書。世不甚重之。然其書精勁奕奕有神。試掩其歲月覩之。鮮不以爲唐碑也。此兩家足稱後勁。右元四則。

元末羣雄並起。惟淮張崇獎文士。闢館延賓。東南士流多歸之。今湖州尙有迎禧門記。臨湖門記。皆天祐三年饒介撰書。天祐卽士誠僭號。其三年當至正之十六年。饒介時攝湖州守。右淮張一則。

歐陽公集古錄。近收五季。明初距今。將六百年。不啻歐公之視六朝也。豈可以近而賤之。乾嘉諸老。如畢

中丞。王侍郎。皆以天水爲斷。至儀徵阮氏。陽湖孫氏。始推廣其例至元末。翁覃谿輯粵東金石略。兼收明碑。夫明碑誠不勝收。然必俟之罕而見珍。則杞宋無徵。滄桑已易。其存者。亦如缺月娟娟隱雲霧。不重可惜乎。且宋仲溫危太朴諸人。明初尚在。至正十七年。蕭山武祐廟記。即爲劉青田所撰。使著錄歐碑。但收附姚辨誌一石。而化度醴泉諸刻。概從割愛。可乎。余碑目亦斷代於元。而勝朝名跡。別裝池爲叢帖。端午橋制府有石蹲。明初幽竄之文。與漢唐古刻。並蓄兼收。不可謂非愛古人也。董香光書碑遍南北。若彙而錄之。可與趙文敏埒。薛虞卿文徵仲周公瑕之流。骨董家市駿千金。未必眞跡。則何如石刻之爲可信乎。

右明一則。

王氏萃編。舉保甯寺鐘款。首題大宋國。謂後大元國。大明國。皆昉於此。余所見蔣舒行修六和塔記。首亦題大宋國。吾吳郭市橋北井欄文。中有大宋國兩浙西路平江府云云。尙不止此二石也。古碑書國號。或於上加有字。或加維字。如有唐維唐之類。或冠以皇字。或冠以聖字。或通用大字。或變用巨字。巨亦從金作鉅。此唐宋碑所共也。宋碑有稱炎宋以火德王。如劉氏之稱炎漢也。又稱神宋。按漢周憬碑額。題神漢桂陽太守。則亦用漢碑之例。右國號書法一則。

唐大泉寺新三門記。稱劉宋開明二年。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考宋無開明之號。又宋開寶六年。重書龍池石塊記。首稱大漢通容元年。歲在甲辰。其年大旱。陽湖陸氏曰。甲辰後晉出帝改元開運之歲。後漢高

祖以開運四年二月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國號曰漢。明年正月。改元乾祐。終漢二世。無以通容紀年者。此兩碑皆杜撰年號。流俗傳聞。秉筆者遽從而書之。可謂不學無術矣。又元泰定五年贈甯海州知州王慶墓表文云。父生於擴慶庚申。妣生於擴慶丙辰。錢竹汀云丙辰。宋慶元二年也。庚申慶元六年也。元時江浙行省有慶元路。未嘗更其名。何獨于宋之年號而更之。余謂碑刻追述亳社之年多矣。直斥帝諱。擴字宋甯宗諱。而配以年號上一字。僅見此一碑。又按唐碑。追述前代紀年。往往有舛誤者。如淮南公杜君墓誌。周天統二年。終於私第。天統是齊後主紀年。非周也。當是周武帝天和二年。又後唐天成四年。重修定晉禪院碑。有云東魏黃初三年。高歡帝所造也。黃初是曹魏年號。非元魏高歡。北齊亦非東魏。不知何以謬誤至此。

右杜撰年號一則。

語石卷二

以張懷瓘書估估碑。宋元舉價。自不敵唐碑之重。然得唐碑易。得宋碑難。元碑抑又難矣。何則。歐虞顏褚。烜赫已久。罔家家奉爲圭臬。即墓誌造象經幢。其書雖不甚著名。往往姸秀可喜。便於臨池。通都巨肆。尙易物色。至宋碑惟蘇黃米蔡四家。元碑惟趙松雪。尙有拓而售者。此外非專工訪拓不能得。或藉良友之餽貽。或煩屬吏之供億。其豐碑高至尋丈。或在危厓絕巘。人跡不到之區。贏糧裹氊。架梯引絙。然後得之。所費不貲。及其散失之後。流入市肆。所售之價。不足紙墨。估人惟利是圖。其孰肯作爲無益乎。故宋元碑。可遇而不可求。然無豪奪。無居奇。則以我所取者。人所棄耳。余訪求石刻二十餘年。所得唐以前碑。視孫趙幾十有八九。新出土者不與焉。五季以下。不逮其半。遼金碑以在畿輔久。所得較多。其難易不較然哉。右宋元碑難得一則。

關中爲漢唐舊都。古碑淵藪。其次則直隸。河南。山東。山西。觀畢阮諸家所錄。望羊興歎。又其次則隴蜀吾吳。皇象碑已亡。初平校官一刻。巍然爲江以南靈光。孫吳蕭梁。斐然繼作。浙有三老諱日記。楚有九眞太守碑。滇驪僻在南荒。而二爨碑。一晉一宋。可傲中原所稀有。足爲雞足增輝。此外閩粵諸省。隋以前無片石。貴州至前明始建行省。漢盧豐碑即吹角壩摩厓。之外。不獨無隋唐名跡。即宋元兩朝。亦無一字可著錄。此則

限於地也。紅厓晚出。鄒叔績雖釋爲殷高宗伐鬼方之碑。荒遠無徵。難爲典要。右總論各省石刻一則。

鄭漁仲求書之道有八。其三因地也。因人也。因代也。皆可通於求碑。而碑之宜因地而求。比書尤切。經史雕本。孳乳不窮。不得於彼。或得於此。苟非麻沙下劣之本。卽可插架。若碑則原石祇此一刻。祇在一地。不到廬山。何從見其眞面。此地之宜知一也。私家棗梨。異於官本。千里雖遙。舟車可致。宦游所刻。或如廉石之載歸。坊肆所雕。或以兼金而轉鬻。昔在燕齊。安知今日不在吳越。若碑則高或尋丈。重亦千鈞。非如大壑之舟。可負而趨。此地之宜知二也。古今雕本。或在國學。或在郡庠。或在公庫。或在家塾。通都大邑。搜訪易周。估舶書林。咄嗟可辦。若古碑則往往出於窮鄉僻壤。梵刹幽宮。甚至高岸深谷。屐齒不到。非有土人導引。莫施氊蠟。此地之宜知三也。古人著錄。郡邑之外。每多略而不詳。平津訪碑錄。亦第有某省某縣。好古者往往迷於物色。余所見惟林侗昭陵石蹟考。詳著第幾列。第幾區。村落方向。碑估李雲從。每拓一碑。必於紙背書在某鄉某寺。或某冢。距某縣城若干里。可謂有心人也已。若依此著錄。後人按籍而稽。何至迷其處所。右求碑宜因地一則。

西安碑林。開成石經在焉。其餘漢唐以下。石刻林立。碑估資爲衣食。朝夕椎拓。曩顧皐民方伯。觀察陝臬。嘗貽書來告云。碑林中噹噹搨石之聲。終年不絕。廟堂皇甫元祕塔諸碑。旬月之間。化身千億。以應四方之求。由窪漸淺。由淺漸平。由平漸泐。馴至沒字。僅存魂魄。余適得殘幢四紙。皆漫漶無字。因合裝爲四幀。

而題之曰幢䰟。陳壽卿王廉生兩公。家藏古刻。護如頭目。不輕命俗工摹搨。廉生藏一唐幢。余求之十年不可得。始頗憾之。今始知其斂帚自珍。未始非古人之幸耳。

唐碑多萃於西安附郭。咸長之外。昭陵在醴泉。獻陵在三原。肩最相望。亦多鉅製。盩厔有古樓觀。終南梗梓谷。又爲古蒿里之墟。道家碑碣及冢墓遺文。往往出焉。同鳳夾之。邠乾又夾之。漢中西通隴蜀。褒斜之間。漢魏摩厓。隱現蘿蔦。石門銘。郙閣頌。咸在於此。

陝石出土。輒爲碑估轉鬻四方。好事者或攜壓歸裝。嘗鄉黃虎癡。嘗著勿徙關中誌石文。以爲好移古石者勸。毛茂才鳳枝。亦持此說。以余所聞見。畢秋帆撫陝。嘗攜高福、張昕、孫志廉、張希古、四石歸。置之靈巖山館。庚申劫後。惟知張希古一石。在淮上蔣氏。吳人流寓。 此外遷流何所。不可知矣。陽湖陸祁孫。攜元公姬氏兩石歸。祕爲至寶。今惟存殘石兩角。文安公主思恆律師兩誌。歸吳愙齋中丞。吳嚴李則兩誌及興聖寺幢。歸貴筑黃子壽師。愙齋病廢。子壽師歸道山。其長君再同編修亦繼歿。前人之所貴。未必非後人之所賤。求如范氏書樓之石。至南宋之季。尙無恙。已爲至幸矣。近時金石家著錄。往往借材異地。以炫其富。繆筱珊前輩。得一遼石。嘗拓置江蘇館。余戲謂筱珊。此後目錄。當別立流寓一門。好古者。其愼思黃氏之言。毋令石丈人爲寓公焉可耳。右陝西石刻三則。

燕爲遼宅京之地。金爲中都。元爲大都路。亦唐以後神皐奧區也。然自晉以後。淪爲左衽。唐之中葉。又爲

安史竊據。遼金遞嬗。下逮元初。文物衣冠。遠謝南服。其碑文字多猥鄙。書法亦無士氣。乾嘉以前。世未尊尙北書。遼金元碑。亦未盡出。至錢竹汀。孫淵如。搜羅始廣。沈西雝。趙撝叔。遞相著錄。二十年前。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賞析。江陰繆筱珊。瑞安黃仲弢。嘉興沈子培。番禺梁杭叔。皆爲歐趙之學。捐俸醵資。命工訪拓。順天二十四州縣。以逮完唐諸邑。西至蔚州。東至遵化。北至深定。足蹟殆遍。所得諸碑。視前賢倍蓰過之。今廠肆尙有當時拓本。

四方珍奇之貨。聚於輦轂。珠璣象貝。不脛自至。惟碑亦然。疆臣述職而來者。舉子之與計吏偕者。選人之赴部者。騷人墨客游食於玆者。莫不攜其鄉之名跡。以當羔雁。故有窮荒絕徼著名難得之碑。廠肆時或見之。余在羊城。欲求東莞資福院石塔。及乳源雲門寺南漢兩碑。懸金以購。皆不可得。先後於廠肆遇之。張丹叔中丞撫粵西。其子幼丹司馬。拓智城山碑見貽。以爲至寶。後在廠肆見一本。有陳恭甫手跋。即載於左海集者也。去歲避地歸。又以百錢得一通。他如南詔德化碑。西夏感通塔碑。鄉曲好古之士。遠莫能致者。屢見不一見矣。故欲網羅古刻。非至都門。終爲坐井觀天。

正定古之常山。河朔之上游。燕趙之通道。訪古畿疆。莫先此郡。贊皇壇山石刻尙矣。元氏三公山。自漢以來。秩柴望祀。永初光和諸碑在焉。其次則封龍山頌。白石神君碑。亦皆漢刻。隋之龍藏寺。崇因寺。唐之開業寺。本願寺。並在郡境。李寶臣紀功碑。巍然高峙。俯瞰城中。土人稱爲風動碑。爲一郡之鎭。藁城元董氏

碁碑晚出。然自壽國文忠公以下。螭蟠鼇負二十餘通。不可謂非偉觀。此皆見於沈西雝貞石志者也。蘇靈芝五碑。一在都門。（寶塔頌。）其四在易州。（道德經。田公德政碑。夢眞容碑。鐵像記。）北海李秀碑。斷爲柱礎。與寶塔頌。同在憫忠寺。平原宋廣平碑。在沙河縣。顏碑以此所最完。齊蘭陵王高長恭碑在磁州。趙撝叔所見僅半截。其下半截陷土中。光緒辛卯。王廉生祭酒。奉使河南皇華。過境告州牧。撤而出之。又訪得天平高盆生碑。元象高飛雀碑。嗣正始四年光州刺史高慶碑。又出土。統爲四高碑。鴻裁鉅製。皆出當時大手筆。標義鄉石柱頌。在定興縣。余得一通。共十一紙。未見原石。當是累級四面環刻。書法險勁方嚴。一字不損。捫之若新發於硎。土人相傳碑有神護。拓之不祥。光緒初元。潘文勤師檄下定興縣拓之。始顯於世。此皆千里邦畿。煊赫名跡。承德河間諸郡。古刻未聞。難可揚觶。宣化與大同接壤。雖拓跋舊墟。然未見魏刻。天津濱海斥鹵。自明以前。更鮮伐石建碑之事。然刁遵王僧二誌。爲世所珍。一在南皮張氏。一在滄州王氏。一夔已足。矧魚與熊掌兼得耶。

古之大夫。登高能賦。北人簡質。陟山臨水。雖有留題。若鑱之厓壁以誌歲月。則所見頗尠。南北通使。宋人奉書而來者。皆有館伴。出入送迎。有同幽縶。道里所經。絕無登眺之樂。故范至能方孚若。最爲好事。一至桂林。龍隱伏波諸巖。摩厓殆遍。其使金也。孚若且三往返矣。北方未嘗有其一字。此可證也。東坡帥定州。嘗與李端叔孫子發同訪象老題名與雪浪盆。同爲中山佳話。此外惟曲陽安天王祠唐碑之陰。宋人題

識纍纍。但皆在靖康以前。其地未入金時耳。右直隸四則。

海內眞秦碑僅二石。一在泰山絕頂。一在諸城。皆山左也。典午一朝皆短碣。惟任城孫夫人碑。在新泰。明威將軍郛休碑出歷下。與中州太公望表。鼎足爲三。未聞有第四豐碑也。漢隸以韓勑史晨爲第一。而在曲阜。北書以鄭文公上下碑爲第一。而在掖縣。畫象以武梁祠堂爲第一。而在嘉祥之紫雲山。尋覽漢石。存曲阜濟甯嘉祥三邑。罄宇內所有。未足以尙之。觀乎海者難爲水。此其海若歟。故欲訪唐碑當入秦。欲訪先秦漢魏諸碑。當游齊魯。

孔廟累朝崇祀。杏壇闕里之間。貞珉翼然。舒雁行列。兩漢十一。曹魏一。後魏二。齊一。隋一。唐六。漢碑以史晨韓勑百石卒史爲最完。熹平殘碑晚出。孔褒孔謙。漫漶無字。漢唐分隸。金和玉節。皆足垂範方來。惟咸通賈防碑。倨僂無氣。未堪接武。余弱冠時。墨本流布甚廣。持一二千錢入市。卽可窺宮牆美富。今聞筦鑰綦嚴。不能如曩之往矣。北宋以後。唯孔道輔祭先廟文。米元章書檜贊。拓者雜置唐碑中。並行於世。此外自太平興國白崇矩碑。以逮金元諸刻。拓本世不常有。元人祭林廟題名最多。皆刻於舊碑之陰。或額側。余在廠肆得六七十通。以校平津所錄。互有羸絀。則知遺珠爲不少矣。漢魏諸碑。唐人亦多題名其上。拓工惜紙。往往掉頭不顧。以孫淵如之博聞。且宦其地。猶不錄孔宙碑陰。趙撝叔仍遺之。此非兩君之疏。正爲拓者所欺耳。鄒縣孟廟無古碑。以元豐元祐兩牒爲最古。

唐以前碑。濟甯聚於州學。亦如西安之郡庠。景君魯峻爲最著。長清聚於靈巖寺。泰安聚於岱嶽觀。沂州聚於琅邪書院。即右軍祠堂也。濰縣百里以內古刻。皆爲陳壽卿太史所收。君車一石。尤爲鎮庫奇珍。嘉祥紫雲山則有武梁祠堂。肥城孝堂山則有郭巨石室。鄒嶧之間徂徠匡鐵諸厓。北朝佛經。皆摩厓擘窠大字。玉函千佛兩山及黃石厓。並在歷下。此外如濟甯之晉陽山。東平之白佛山。益都之駝山雲門山。臨朐之仰天山。甯陽之石門房山。萬壑千巖。蓮龕涌現。皆隋唐間造象也。齊魯之間。本喜附會古跡。如孔子小天下處。子路問津處。皆立石道旁。以爲標識。千百年後。安知不爲大基之銘告。及門江太史建霞。慕游山左。歸爲余言。隨軺所經。廢刹甋甎。耕場磽礴。捫之輒有字。剔蘚摩挲。非殘甓即斷幢也。惟武定東昌兩屬。濟臨大河。遷囂遷耿。不常厥居。古刻多淪入波濤。張勤果公爲東撫。欲續山左金石志。延筱珊主其事。未卒業而勤果沒。惜哉。

題名盛於唐宋。惟郭巨石室。有晉魏間題字。平津著錄甚富。今所見拓本。但有畫象。及隴東王感孝頌耳。訪之東估。皆云泐損。淵翁距今不過百年。且所據亦非舊拓。何以至今遂無一字。此殆欺人語耳。泰山宋人題名。皆在絕頂避風臺。或在龍池。至厓壁顯露之處。前賢題字。明人往往磨損。剷平。重刻其上。後人又從而效之。其書則惡札也。其詞則忠孝廉節。華嶽不重之類也。甚或艴然加以渥丹。瘢痏名跡。良可痛恨。唐元宗泰山銘。雖幸未損。其後從臣姓名。翁覃谿所稱唐大字第一者。已黥刵無完膚矣。華嚴經在佛峪。

隨坡陀高下邐迤仰刻。不成行列。字徑逾尺。筆力縱橫奇肆。碑估以朱逐字拓之集爲楹聯。宋初封祀諸碑。皆在雲亭高里間。其文多出王欽若。其書多出尹熙古。巍然露處。非架木爲臺不能搨。故絕無傳本。雲峰山鄭文公碑。初架木時。吳退樓觀察得一本。至費五十金。後來者因臺舊貫。役省功倍。其值遞減至二十之一。好古者家置一編矣。前賢論書云。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無過文殊經。今水牛山文殊經。摩厓具在。視道昭遠矣。蓋前人未見雲峰碑耳。

趙德甫齊人也。讀金石錄後序。歸來堂中縹緗之富。前所未有。今齊魯之間。猶有其流風餘韻。明之李開先。國朝之牛空山。劉燕庭。吳子苾。皆篤好金石之學。近濰之郭氏。沂之丁氏。亦皆喜搜羅古刻。而陳壽卿集其大成。繼之者王廉生祭酒也。自濰縣有陳氏。青齊琬琰。盡出人間。不雷以詩禮發冢。其鑒別之審。裝池之雅。紙墨氊蠟之精。剖析毫髮。無美不臻。鄉里皆傳其衣鉢。濰。海濱一小邑耳。至今鬻古者成市。秦金漢玉。無所不有。不獨碑版之富也。都門骨董客。自山左來者。皆濰人也。近時新出唐墓誌。多自陝來。魏造象半爲齊物。然假託者。即出於其間。古石佛無字者。或鐫其背。或鑿其龕。年月文字。皆能亂眞。雖以潘文勤之精鑑。滂喜藏石。亦閒爲黎邱所眩也。諸城尹祝年明經。名彭壽。頗知古學。其子號伯淵。能篆刻。相傳漢朱博頌。即其父子所造。余客羊城時。伯淵在吳愙齋中丞幕。曾識其人。王越石之流也。卒以無行。不良於死。可爲炯戒。右山東五則。

三晉表裏河山。燕秦接壤。山潛冢祕。寶藏未開。宇文周時。武帝詔除天下碑。惟郭林宗碑以無媿詞。得爲碩果。其亡不知何時。趙子函石墨鐫華云。爲一士人夜負而趨。此齊東之語也。重刻兩通。一爲傅青主書。一爲鄭谷口書。尙不足比虎賁。山東濟甯州。又出一別本。隸法遒古。遠勝傅鄭。一時競傳爲中郎眞跡。然千里盜碑。終爲疑案。後乃知爲州人李東琪所刻。而原碑竟不返。自是大行以西。澮蒲以東。無漢刻矣。晚出諸碑。以關勝程哲曹恪三碑。張元劉懿兩誌爲最古。永甯孝文山碑未見。大抵晉碑。皆萃於蒲絳澤潞四屬。絳州以聞喜爲盛。澤州以鳳臺爲盛。蒲州以永濟虞鄉爲盛。潞安以長子屯留爲盛。鳳臺之硤石山。青蓮寺。琵琶澱。吉州之錦屛山。尤爲題名淵藪。太原雖省會。屬邑方之蔑如也。世所常見者。惟太原之晉祠銘。其次則風峪石經也。蒲州棲巖寺。燕秦通道。碑估經此。必往拓首山舍利塔碑。其陰側有咸亨三年。御製詩勅。及姚崇韋元旦等詩。世無著錄。聞之一老估言。寺尙有四石幢。以無購求者。故不拓。裴鏡民碑。亦爲世重。考聞喜縣志云。裴柏鄉十里鳳皇原。北至紫金山。南至涑水。東至牛塢。西至雞鳴山。其中倉底。永青。趙鄉。柳泉。坡底。居台愛里諸鄉。裴氏祖塋。一百五十有奇。碑記六十餘座。今世所得見者。惟鏡民一石耳。裴行儉裴光庭兩碑。同在一處。亦不爲氈椎所及。世有愛憎。而物之顯晦因之。此可爲作感士不遇賦也已。晉碑所以難得。蓋有三焉。山徑崎嶇。商旅不至。我車我輦。艱於轉輸。一也。自來大雅宏達。如畢阮兩公。孫淵如。翁覃谿。黃小松。劉燕庭。皆未嘗游宦斯土。無人以提倡之。二也。葛屨纏裳。風沿褊嗇。聞其地富民。急

於治生。以子讀書爲戒。書淫墨癖。第一耗財之事。孰肯擲黃金於虛牝乎。三也。國初亭林竹垞兩公。雖先後來游。羇旅訪求。見聞有限。近洪洞董氏。鄉甯楊氏。始稍稍網羅放佚。然董氏後人。卽不能紹其弓冶。亡友汪眉伯州倅。與董氏有姻連。嘗至其家。云主人損館。金石文字。塵封一室。爲蠹蝕盡矣。故薛純陁砥柱銘。筆力奇偉。虞伯施褚登善。所避席者也。河流如故。斷厓未泐。自董廣川趙德甫後。世無有見之者。通濟橋王宰蕭珙摩厓兩碑。絕壁相對。下臨深澗。世謂之照碑灘。自乾隆丁未。喬文與訪之於驚湍激浪之中。其迹始顯。未聞有好事者再游也。抱腹寺摩厓碑。在緜山最險處。自沙堡曹祗甫裹三日糧。緪縋猱升。拓數本以出。後亦無問津者。顧千里得唐興寺柏梯寺兩碑。驚爲瑰獲。柏梯寺碑。開元六年。胡輔之分書。平津著錄。但據趙晉齋所藏。誤爲篆書。隋陳茂碑。楷書精妙。不減歐虞。曩時沈子培比部得一通。藏之枕祕。其實此碑尙在臨晉縣小㠜山。但無拓之者耳。非孤本也。晉碑之難得如此。然正以求之者少。得以自放於巔涯。而保其天年。石之壽也。地爲之也。

化度寺碑已亡。隋碑以陳茂爲第一。首山舍利塔次之。皆晉石也。唐之裴鏡民碑。白鶴觀碑。皆歐褚之流亞。其次鄭惠王石塔記。似暢整韋縱。兩碑酷肖平原。鹽池靈慶公碑。晉王卓碑。猗氏之大雲寺彌勒重閣碑。楡次之三李碑。亦不失爲上乘。浮山慶唐觀紀聖銘。及金錄齋頌。皆史惟則分書。然不如薛嵩碑分書遒美。一字不損。與陝之李神符碑。同爲新出之偉觀也。前人著錄。始於洪洞董氏。僅有碑目一卷。其後虞鄉令王㙔又

搜得八百餘通。爲金石志略。高鄖夏氏所錄。更爲簡陋。新修通志金石十卷。卽據諸家爲藍本。而益以祁縣何氏金石文鈔。臨汾宋氏金石存略。未嘗偏訪墨本。今新出而爲楊氏所未見者。又不少矣。楊氏自言。有訪碑平定山中者。信宿中獲古刻二十八。皆世所未覩。以是推之。全晉深谷閟厓。沈埋何限。余嘗謂燕齊秦豫之郊。英華盡洩。東南諸省。譬如單門後族。韋孟祖芬。無可揚榷。若三晉則泱泱大風也。先世宗彝。閟而不發。責有攸在。後人其焉辭之。右山西三則。

度隴而西。玉門關內。則有漢建甯三年李翕頌。熹平三年耿勳碑。皆在成縣。五涼割據。竟無片刻。同縣彭頌田刺史作令秦安。訪得周建德二年宇文建造象。又在武威。得西夏感通塔碑。皆拓一通寄貽。唐臨洮哥舒翰紀功碑。在今狄道州。僅存下截。殘缺亦如半段槍。涇州有回山王母宮頌。慶陽貢院有山谷雲亭宴集詩。此關以內古刻。前人著錄者也。出關則有漢裴岑紀功碑。唐姜行本碑。皆在巴爾庫爾城。卽巴里坤。雍正中。岳忠武公及大將軍查郎阿。出塞通道訪得之。乾隆二十二年。裘文達公奉命西行勘地。攜拓本以歸。漢碑爲忠武移置漢壽亭侯廟。好事者覆刻一本。以應四方之求。吾邑顧蘆汀文鉷。重開一本。置之濟甯學宮。關中申兆定。亦刻一本。置於碑林。蒼勁亂眞。爲世所愛。唐碑亦有重開本。平津所錄。有濟木薩殘碑。在迪化州。悲庵所錄。有索勳殘碑。但云在新疆。皆唐刻也。近鎭西廳新出永和五年沙南侯碑。張勤果公治軍度葱嶺。訪得永壽四年劉平國刻石於阿克蘇。端午橋制府。得唐萬歲通天造象。舊亦在巴

里坤關廟。滿洲某君。攜以入關者也。按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卽貞觀一石是也。西域爲漢唐用兵之地。勒銘紀績。當非一地。其沈埋於山谷或爲後人所磨治者。殆不少矣。大抵天山南北。一片沙磧。流人謫宦。驍卒健兒。萬里荷戈。不遑啓處。冰天雪窖之中。本難責以訪古。胡月舫廉訪視學甘肅時。嘗搜輯石本。銳意著錄。回京之後。求其目不可得。亡友劉靜皆同年世安。持節繼往。臨別。以訪求金石事諄屬之。甫報滿。卽捐館。息壤之言。安得起九京而問之。

繼靜皆而往者。夏通甫啓瑜。吳經才緯炳。兩太史。壬寅春。經才奉諱。昌熾被命承其乏。度隴四年。周歷通省。使車所至。以金石學進諸生而策之。無能對者。詢于僚寀。皆云唐以前古碑本少。宋時。全隴淪于元昊。東北惟環慶之郊。西南惟階成各屬。間有宋碑出土。其餘或元碑尙可得。然雍涼荒瘠。神宮梵刹。卽有興建。不過尺五之制。羌回反側。兵燹洊更。又經地震。雖有古碣。亦多沈埋於頹垣榛莽之中。此訪古者。所以裹足興歎也。

曩在廠肆。得唐大歷十一年李大賓造象。其一面刻涼州司馬造象。僅知由隴上來。而未詳其地也。曁校士至肅州。見地志。始知在嘉峪關外。敦煌縣之千佛厓。其地古爲莫高窟。按徐星伯西域水道記。卽有唐萬歲通天。李君莫高窟舊龕碑。又有大中六年。敕元莫高窟造象。敦煌學宮。有一石兩面刻。一面爲唐都

督楊公碑。一面爲歸義節度使索公碑。索公名玉裕。景福元祀立。土人誤爲索靖碑。卽致書敦煌令汪栗庵。盡拓之。又在甘州城外。得西夏黑水龍神廟敕。其後按試隴東。在慶陽府。訪得宋太平興國道德經幢。涇州回山宮。訪得魏嵩顯寺碑。唐重修佛堂記。皆蘭泉所著錄。而未詳其地者。又從陶穀碑之陰側得宋題名甚夥。南行至階州。訪得成縣學宋碑三。又五仙洞記。廣化寺記。龍池湫潭廟碑。吳公世功保蜀忠德銘。皆宋刻。吳公名挺。玠之子。其碑高一丈五尺。五六千言。尚未刓損。書法精整。可與吾鄉韓蘄王碑並稱鉅製。途次在階州安化鎭。訪得祥淵廟宋碑四通。一淳熙十年廟碑。一乾道四年。重修亦砂祥淵廟記。黃掞文。陳掄書丹。兩牒。一慶元四年刻。一淳熙十年刻。在秦州玉泉觀。訪得元碑三通。一至元封敕。四面刻。一至大詔書。一文昌殿記。碑陰刻官員道俗之號。在老子廟前。皆前人所未錄。駪征所得。如此而已。將伯助予。令人懷李孟雨佑不置。右甘肅三則。

鞏洛之郊。古之崤函。中州碑刻。薈萃於此。其次則河北三郡。惟南汝光。西連楚鄂。東接江皖。自淮源桐柏廟碑亡。而宛葉之間。無漢以前古刻矣。龍門背邙面洛。鑿龕造象。自魏太和迄唐開元天寶。緜祀三百。法身千億。皆在香山老君諸洞。其地丹厓碧嶂。高竦雲表。拓工所至。不過平坦之區。若其絕頂幽邃。亦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卽。世所通行者。僅有十品。或二十品。至累百盈千。則各有多寡。各有異同。余所見收藏家。惟太倉陸蔚庭。江陰繆筱珊。著錄多至千四百餘通。亦未能罄其寶藏也。安陽萬佛溝。亦多隋唐間刻經造象。許州爲曹魏故都。尊號受禪諸碑在焉。長葛河內偃師三邑。魏齊之間。剎竿相望。其造象如朱

永隆韓永義等。皆有銘頌。樹之豐碑。偃師爲宋時山陵采石之區。元祐宣仁陵采石記。元符永泰陵采石記。皆在焉。嵩山之永泰寺。會善寺。及石淙兩厓。並在登封。唐碑最多。亦最精。其次濟源之淮瀆廟。濬之大伾山。多唐刻。密之超化寺。汝之淨因寺。多宋刻。鞏縣濱河。鄭州之役。石窟寺淪於水。廠估一王姓者。曾至其地。云平津著錄之兩經幢。及唐造象。並入於蛟鼉之窟矣。亡友王茀卿農部。述顧漁溪通政之言曰。涉縣山行犖确。峭壁摩天。仰視皆北朝佛經也。摩厓深刻。自來無著錄者。

中州碑版。以嵩山三闕爲最古。尚是西京文字。後漢則有李孟初神祠碑。及韓仁尹宙兩石。安陽五種。寥寥殘字。且未必眞漢刻也。當塗篡漢。厥有雙碑。王基晚出。僅存強半。晉有呂望表。劉韜誌。魏碑莫先於寇謙之嵩高靈廟。齊碑莫先於清河王西門豹祠。唐碑之膾炙者。以等慈寺及伊闕三龕爲甲。王知敬金剛經。李北海盧正道碑。沮渠智烈奉先觀碑。徐嶠之姚氏兩碑。皆遜而居乙。又其次。則嵩山裴漼。宋儋兩碑。王徵君口授銘。澠池之鴻慶寺碑。輝縣之百門陂碑。皆不失爲佳搆。緱嶺昇仙太子碑。世所重在碑陰薛稷題名。稷書傳世僅此。薛曜有三刻。皆在登封。一爲封祀壇銘。其二則石淙夏秋兩序也。龍門造象。耳食者皆求魏刻。不知唐初小品。娟秀清拔。各極其妙。兼有靈飛甎塔之精詣。少林寺靈運景賢兩塔。行書遒媚。不減懷仁。若蘭誠所書玉眞公主靈壇祥應記。爲有唐行書第一。則世尠知之矣。此碑平津著錄。訛爲元丹邱書。其實丹邱乃奉勑建碑之道流。非書人也。右河南二則。

蜀碑初不顯於世。自劉燕庭方伯命工椎拓。始稍稍出。今見於三巴孴古志者。皆是也。趙撝叔續平津碑目。卽據燕翁書爲藍本。故蜀碑居其泰半。然余所得拓本有劉氏藏印。而不見於孴古志者。又不少。蓋皆其續得而未入錄者也。燕翁歿後。拓本流入廠肆。爲南匯沈韻初孝廉所得。今又歸繆筱珊矣。筱珊亦通籍時。從其尊甫游宦蜀中。所至輒以氈蠟自隨。故所得蜀碑亦最多。嘗告余云。顏魯公中興頌。夔州有兩覆本。皆在高巖。摩厓深刻。輕舟溯江而上。望之歷歷可見。蠶叢鳥道。唐宋題名。如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絡繹不絕。以燕翁搜羅之廣。今新出本蓋又不知凡幾矣。歸安姚彥侍丈備兵川東。訪得石魚題名數十通。釋其文而攷之。得書一卷。自彥侍丈歸道山。公子公參繼殂。其稿本恐爲蠹蝕矣。石魚者。在夔巫江中。水溢則沒。水涸則見。亦灩澦堆之類也。非水落時不能拓。土人、以魚之出沒。卜歲之豐儉。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刻石之文。蓋亦有風氣焉。蜀中古墓。多建闕以表之。新都王稚子闕。見於宋人著錄。此最先出者也。其後高頤兩闕。出雅安縣。又漢之馮煥闕。李業闕。楊宗闕。交阯都尉沈君兩闕。蜀之楊公闕。賈公闕。梓潼渠縣。先後出土。姚彥侍丈又訪得晉隆安三年。騎都尉枳楊君神道。此漢唐舊畿。魯齊故壤。所未之有也。然未聞有埋幽之碣。劉氏著錄。始於宋宣和元年李洵妻鄭氏墓誌。自唐以前無有也。唐代刻石。其文類多左行。余所見大者。如韋君靖碑。咸通十二年重修北巖院記。小者。如集州開元寺塔記。夔州王師閔詩。皆如此。至於造象。右行者少。左行者多。其末多云設齋表慶畢。或云齋慶畢。或云表

讚訖。其所繪塑。有當陽佛。有鬼子母佛。劉□造象。稱八菩薩。十二神王一部。千佛厓越國夫人造象。有部從音樂等。又其莊嚴。喜用采飾。如文德元年化城縣造象。光啓三年化城龕記。皆有繪士布衣張萬餘。此皆造象所希見。雖洛陽伊闕。亦未之有也。又羅漢寺碑有云。後有外人侵奪者。願此生來生。常受百牛之大疾。王董龕報國院記有云。行藏不吉。染患百牛。永泰元年施山田記則云。如後有別人書障。世世苦大風瘡。東武劉氏謂是當時士人誓詞。其猶冉駹之俗歟。又其俗最重顏魯公書。中興頌。資州東巖北巖。各有一本。劍州鶴鳴山有一本。字皆左行。據劉氏蓉古志。銅梁縣臨江壁上。亦有一本。湖州干祿字書。宇文時中摹刻於三臺縣尊經閣。臨桂逍遙樓三大字。亦重摹於劍州。類記於此。亦以見彼都人士景行先賢之志。爲不可及也。

忠州學館廟堂記。殘泐過半。三巴唐碑。當以柳公綽諸葛廟碑爲第一。嚴武巴州摩厓凡三刻。一爲佛龕記。一爲龍日寺西龕詩。一爲光福寺楠木歌。筆力如崩雲墜石。運腕於虛。勁不露骨。青城山張敬忠勅喇薩吐蕃會盟碑。亦行書之致佳者。吐蕃碑蕃漢兩體。其半爲唐古忒文。窵遠難得。稍近則元和十二年新保關石幢。在茂州之理番廳。亦密邇大小金川界矣。韓小亭筆記言。三臺琴泉寺雷雨塔圮。出孟蜀王鍇寫經。此猶未刻石者。近灌縣山中出唐刻佛經纍纍。皆殘石。陽湖莊生小尹自蜀來。以拓本全分及兩殘石爲贄。沈著蒼勁。天然渾古。遠在房山雷音洞之上。右四川三則。

江以南古刻。延陵十字碑不可信。自以校官碑爲最先。自汪容甫先生。訪得甘泉山元鳳殘字。又駕而上之。吳之天發神讖碑已亡。而禪國山碑。摩厓未損。梁之永陽昭王。及敬太妃兩石已亡。而蕭憺蕭秀兩碑。蕭宏蕭景諸闕。亦皆無恙。陶長史舊館壇碑已亡。而上皇山樵眞跡。猶峙江流急湍中。未與胎禽俱化。海內梁碑。惟瘞巫峽中有天監題名一通。此外盡在江以南矣。潤之魏法師碑。攝山之明徵君碑。句曲之景昭法師碑。皆爲初唐妙品。魏碑沈湮已久。王可莊修撰。出守鎭江。始拓寄輦下。精嚴遒麗。一字不損。驚喜以爲至寶。其後藝風歸里。又訪得仙壇山銘。道士周道賜書。神味超雋。在化度伯仲間。益詫爲得未曾有。此吾鄉二寶也。不知如此尤物。前賢何以棄置篋下。益歎眞賞之希覯。而顯晦之自有其時也。張從申開天後號名家。江南有兩巨碑。一爲吳季子廟碑。世所知也。一爲銅井鎭福興寺碑。則稍難得矣。茅山有三唐碑。以魯公李含光碑爲最顯。今斷爲殘石。蘇松婁東諸邑。唐以前但有經幢。而無碑刻。渡江而北。世所稱裏下河諸地。則前人竟無片石。近藝風始於通州之狼山。訪得唐碑一。及宋元刻十餘種。尙當不盡於斯。

海州古朐山縣地。明以前。尙有漢刻東海廟碑。吾鄉顧氏藝海樓。尙藏孤本。而原石之亡久矣。然鬱林觀東巖壁記。天挺偉表。鸞翔鵠跱。漢石門析里兩頌。無以尙之。以僻在海東。見之者少。山左趙佑賚兩拓本到京。余得一通。其一通。吳蔚若前輩。懸之省館壁間。見者未覩年月。驚爲漢隸。此外龍洞虎山海淸寺塔。

宋人題記彝鼎。皆孫趙之所未錄也。淮徐有兩石柱。一爲楚州刺史題名。在阜甯。一爲新修試院記。在銅山沛縣有崇聖寺丁思禮心經唐刻可攷者僅此。若漢高祖大風歌。世傳爲曹喜書。其文似宣和博古圖所摹之彝器文。望而知爲岑鼎。

郡邑學宮雖彈丸蕞爾。亦必有宋元碑一二通。惟吾吳府學。爲范文正公割宅所創。天下之皆立學自此始。規模宏遠。櫺星門內宋元碑碣照曜堂廡。同治庚午辛未時。重脩府志。余纔弱冠。橐筆從諸先輩之後。得見府學碑數十通。猶記宋慶元二年。蘇唐卿篆書竹鶴二大字。長逕尋丈。森如削鐵。大於陽冰般若臺銘。不啻倍蓰。小米書碑絕少。惟府學有紹興十一年大成殿記。行書妙得家法。不減仲穆之於承旨也。

北方多埋幽之碣。自唐以前。東南風氣未開。江浙間新出墓誌。多刻於甎。間亦用石。文筆聊爾。僅記歲月姓名而已。其刻淺細。如以錐畫。惟揚州江都縣。近出元和元年南陽張夫人墓誌及劉通顏永劉舉董惟靖四石。其文字詳贍。與關中唐石無異。蓋江南北之風氣。當時已不同如此。其石聞爲某太史所得。不輕示人。至宋元後。如寒山法螺寺出土之趙崇儁壙志及吾家調生先生吹網錄所記開趙張伯顏兩銘拓本。已不易得。世亦甚珍之。若宋仲溫所書七姬權厝志。則與球琳等貴已。右江南四則。

越無古刻。禹降窆石。亦如乾陵無字碑。其字皆後人所題。漢建初摩厓石刻。晉楊紹買地莂。出土未久。北海兩碑。皆非眞本。其一葉有道碑。即世所稱追魂碑也。明嘉靖中重刻。一爲秦望山法華寺碑。轉展傳摹。

幾如宋人之臨閣帖。陽冰縉雲縣城隍廟記。與吾吳海虞一石。同爲摹本。余所見唐時名蹟。惟賀祕監龍瑞宮銘。仙童樂靜。擺脫塵壒。如見四明狂客氣象。李紳龍宮寺碑。可爲北海之適嗣。阿育王寺常住田記。徐嶠之原石已亡。今所傳者。唐處士范的書也。行書妍妙。覃谿亟推爲神品。列之唐碑選。此三石者。如驂之靳。未能區其甲乙。奚虛己胡季良。爲經生二妙。竇臮述書賦並稱之。則當時卽負重名。會稽等慈寺經幢。奚奬書。戒珠寺幢。奚虛己書。其實虛己卽奬之字。或署名或稱字。非兩人也。胡季良有三幢。一在杭之龍興寺。一在越之覺苑寺。一在湖之天甯寺。筆陣馳驟。而氣韻稍不逮虛己。其次若婺之金錢寺幢。（于知新書。）秀之精嚴寺幢。（朱及書。）溫之白鶴寺幢。亦遒媚有法。所見浙東西唐刻。此其佳者。衢州信安郡王詩刻。似虞永興。餘姚龍泉寺造象。似李北海。雖未見拓本。阮文達所評騭。當非溢美。

臨安。錢氏立國於此。高宗南渡。又爲建都之地。明聖湖邊。靈隱寺畔。名賢題壁。輝映谿山。鳳皇山有武穆排衙石詩刻。慈雲嶺有開路記。出清波門。沿湖泛艇。南屏葛嶺龍井虎跑佛手象鼻諸巖。石屋青林諸洞。拂拭藤蘿。莫不有舊題可讀。造象始於北朝。隋唐極盛。天寶以後。此風稍替。北宋惟臨朐仰天山。有天禧天聖諸造象。此外檀施功德。卽有雕鐫。要無鑿石梯山。開恆沙之梵相。惟湖上諸巖洞。自千官塔外。金容紺髮。高下莊嚴。大抵皆吳越時所造也。余己丑通籍後。至武林。徧游湖上諸山。所見造象。皆以石灰識之。以歲除。急理歸棹。未能拓也。去年。及門程心一孝廉。始爲余拓得全分。寄都下。以校孫趙兩書。惟天福開

逮兩朝。著錄稍多。其餘尚可補闕。史言錢氏保境納士。杭人頌之。今觀其佞佛之風。則視劉鋹孟昶輩。亦未能遠過矣。

宋孫莘老守湖州。建墨妙亭。以庋古刻。見坡公記。此爲翰墨林中第一功德。近張秋水先生。又爲輯墨妙亭碑攷。其中以漢三費碑爲最古。自宋以後。卽不見著錄。或云。府署窪下。陷入水中。或以爲淮張築城。輦其材以增高埤厚。陸存齋觀察云。湖地雖低。郡署在城之最高處。墨妙亭又在郡署最高處。卽有淫潦。不致淪胥。一也。張士誠竊據江淮。其壻潘元紹實帥湖州。其築城也。束而小之。無取多材。卽有之。天甯飛英兩寺。豐碑林立。密邇女牆。舍近取遠。計不出此。二也。蓋元明之閒。官斯土者。鮮好古之士。墨妙遺址。淪爲庖湢久矣。屢經兵燹。瓦礫愈積愈高。漢唐各石。或當尚沈薶土阜中也。明呂盛鑿池而得馬碧梧詩石。卽其明證。洵如斯言。竊有望於後之賢太守矣。

天台寺經幢。孫仲容孝廉著錄時。尚據石本。不過二十年耳。今無一字矣。吾吳虎邱半塘寺。有梁龍德間經幢。咸豐庚申以前。韓履卿先生猶手拓之。見寶鐵齋跋尾。余劫後往訪。已爲寺僧磨刻七如來矣。猶存經文一二字。磨之未盡。古刻之亡。於吾生親見之。甯不痛哉。右浙江四則。

皖中不但無漢石。亦尠唐刻。補訪碑錄。但有三天洞蘇道淙題名。及鎖山安國寺經幢耳。(此幢瞿木夫攷爲南唐保大八年。孫錄有鎭山寺幢。亦在廣德州。無年月。當卽此刻。鎭山鎖山。必有一誤。)陶大舉德政碑。在江南境。與當塗接壤。孫氏竟列之當塗。誤矣。宋人題名。

平津所錄。亦祇有盱眙第一山。如晨星之落落可數。近江甯帖估聶某。攜瓊蠟徧游皖南諸山。復訪得潛山石牛洞題名六十通。貴池齊雲山題名六十通。桐城浮山題名二十餘通。皆前人所未見。太白之隱靜寺詩。（在繁昌。）涪翁之此君堂詩。（在桐城。）皆以人重。未必眞跡。惟南宮蕪湖學記。及章吉老墓表。龍跳虎臥。鄭重書丹。僅下眞跡一等。過寶晉英光諸帖遠矣。

貴池劉堅卿太守。贈長安四年殘石一通。其家藏也。首行題撰德□器文。惟器上一字。稍模黏耳。後題朝散郎行太州參軍事河東薛縑下疑奪書字。撰人但存一趙字。而其名已缺。分書精勁。側有畫象。自此石出土。而皖中舊有碑刻。皆瞠乎其後矣。（右安徽二則。）

北海東林寺碑。元延祐七年重摹。柳誠懸（後）碑則僅存殘字矣。撫州麻姑仙壇記。大字本亦佚。余童時。在亡友姚鳳生茂才齋。見宋拓殘本。松下清齋舊藏也。洎入都。彭子嘉農部。又出示家藏全本。亦宋拓。筆筆中鋒。虬筋槃結。如晉人所謂屋漏痕。與世所行顏書迥異。何貞老書從董香光入。其晚年精詣。全得力於此。若小字本則一衲子所書。非魯公眞迹也。魯公又有祖關二大字。在青原山。覃谿有摹本。覃谿又推七佛偈爲山谷書第一。余未覩廬山眞面。但見董文敏摹本。已爲之神往矣。萍鄉楊岐山有兩唐碑。一爲廣乘禪師塔銘。元和二年。劉禹錫文。一爲甄叔大師塔銘。大和六年。僧至閑文。元幽行書。余從廠肆得甄叔塔。其廣公塔銘。則文道希學士所持贈也。其次贛縣之儲潭神頌。雩都之福田寺山門記。皆唐刻。若楊吳

天祚三年光化大師塔銘。漆茂成書開寶二年元寂禪師塔銘。南唐張藻書霸朝遺跡。以罕見珍。不當以文字論其優劣矣。

元趙文敏張留孫碑。南北並建。燕本豐腴宏麗。廟堂應制之作。貴溪本稍清約。然筆力過之。猶之河南聖教序有同州雁塔兩本也。文敏又有元教宗傳記。亦在貴溪。至正四年同時立。此從孫錄。頗疑與張留孫碑是一刻重列。此外留都有孫氏五賢祠記。星子有東林寺山門疏。上饒有仁靖眞人銘。夫以章貢之間。宋元碑尙多沈晦。而趙書著錄已如此。杜子美云碑版照四裔。北海以後。一人而已。右江西二則。

余舊藏閩碑最少。唐下邳林夫人墓誌。及門潘仲午部郞持贈仲午爲文勤師介弟。文勤歿後。尋常拓本。閒歸廠肆。余收得永隆二年堅牢塔記。亦滂喜散出之鱗爪。得此兩刻。如烏大夫之選士。拔其尤矣。長汀蒼玉洞題名。壬辰入都所得。洎戊戌歲。同年王旭莊太守。寄貽鼓山石刻百通。甌駱琳琅。遂充巾笥。蒼玉題名。劉燕庭有縮刻本。卽趙撝叔據以著錄者。今拓本增出乾道二年孟聲一刻。又嘉泰壬戌雲驤二大字。若鼓山。則平津所收。不過二十之一。然趙所見烏石山題名。與鼓山不遠。今未能同得。相傳長門以內諸山。洋人建層樓其下。盡爲所障。丙戌之秋。余與金匱華若溪。元和管申季同赴粤幕。道出廈門。登鼓浪嶼。望海山頂有石屋。一龕供觀世音象。兩旁石柱有一聯云。浪擊龍宮鼓。風敲梵刹鐘。右題橫海將軍某某泐其名氏。亦無年月。卽非厓山遺跡。亦是明季桑海之交。張蒼水鄭成功諸公筆也。行篋未攜紙墨。明

日即鼓輪南去。至今魂夢。猶在海天島嶼間也。

王審知德政碑。規模崇麗。與常山李寶臣碑。吾吳韓蘄王神道碑。鼎足而三。（韓碑字密而小。此論其碑制耳。）唐李少溫般若臺銘。宋蔡君謨洛陽橋記。亦皆大書。篆楷各極其妙。爲臨池家所重。鼓山有朱晦翁所書大壽字。方徑二丈。斗室中至不能卷舒。此摩厓之最鉅者。鼓山又有一聯云。爵比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壽如廣成子。住崆峒千三百年。無書人年月。擘窠大字。望之如巨靈仙掌。岩巇高竦。趙撝叔輒喜書之。

閩中多朱晦翁書。鼓山大壽字外。有天風海濤四字。崇安武夷山。有敬齋銘。又有幔亭記。滄洲歌。福清長樂莆田。並有其題榜。世所得見者。惟邵武黃仲美神道碑耳。行書娟妙。頗似瀧岡阡表。余又藏天祐乙丑。王大王庵池記。刻於古樹。歷千餘年不損。同年李木齋府丞贈王延翰鑄獅子香爐題字。亦天祐刻。又曹潤造藝盆題識。雖非石刻。要爲海南奇品。譬之飲食。朱子書則菽粟也。此三刻則海錯充庖。偶一下筯。令人頓忘肉味。右福建三則。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楊用修諸家。各有釋文。靈怪杳冥。難可傳信。不知韓詩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但憑道士所言。未嘗目覩。劉隨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曰傳聞云者。亦不過憑空想象之詞矣。夫南嶽。道家所稱陽明朱虛洞天也。此碑雲雷詰屈。有似繆篆。亦如符籙。前人五嶽眞形一說。庶幾近之。故論三湘諸刻。當斷自晉谷朗碑爲始。其

次卽北海麓山寺碑也。五溪厓壁。元次山刻石最多。惟中興頌。以魯公書顯。三吾平津得其二。蘭泉得其一。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溪廎∶銘。蘚厚難搨。至右堂銘。寒亭記。陽華巖銘。則非金石家不能舉其目矣。三吾者。峿臺之字从山。瞿令問篆。浯溪之字从水。季康篆。㾌廎之字从广。袁滋篆。峿字㾌字不見說文。次山出新意爲之。陽華巖銘。亦令問三體書。（大小篆。八分。）陽冰之亞也。道州以往。宋山谷老人亦多題字。中興頌後。卽有一詩。又有尋元次山遺跡記。題元次山欵乃曲後題名兩刻。一在江華朝陽巖。（崇甯三年。）一在零陵澹山巖。（政和丙申。）宋人讀中興頌。往往題詩其後。以冀青雲之籋附。而後人拓魯公書者。惟兼拓山谷詩。鐃餘易祓諸作。卽不甚膾炙。澹山有周茂叔題名。江華有胡邦衡亦樂堂記。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則後人所宜仰止者。附。

太倉陸星農先生。篤嗜金石之學。蔚庭太守其哲嗣。而潘文勤師。其高足弟子也。先生觀察楚南時。徧訪五溪諸巖。所得拓本。父子賞析著錄。以其副本馳寄輦下。賫碑之郵。絡繹於道。余所得五溪拓本。卽文勤舊藏。先生手書及蔚庭繕寫碑目。發函尙在。共浯溪一百二十餘通。澹山巖四十餘通。江華朝陽巖十一通。陽華巖十通。寒亭九通。寒巖暖谷各二通。獅子巖三通。華嚴巖二通。曩在都門。從蔚庭借八瓊室碑目校之。尙多闕如。蓋當時隨拓隨寄。後出者或不與焉。然已十得六七矣。及門翁印若中翰。寄贈武岡州平西洞金剛經偈。開禧三年。盱江吳中八分書。筆勢奇偉。絕似泰山頂佛峪經字。與湻祐己酉育齋銘。履齋

說。同時出土。皆先生所未見也。右湖南二則。

湖北唐墓誌。皆出於襄樊。道光元年。襄水溢。北岸出梁嘉運。及夏侯氏墓誌。吳子苾太守。移置鹿門書院。其後又屢聞出土。襄陽錢仲仙孝廉葆青。至都門。以卜瑤劉密楊孝直三拓見貽。且云。尚有四唐石。爲一武人所得。祕不出。時同年王勝之太史。視學楚北。余貽書告之。踰年。郵視拓本。發函申紙。共四通。一爲貞元二十一年張惟誌。一爲大中十三年盧則誌。元和兩刻。一七年李景逸誌。孫忠幹文。一九年博陵夫人崔氏誌。辛劭文。文字皆精整有法。張氏十誌。出土較早。趙撝叔已收之。今皆在祠堂壁間。永昌三年。張元弼墓誌。爲唐宰相柬之之父。景之慶之以下。亦皆其兄弟子姪也。然無隋以前刻。惟荆門州玉泉寺。有大業鐵鑊。亦非石刻。六祖墜腰石題字。廣州亦有一石。疑皆非原本。玉泉寺有開元大通法師碑。張燕公文。盧藏用八分書。荆襄古刻。莫先於此。

晉人沈碑於江。一置峴山之頂。陵谷屢遷。遺文未出。試問登峴首者。猶有摩挲而墮淚者乎。惟唐宋兩石柱。尚巍然無恙。漁洋池北偶談。但據張力臣拓本。宋幢惟錄王洙吳育李宗易詩三首。吳淑以下詩皆缺。余所得拓本。雖無全文可釋。篇什次第。字句首尾。尚可約略鉤稽。唐幢漁洋僅云。開國男張九齡撰。以今拓本釋之。首行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尚未泐。續訪碑錄。有襄州刺史靳恆碑。開元十一年。高慈正書。張九齡文。卽此刻。而訛幢爲碑也。峴山又有宋淳祐十一年。李曾伯摩厓題名。字大徑尺。巨刃摩天。可爲蟠

扁書之法。

丁丑春官報罷。橐筆游鄂渚。客潘偉如年丈藩廨。時藝風亦在鄂。徒步見訪。余聞其碑版之學極博。倒屣見之。主人以爲遊客也。有責言。余自是不敢出。洪山元人題字。近在省垣。亦竟未能拓也。歲暮歸。館於里中一富室。亡友黃梅先大令自鄂中寄貽陽冰怡亭銘及朱羮窟聲二大字。欣然披覽。主人子在旁。遽揶揄之。手攫拏作欲裂狀。余方色駭。主人奉兩軸如橋衡。鞠躬趨出。以袖拭几曰。是得無非眞跡乎。亟披視之。乃新殿撰所書楹聯也。余自是不敢談古刻。且自笑與鄂刻尤無緣也。踰二十年。我同年栩緣子。奉使至鄂。藉良友之力。始得藏其地石刻數十通。其尤難得者。宜昌東湖縣三游洞全拓。其地俯臨江澨。宋人溯江入蜀。皆維棹題名於此。此地志僅有三通。栩緣自往搜得十餘通。又施南之恩施縣。有木杪仙人洞。寶祐十一年。潼川王亥疇題名。紙墨黯黮。如米家山水。亦如焦山鶴銘水拓本。泅深淵而出者。按其文。亥疇侍親遊此。有云。洞府窈深奇怪。不類人間世。親年八十。步履如飛。覩者屬目。則其地之不易至。至而不易見。見而不易拓。爲可知矣。右湖北三則。

欽江郡甯贙碑出土。廣南始有隋刻。趙撝叔以其文字非古。詆爲贋鼎。今石刻具在。其文雖沓拖。非唐以後人所能彷彿也。其字則凝禪寺三級浮圖。定國寺更興靈塔之亞也。趙氏素稱精鑒。何獨於此碑而疑之。若潮之白鸚鵡賦。以有退之字而定爲昌黎書。則眞不可信矣。柳之大鑒禪師碑。曲江張氏兩碑。一宋刻。

一刻。明皆非唐時原石。陳諫廣利王廟碑。李邕端州石室記。覃溪皆推爲上選。陳碑面目雖是。精神則非。疑亦後人重開本。北海石室記。豐容盛鬋。似太眞不能爲掌上舞。非得舊拓。無以見其精詣矣。石室之中。又有寶歷二年新記。其書下北海一等。尙未刓損。羅定州有龍龕道場銘。英德有湞陽東嶺洞谷銘。皆覃溪所未見。粵東金石略云。龍龕巖有石刻五。按瀧江訪求未獲。又據傳聞。以爲張束之迹。而不知爲陳集原文也。龍龕先後得三本。湞陽銘。在廣州曾見一舊拓。以索高價交臂失之。瓊州雖遠隔重洋。東潭有貞元題名。又有坡公浮粟泉字。惜士大夫之渡海者。但求僊楠珠貝。無知珠厓儋耳間。有此一片石耳。

廣東學使署。在九曜坊。卽古仙湖藥洲之遺址也。九曜石卽在廨東偏池上。丙戌丁亥之間。余客學使汪郋亭師幕。每當芙蕖晚開。涼風徐來。輒往徘徊池畔。熙甯許彥先詩一石。方廣而平。有如石磴。拂苔蘚而慰之。今忽忽十五年矣。程師孟李之紀諸石。或深陷池底。非戽水不能拓。米元章藥洲二字。舊移藩廨。道光海上之役。遂爲沙吒利所劫。余辛卯之冬。再游羊城。始告於學使徐花農前輩。迺得拓之。高要七星巖。自唐李紳以下。有題名五十餘通。此外如淸遠之峽山寺。英德之南山碧落洞。樂昌之泐溪石室。連州之巾山燕喜亭大雲洞。潮州之金山。德慶州之三洲巖。皆宋人題名之處。

南漢石刻。皆在五嶺東西。吳蘭修採摭最富。光孝寺二鐵塔。余曾偕袁瓌禹。管申季。江建霞。登風幡堂。親往摩挲。其下瓌禹並先以拓本見遺。今三君墓有宿草矣。每開篋泫然流涕。乳源雲門山有匡直匡聖兩

大師碑。皆大寶中刻。翁氏金石略。吳氏金石記。但有匡聖一碑。而匡直實性碑。吳氏但據邑志錄其文。注云已佚。余前五六年。在廠肆舊書中見一紙黯淡。披視之。卽此碑也。一字未損。亟以賤價得之。此眞希世祕笈。想未必有第二本矣。東莞資福院邵廷瑀石塔記。客嶺南時。聞碑工言山中有虎不能拓。亦於廠肆無意得之。江陰金桂生運同權醮梧州。在容縣之都嶠山。得南漢石刻六通。皆吳蘭修所未收。一爲中峰石室五百羅漢記。乾和四年。陳偃文。楊珞書。一爲五百羅漢院經幢。乾和十三年。羅漢融造。一爲大寶四年。內常侍梁造象。一爲大寶七年。靈景□同會弟子慶讚記。景下一字泐。一爲智昔造羅漢象銘。年月泐。亦陳偃文。揚懷□書。懷下一字已損。又一殘經幢。年月亦泐。僅存女弟子廿五娘等字。右廣東三則。

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嶺南來。題名賦詩。摩厓殆徧。又多紀功之刻。自大歷平蠻頌。韓雲卿文。韓秀實書。建中石室記。鄭叔齊文。以下蓋數百家。謝氏金石略。桂林諸巖洞。不啻居全帙之八九。此外全州湘山寺。融縣眞仙巖。富川碧雲洞。落落晨星。不足當虬龍之片甲。余桂林諸刻。皆得之江都張丹叔中丞。又從廠肆拾遺補缺。十年。幾盡攬桂勝。常德唐召皆同年。以詞林改官融縣。爲余拓眞仙巖諸石。以校謝錄。互有增損。如紹興庚辰。歷山王延年。慶元丁巳。三山李君。紹定庚寅。雙井黃杞題名三則。及杜昱。嘉定十二年。趙進臣。無年月。松庵道人詩。濬祐王子。皆可補謝氏之缺。范文穆經略勸諭。乾道十年。祭新冢文。壺天觀銘。皆刻於桂林巖壑。而謝氏亦失之。壺天觀銘尤佳絕。中丞長君幼丹通守。自龍州寄貽韋厥智城山碑。余驚歎以爲未

曾有。但見王象之輿地碑目。時亡兒在側。告余曰。是嘉慶中已出土。陳恭甫有跋數千言。攷證詳博。亟取左海文集披閱之良信。後在廠肆。見一舊拓本。索高價。恭甫手跋在焉。自亡兒化去。每檢石本有疑義。無可諮決。故篋塵封。亦不知流落何所。悠悠蒼天。此恨千古。

粵西有金剛經兩本。一在桂林萬壽寺。五代楚馬賨建。一在全州湘山寺。寺僧守詵。據南唐保大五年。壽州開元寺本重刻。皆法苑之珠林也。同年劉鞠農太史。視學桂林。祖帳之日。余以二刻爲託。曰。他不敢請也。今報滿矣。未知其能踐言否也。元祐黨籍碑。亦有二石。一刻於慶元四年。在桂林龍隱巖。一刻於嘉定四年。在融縣眞仙巖。融本不易得。余藉召皆之力。始克藏之。右廣西二則。

滇有二爨碑。爨寶子碑。在南甯。晉太亨四年立。爨龍顏碑。在陸涼。宋大明二年。爨道慶文。滇八士北來者。皆擕爲書帕之餽。昆明王仁求碑。亡友王農部蒿隱。曾從廠肆得一本。余求之十年。竟未獲。孫氏訪碑目。天寶未列南詔蠻頌德碑。南詔摩厓題名。別有南詔德化碑。普鐘十四年。鄭回撰。其實一碑歧出。所謂題名者。卽德化碑之陰。曷嘗有摩厓蹟在哉。六詔各碑。初未顯於世。王蘭泉從軍緬甸。始搜訪得之。見於萃編者。有明政三年石城碑。稽肅靈峰明帝記。興寶寺德化銘。皆元亨二年。揚才照文。淵公塔銘。天開十六年。趙佑文。蘇難陀智正書。孟光墓碑。護法明公德運碑。崇聖寺塔。地藏寺幢。皆無年月。余僅有石城一碑耳。精采飛動。唐時雖荒裔之士。書法亦妙入能品。觀於南詔吐蕃。吐蕃會盟碑。在烏斯藏大招門外。百濟新羅諸刻。雖欲

不實遠物。其可得諸。右雲南一則。

貴州古夜郎地。紅厓一石。荒遠難稽。武威張介侯。(續黔書。)始指爲高宗伐鬼方之刻。鄒叔績作釋文。申成其說。獨山莫氏又定爲三危禹蹟。土人則但稱爲孔明碑。邵亭紅厓古刻歌云。邊荒不識明德遠。但記諸葛威聲蠻。齊火銘勳久放失。訝此磥硌猶孱顏。自注。齊火(巢經釋作濟火。)從武侯南征。摩厓紀功隸書二行。有建興年號。在大定府北。柯家橋側。訪求未獲。此外惟吹角壩摩厓。趙撝叔續訪碑錄。釋爲建安六年二月丁丑朔廿二日。在四川綦江縣。遵義鄭子尹。徙其石至郡。作長歌以張之。有云。黔中且無宋人刻。況願上此知難償。又云。我思綦江漢江州。此刻界在牂柯。蓋據以爲黔有矣。竊謂綦江之南。本與黔犬牙相接。同爲漢牂柯地。黔無片刻。姑如巢經之說。叚此一石。分鄰火之餘光。亦好事者所樂聞也。今錄巢經詩於後。庶幾徙石之源流。可攷而知之。右貴州一則。

臘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壩取漢盧豐碑石歌以送之　　遵義鄭珍

洪婁著錄漢碑二百七十六。至今三十九在餘俱亡。其中陰側匪別刻。實止廿八之石留滄桑。後雖新增三十種。已少婁錄四倍強。我生嗜此屢長喟。廑存增愛等饟羊。巢中諸拓購略具。宜禾特溢翁與王。(宜禾都尉李君碑。)前年怪事褻不得。似有鬼守黃竹箱。老知百榮不落手。時時繙訂同炎涼。猶嫌拓本非手迹。安得貞珉即置旁。黔中且無宋人刻。況願上此知難償。故人趙子(旭)鼎山下。好事成癖人爭狂。一朝有得

過諕我。漢刻近出綦南鄉。我思綦江漢江州。此刻界在牂柯鬲。婁說江州邑。長盧豐碑。蜀人謂之漢夜郎。以官以地並近似。或即盧豐煢我腸。又思於宋是謂南平軍。南平吹角兩刻。紀自王東陽。此刻正在吹角壩。地閱四代名猶彰。疑即所稱古摩厓。聞其在穴。又疑更是伯約姜。漢隸字源碑目。江州峇邑長盧豐碑。建安七年立。蜀人謂之漢夜郎碑。輿地紀勝。南平軍下吹角壩。有古摩厓。風雨殘剝。苔蘚侵蝕。惟識建安二字。在溱州堡。去軍四十里。又姜維碑在吹角壩。其始有一穴。內有碑。相傳以爲姜維碑。今摩滅。料量三者必居一。遺力。椎取觀其詳。泐甚搨粗未從讀。建安七年明首行。次行盧字又可辨。謂必盧碑他莫當。碑所土人號摩厓。細詢實異鄱與楊。百丈深鑱石排膂。端妥斗狀陳中央。廣修高等尺六寸。更有乳中前後方。因知俗以嵌巖作鐫壁。其誤想不後李唐。後來嵌陊便穴置。見者道者增張皇。南陽天水蜀所豔。附會舊碣多乞光。建安或作建興認。變本益遠傳益荒。圖經信耳不經目。兩聞兩載原其常。儀父斷未見拓本。沿襲趙志何由臣。今碑首十一字極明。紀勝云。惟識建安二字。知所據是趙彥邁南平志也。我定三碑實此一石耳。但爲僻遠成參商。王得其地婁待人。兩家相較無短長。委閟脊郵世莫識。時有野衲來焚香。數年敲火已刓角。不即收拾愁毀傷。定武石易薛道祖。熹平經擒龍圖張。子雲俗楷一蕭字。尚有竭產誇珍藏。況茲隸古又完物。蠻叟豈足傳芬芳。密呼健者受約束。夜半移鑿志已剛。舁竿三易迺三折。千里往復徒贏糧。未應神物戀窮竇。信坐人謀先不臧。季也挺身願重往。選夫糒具籌策良。是時風雪逼改歲。滿郡門易甲胄裝。誓爲古人効鞭策。肎遂兒女爭桃湯。觀汝此行有膽氣。知取實刻如探囊。婁關西去接安穩。回首當年皆戰場。此行亦

復用兵似。貴速貴詐毋周章。氈包席裹計還路。歲盡應呼蒙渡航。人日前後上梅杞。聽爾邪邪許許趨山堂。

出山海關。循松花江而北。至甯古塔。皆遼金發祥之地也。然古刻罕聞。平津所錄。契丹女眞各二碑而已。遼開泰二年。奉國寺石幢記。在義州。清甯三年。大廣濟寺塔記。在錦州。金大定十六年。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在甯古塔。奉國寺又有金明昌三年。續裝兩洞聖賢記。張劭文。劉永錫書。楊賓柳邊紀略。有婁室碑吳振臣甯古塔紀略。沙嶺第一站。金之上京城。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餘皆剝蝕。周松靄遼詩話。釋迦佛舍利鐵塔記。重熙十五年刻。在興中府。今地名古爾板蘇巴爾漢。興中又有兩刻。一爲釋迦定光□身□塔記。天慶二年。釋慧材文。卽在鐵塔旁。一爲白川州陀羅尼幢記。長甯軍節度王桂撰。王勝之同年。弱冠游瀋陽。云奉天城中有石幢甚偉。嶙峋高揭。土人呼爲十面。不知何代刻也。及門翁印若中翰甲午從軍出關。在石山站。亦作十三站。見農家疊石作牆中有斷幢。尙存金源紀年。高句驪好太王碑。在奉天懷仁縣東三百九十里通溝口。高三丈餘。其文四面環刻。略如平百濟碑。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窮邊無紙墨。土人以徑尺皮紙。搗煤汁拓之。苔蘚封蝕。其坳垤之處。拓者又以意描畫。往往失眞。乙酉年。中江李眉生丈得兩本。以其一贈潘文勤師。共三四十紙。屬余爲排比攷釋。竭旬日之力。未能聯綴。其後碑估李雲從。裹糧挾紙墨。跋涉數千里。再往返。始得精拓本。聞石質麤駮。又經野燒。今已漸剝損矣。碑字大如盌。方嚴質厚。在隸楷之閒。攷其時。當晉義熙十年。所記高麗開國武功甚備。此眞海東第一瓌寶

也。右奉天一則。

和林。成吉思之故都也。元太宗時。名元昌路。後降行省。改和甯。唐賈耽地志。謂之富貴城。見耶律鑄雙谿醉隱集。其地遠在漠北。流人戍士。亦所罕至。俄人於娑陵水上。訪得回鶻故宮。又於鄂勒昆河。訪得突厥舊庭。又訪得唐碑三。元碑十三。以電光攝影之法照片。咨總理衙門。余從沈子培比部假歸旬日。手錄其文。一爲苾伽可汗碑。開元廿三年。李融文。開字泐。李融二字亦半蝕。一爲闕特勤碑。開元廿年御製。可證唐書闕特勒之誤。兩碑皆八分書。一爲九姓回鶻可汗碑。斷爲五石。亦唐刻。一爲三靈侯廟碑。至元己卯。和甯路儒學正余良輔文。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丁元書。一爲至正四年四世同居立石。一爲至□二年。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張思明文。彭詣書。三皇廟殘碑二。一張益文。李搭失帖木耳書。一至順二年。捏古柏立石。上五石之陰。皆有題名。一爲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霍有孚文。段起祖書。一爲漢冢殘石。無年月。一爲大司農保釐朔方記。但有丙戌秋字。其紀元亦缺。又一殘石。有禮院事字。李仲約先生詩。孛朮魯翀全傳在。宗禋院事有旁徵。自注。以孛朮魯翀傳攷之。知元制有宗禋院。又殘碑三通。中多嶺北省題名。疑皆碑陰。而正面之文失矣。又有許有壬敕賜興元閣記。其文見圭塘小稿。今泐存祇百餘字。而翰林承旨臣有壬七字尚未蝕。胡僧琢爲香案。仲約先生篤嗜碑版。又熟精遼金元掌故。及東北輿圖。得見諸刻。驚喜欲狂。每石各繫以小詩。俄人又進和林古蹟圖五。第一圖稱爲最古之跡。蓋卽漢匈奴之龍庭

也。第二圖爲突厥古跡。第三圖稱爲烏依古爾朝古跡。即長吾兒三字之合音也。第四圖稱爲成吉思京都。即和林城也。第五圖爲萬里長城門額。即居庸關之過街塔。有至正所刻番漢佛經。則距京密邇。俄人自北而南。記其所見。初不繫於和林矣。先生每圖亦各賦一詩。又題萬安宮遺址四絕句。皆考證精博。然拓本終不可見。宗室伯希祭酒盛昱言。於蒙古王之來朝者。挾碑匠以往。陝人秦某願應募。余知其無能爲也。姑置之。卒以窵遠未果。今仲約先生。久歸道山。伯希又逝。北望龍沙。祇增忉怛。右和林一則。

海內名山五嶽爲長。阮文達得泰山秦篆。及宋拓華山碑。顏其室曰。泰華雙碑之館。然嵩山太室少室兩闕。及開母廟銘。漢元初延光中建。尙在華山碑前。南北兩嶽。未聞漢刻。泰山無北朝碑。惟佛峪摩厓佛經。昔人謂是高齊時所刻。以徂徠山摩厓證之。良是。華山神廟碑。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筆畫險勁。乾嘉以前。不甚重之。故轉得完好無恙。中嶽有兩魏石。一爲太安二年寇謙之嵩高靈廟碑。一爲天平二年。嵩陽寺銘。其餘如董洪達造象在少林寺。宋始興造象在會善寺。南北兩嶽。唐以前無片石。恆山斷自開元九年陳懷志書北嶽府君碑爲始。張嘉貞恆山祠碑次之。崔鐶戴千齡王知新遞次之。崔有碑陰記。戴碑之陰。刻博陵太守賈循德政碑。宋碑四。元碑十。畫[illegible]詩刻題名。共百餘通。南嶽惟北海麓山寺一碑而已。嵩山少林寺。唐刻最多。亦最精。泰華多祭告之文。唐初祀岱宗。投龍簡。設齋醮。皆題名於石。自顯慶六年郭行眞以下二十餘通。多道流之筆。今在老君堂內。唐文皇泰山銘。大書深刻。摩厓未損。其從臣姓名。亦尙存泰半。華山銘僅存殘石。不過數十字耳。唐

宋題名。惟泰山皆摩厓。刻華陰曲陽題名於幢。八面環刻。然祇一柱。其他皆題名於舊碑之陰及兩側。後來者無隙地。亦有題於正面無字處。及額之陰者。且有磨治舊題而重刻者。以是歐趙著錄華山題名。今所存殆不及半。嵩山題名絕少。惟靈運禪師塔銘之側。有元和十二年辛𢇁題字。北海麓山寺碑陰。亦有宋人題字。前人詩云。五嶽歸來不看山。竊謂登五嶽而不攜古刻以歸。猶之未游也耳。右五嶽一則。

禮稱先河後海。又云。晉人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今常山有宋元豐八年。成德軍修虖池河記。石亘文。劉瓏書。而祀河之碑無聞焉。南海之祀在廣州。北海在萊州。今南海廣利王廟。尚有唐陳諫碑。宋蘇文忠浴日亭詩。宋元祭告之文林立。掖縣海神廟無唐碑。但有宋以後刻。淮濟兩瀆。皆在中州。淮源桐柏廟碑最古。僅存孤本。其原石久亡矣。今廟中但存宋大中祥符七年。重脩淮瀆長源公廟記。及慶歷鐵鐘識。元天歷二年。鐵獅子識。宴濟瀆序。游濟瀆記。皆天寶六載。達奚珣撰。薛希昌八分書。一碑分兩面刻。又有濟瀆北海壇祭器雜物銘。貞元十三年。張洗文。又有後漢乾祐二年。奉宣祭瀆記。宋金元朝崇祀勿替。有宋敕書碑一。金碑二。元碑十餘石。瀆在縣西三里。東西兩池中通。皆周七百步。卽濟水所匯。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出。東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瀆上有龍潭。宋開寶四年。有重書龍池石塊記。元時遣官建醮。投龍簡於此。延祐初元兩記。皆趙文敏書。最著。至元十二年一記。史芝書。最劣。潭上有寺。寺有後唐應順元年兩經幢。及宋人題詩石刻。名臣如富鄭公文潞公陳堯佐。皆有題詩在焉。右四瀆一則。

朝鮮爲箕子舊封同文之域。彼都人士觀光上國。載古刻而來。攬環結佩。中朝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嘉慶間。金秋史兄弟。李迪吉惠卿。博雅工文。芸臺覃溪兩公。極推重之。趙義卿與其小阮景寶。與劉燕庭先生爲金石交。燕翁所得海東墨本。皆其所投贈也。咸豐初。潘文勤師與鮑子年楊幼雲諸公。於麗人之至京者。猶喜晉接之。其後來者。皆原伯魯之徒。以墨本爲羔雁。望門投謁。藉通竿牘。文勤師至戒閽人毋通謁。然自是海東墨本稍難得矣。燕翁海東金石苑。自陳光大二年新羅眞興王巡狩碑。至明彰聖寺眞覺國師碑。共八十通。原稿八卷。燬於鬱攸。鮑子年刻其目。其全拓歸潘文勤師滂喜齋。今歸同里吳蔚若前輩。余生晚。但從廠肆攈拾。一鱗片甲。懸金物色。視燕翁所錄。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然錦山摩厓古字。相傳爲箕子遺文。好太王碑。雖在奉天境內。亦句驪之古跡。皆燕翁所未見也。自甲午後。東藩淪喪。三韓浿水之間。皇靈弗屆。羅麗琳琅。曠如絕域。燕翁金石苑自序。羅列碑目。標舉源流。足資津逮。過屠門而大嚼。好古者。其屬饜於斯。

新羅眞興王定界碑。當陳光大二年立。舊在咸興道黃草嶺。咸豐壬子。觀察使尹定鉉。移置中嶺鎭廨。以江左六朝故都。自江總棲霞寺碑亡。遂無陳刻。此碑與滇之劉宋爨龍顏碑。迢遙並峙。可爲兩朝碩果。平百濟碑。顯慶五年。賀遂亮文。權懷素書。其書重規疊矩。鴻朗莊嚴。與河南三龕。異曲同工。廠估王某。渡海精拓。余得一本。以校萃編所錄。溢出百餘字。同時並拓得劉仁願紀功碑。安雅寬博。亦初唐之佳搆。此二

碑皆在忠淸道扶餘縣。扶餘。百濟古都也。然猶爲唐人手筆。若其國人之書。則以沙門靈業所書神行禪師碑。及白月葆光棲雲兩塔爲最著。自唐太宗伐高麗。威棱遠懾。太宗好右軍書。至移其國俗。新羅鑒藏寺碑。及高麗麟角寺普賢國師碑。沙林寺宏覺國師碑。皆集右軍書。雖未能抗跡懷仁。亦興福斷碑之亞也。又以好右軍書。而并求虎賁之似。興法寺忠湛大師塔。崔光允集太宗書爲之。白月棲雲塔。釋端目集金生書。金生唐貞元間新羅人。書法亦入山陰之室者也。其篤嗜右軍。過於中土賞鑒家。津津閣帖矣。又好學歐陽信本體。劣者如棗梨重開之皇甫君碑。佳者亦不乏氣韻。余所見無爲岬寺遍光靈塔。天骨開張。得醴泉三昧。若韓允所書三重大師塔。則肌骨峻削。似唐末經生體矣。開成石經。學歐者多如此。

潘仲午贈余高句驪故城石刻共二石。一東向。一西向。嘉慶間。金秋史訪得之。據其文中有小兄二字。定爲長壽王時所刻。大兄小兄。當時縣令之號也。又慶尙道慶州府。有新羅角干墓十二神畫象。凡十二石。每石畫一神。皆手執兵。無年月。劉燕翁云。角干新羅官名。定爲唐時建。附記於此。以廣異聞。右朝鮮三則。

東武錄麗碑畢。附錄日本石刻四通。惟多賀郡一碑。有朝鮮趙秉龜跋。尙是秉龜奉使扶桑。攜至中土者。其難得可知。覃溪以多賀郡碑。與瘞鶴銘並重。稱爲日本殘碑。實未殘也。日本人著錄金石者。有狩谷望之古金遺文。西田直養金石年表。光緒丙戌。德淸傅楙源觀察。奉使游歷日本。與貴陽陳君衡山。名矩。松瑤侍御之弟。網羅搜討。作日本金石志五卷。內印文一卷。刀劍款識一卷。其餘分前後二卷。前目九十四種。後目百

廿四種。又附錄十六種。皆有跋尾。又仿歐趙目錄之例。有年可紀者。八百九十有餘種。錄其目爲表。攷日本金石者。於此數觀止焉。然金文多而石刻少。金文之中。鐘銘尤居其泰半。約計志五卷。二百餘種。金文十之七。石刻不過十之三。如最古之法隆寺造象五種。一爲如意輪觀音大士象。當隋大業二年。一爲金堂藥師。當大業三年。一爲釋迦佛象。當唐武德六年。一爲釋迦立象背銘。當唐貞觀二年。一爲二天造象記。當唐永徽元年。皆範銅爲之。其墓誌亦不用石刻。船首王及小野朝臣毛人二誌。皆刻於銅版之上。傳觀察引輶軒小錄云。小野誌銅版長一尺九寸。寬一寸九分。其時當唐儀鳳二年。船首王誌則前於小野九年。又盛奈大郡墓誌。伊福吉部臣德足比賣墓誌。皆鐫於銅合子蓋上。銅合圓徑八寸。盛骨器也。伊福吉部誌文中有謹錄錍三字。據古金遺文云。錍卽碑字。器用銅造。故變石從金耳。又天平十一年。唐開元廿七年。楊貴氏墓誌。用瓦造。刻字塡以朱沙。又高屋連枚人墓誌。河內國石河郡山崩而出。似石非石。似瓦非瓦。土沙合成。未經火化。其制與紀氏墓誌全同。所謂紀氏墓誌。迺紀廣純女吉繼墓誌也。延歷三年。當唐興元元年。 據古金遺文云。亦出自河內國石川郡茶臼山。堅緻如唐製澄泥研。上下二片。片各厚三寸餘。一片刻誌。一片爲蓋。其碑制與中國略同。摩厓惟奈良縣大和國宇智川涅槃經一種。

日本造象願作穎。飭作餝。其文有七世四恩六道衆生。俱登正覺。與中國六朝唐造象正同。其墓誌簡略。但載年月姓氏。其鐘銘最精緻。有用駢儷及繫以銘詞者。其文則眞書爲多。有行書。有草書。有梵文。及日本字。那須直韋提碑。首題永昌元年四月。狩谷望之據蒙齋說。謂永昌元年。當作朱鳥四年。洗去改作傳

琳翁云。日本無永昌年號。唐武后初元曰光宅。明年改垂拱。越四年改永昌。己丑卽永昌元年。與碑正合。今碑石拓本具在。無改作形。日本對馬島八幡宮鐘。爲新羅國造。而曰天寶四載。大和國興福寺有南圓堂鐙臺云。歲次景申。諱丙爲景。非唐制耶。何獨於此碑疑之。其言甚確。又攷日本尙藏漢委奴國王印。後漢書倭傳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卽此印歟。其質黃金。與漢書百官表王印之制符。漢書禮樂志曰。漢據土數五。故五字爲印文。此印漢委奴國王五字。其文之數。又與禮樂志符。亦傳琳源說。蓋日本在漢唐時。嘗臣服中國。彼都人士。諱言之耳。右日本二則。

安南雖同文之國。未見石刻。惟廉州有一鐘。余在廣南時。曾得拓本一通。首一字卽闕。題口仁路外星罾戶鄕天屬靈社昭光寺鐘銘幷序。皇越昌符九年歲次乙丑。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兼翰林學士奉旨賜金魚袋上護軍胡宗鷟撰。中涓大夫內寢學生書史正掌下品奉御阮廷玠書。覃溪粤東金石略攷昌符九年。爲明洪武十八年。是鐘康熙十三年。廉州海濱。風雨晝晦。龍鬬。守兵於海中網得之。今存府學。南夷銅鼓皆無字。交趾銅柱有二。水經注引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銘之曰。銅柱折。交阯滅。則漢柱嘗有刻字矣。其欽州分茅嶺銅柱。唐馬總所植。按唐書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立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則唐柱亦嘗有刻字矣。曩吳愙齋中丞。與俄人定界。立銅柱於甯古塔。以拓本徵題。時方有法越之役。余以訪求漢唐遺跡諷之。雖託之寓言。苟有好古之

士要未嘗不可物色。攷粵東金石略。引欽州志云。分茅嶺銅柱。在州治西貼浪都古森洞。交人年年以土培之。今高不滿丈。字跡莫識。問其路所由。則曰自貼浪扶隆行七日。至八尺石橋。尙行八日。方抵其處云。

右安南二則。

埃及古文。尙在殷丁之先。潘文勤師貽書海外。曾摹得兩石。以拓本爲範。用塞們德土埏埴而成者。不爽毫髮。晉齋戴逵傳稱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鳥獸者。有如亭臺者。又有如雲氣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門下士。各有攷釋。亦如明人之釋岣嶁碑。但滋聚訟而已。黃仲弢學士得拓本一通。係刻之石槨者。西人斐爾士所藏。余曾爲賦長古一首。有云。博士弟子遣秦景。絕域使者隨張騫。甕椎尙餘四十字。石槨一啓三千年。差勝流行建中本。景教但溯胡神祆。又云。蹏迒有象未懸絕。鱗甲雖泐毋求全。頡誦未知孰先出。何論滂喜凡將篇。此可爲宇內最遠最古之刻矣。

英人斯賓塞爾所著羣學肄言。余嘗得嚴又陵觀察譯本讀之。云摩閼伯斷碑。出土於亞西之大版。係腓尼加古文。語與希伯來大致相似。所紀者。鄂摩黎征服摩閼伯。自阿洽之死。及攻以色列種人。皆中國周初時事。今其石在法之魯維。右歐非兩洲二則。

語石卷三

聘禮。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鄭注。宮中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鄭注。麗繫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本葬時所設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碑之緣起也。右論碑之名義緣起一則。

碑之有穿。所以麗牲。亦所以引綍。卽檀弓豐碑注。所謂穿中於閒為鹿盧。下棺以綍繞是也。自後世立碑。但以述德敘事。而失其本義。遂不盡有穿矣。案史記始皇本紀。上鄒嶧泰山。皆云。刻所立石。不言立碑。則秦時碑字。尚僅用之於宮廟繫牲之石及窆木。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是漢以後始。歐陽公集古錄曰。欲求前漢時碑碣不可得。則冢墓碑。自後漢始有也。宋景文筆記曰。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鐫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也。王惕甫碑版廣例曰。漢碑穿外有暈。其暈繚繞。或卽自穿中出。或別從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綍之意。其碑文有居穿下者。有因當穿而廢其數字者。其碑首。或刻螭虎龍雀以為飾。或直為圭首。方銳圓橢。不一其制。額書亦不必皆在正中。偏左偏右皆有之。右碑穿二則。

漢魏碑額。筆法奇偉可喜。非後人所能髣髴。蔡君謨見後漢南陽太守秦君碑額。苦愛之。歐陽公遂著於

錄。近時金石家。如汝南周君碑額。三階六德禪師碑額。其碑雖佚。猶錄而存之。惜拓工棄如弁髦。余所見墨本能拓陰者。十不得四五。拓額及兩側者。尤難得。若兼拓額之左右蟠螭。則更絕無僅有。故非親至碑下。摩挲古人制作之精。末由得見。牛空山金石圖。劉燕庭金石苑。皆摹全形。一展卷而貞珉如見。此著錄之善者矣。

題額篆書為多。分書次之。有眞書。北張猛龍。南葛祚為始。有行書。張從申鋼井鎮福興寺碑。有籀文。唐開元處士王寶墓幢。宋越王樓記。繆篆。凝禪寺三級浮圖。○諸體各舉一碑為例。不盡此。篆體往往不合六書。偏旁繁省。時乖古誼。魏廬江太守范式碑。額廬內之田从囷。范內之巳从巴。則在三國時已如此。唐宋御製碑。多以飛白題額。如唐太宗晉祠銘。汜水紀功頌。孝敬皇帝叡德紀。武后昇仙太子碑諸額。及宋仁宗賜陳繹碑額。皆飛白書也。其翩翾之態。著紙欲飛。前人謂之插花舞女。草書絕少。蓋章草皆取流便。碑榜莊嚴。本相鑿枘。金宴臺國書碑。題額十二字。亦國書不可釋。元至正三年重修佛堂院記額。題鄒鏒㬥鄧㚇昋趙撝叔謂卽重修佛堂院記六字。而碑陰題首𧖴玶𩙿𦤎四字。終莫能明也。壺關縣紫團鄉慈雲院碑銘。宋董湝書額。其文為𩰫𤈦𠃬㚇𨐨蔑六字。卽新慈雲院碑文也。新作𢑥文作蔑。不知所出。其刻有陰文。有陽文。陽文洪氏隸續謂之黑字。猶本草目陰文之字為墨。蓋子其分別略同。但陰陽易位耳。又有中間凸起。四圍一線陰文。深陷如坳。大都淺刻平漫。黑文滿布。此由石質易裂。若刻之過深而細。稜稜露骨。觸之卽損。恐不耐氈椎耳。谷朗碑額。題吳故九眞太守谷府君之

碑。凡十一字。一行直下。其次孔褒碑。一行九字。校官碑。亦四字直下。而左右有白文兩線深陷。其制略異。
然漢碑如此者少。大抵皆分作兩行。當穿上居中。惟高頤額稍偏右。有在穿左右者。即以穿隔之。衡方碑。
兩行之中。刻白文一道爲界。陳德碑。分棋局如九宮。額篆六字。左右書之。而空其中三格。六朝以後。始有
多至三四行者。皆用棋子方格。惟陳懷志北嶽府君碑額。黑字白圍。一圍兩字。長方如元人押。奇古可愛。
其至多者。宋爨龍顏碑題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唐白雲先生詩
勅。題睿宗大聖皇帝開元神武皇帝。賜白雲先生書詩。並禁山勅碑。皆二十四字。魏元萇溫泉頌額。題魏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松滋公。河南元萇振興溫泉之頌。共三十六字。
若北周強獨樂碑。多至十五行六十字。則自漢魏迄宋元所見者。僅此一刻而已。額首多上銳如搢圭。或
橢圓如覆盂。其平方者。字多橫列。陶大舉碑。題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之碑。凡十一字。宋潼州府學鄉賢
堂記。及富樂山詩。額八字。皆一字一行橫列。唐殷君夫人碑。四面環刻。額十二字橫列。前後兩面。每面六
字。亦有一石相連。題首即在碑字之上。不別立額者。碑陰多無額。惟宋顯伯造象之陰分五層。上層佛象。
次層橫列邑社曹思等石象之碑九字。漢鄭季宣碑陰。有橫額八字曰。尉氏故吏處士人名。馬鳴寺根法
師碑額作二層。上層馬鳴寺三字。陰文豎列。下層魏故根法師之□□八字。陽文橫列。此皆石刻中所希
見。非通例也。王蘭泉曰。大歷文廟新門記篆額。六寸分二行。字縱二寸。橫一寸。額字之小。無逾於此。余謂

額之大者。若臨桂摩厓之平蠻頌。宋頌。皆字徑逾尺。蓋十倍於新門記矣。夫碑之有額。猶書之題籤。畫之引首。所以標目也。往往有碑文漫滅。如昭陵各石。賴其額尙存。得知之。石墨鐫華於馬周碑云。今摹碑者。多不摹額。是一恨。余爲下一轉語云。今磨碑者。多不磨額。是一恨。此兩言東西易向。其爲愛惜古人之心則一也。自唐以後。事不師古。如八都壇神君實錄額。題大唐二字。龍門永徽五年殘造象。其首書曰大唐之碑。晉祠銘額。題貞觀廿年正月廿六日。令人覩額不知其碑。則駢拇指而已。至若靈源寺垂拱造象額。上刻經主題名。萊州刺史唐貞休碑。於篆題空處。繪貞休象。柏梯寺碑。撰者徐彥伯。書者胡輔之。皆署名於額。雖非古法。要爲金石之變例。存之可資異聞。

漢碑多蟠螭。唐碑多蟠龍。蟠螭之形。有如犇馬。四足馳驟。兩龍中間。或綴以珠。有雲氣繚繞之。（唐大歷八年。裴平書文宣王廟新門記。額有成通題字。王蘭泉云。題字處上銳。當銳處懸一珠。二龍繞之。漢碑蓋龍形皆如馬。四足犇馳。此碑與後世之蟠龍無異。碑刻二龍捧珠。始見於此。）亦有下連碑側。與額爲一。余所見全形。如九成宮醴泉銘。唐之御製各碑。宋趙懿簡碑。追琢工細。無與倫匹。嵩岳體元先生潘尊師碣尤奇偉。前人紀王忠嗣碑。側刻水獸。奇異怪偉。（吳山夫金石存。）嵩陽觀聖德感應頌。頂蓋雲龍。下座刻丁甲之象。左右旁刻花紋。周鋪俱鈋金彩。歷歲久遠。絕無損蝕。（說嵩。）王蘭泉紀爨龍顏碑。穿上蟠龍。穿左右日月。各徑五寸。日中刻踆烏。月中刻蟾蜍。余所見宋龍昌期勅額亦如之。又紀唐孫師範書太師孔宣公碑。碑首形圜。左右刻二仙子。峩冠羽衣。騎鶴而行。左右相向。鶴含草如竹葉。周刻大花葉。以爲唐畫眞蹟。以其言推

之。漢白石神君碑圭首。左右兩獸。獸內一人。以兩臂拄獸腹。似彝器文之子孫字形。張遷碑四面蟠螭。圭首銳處。兩鵲相對。此亦漢畫之至精也。又若道釋兩家。各尊其教。碑額往往不題字而造象。世所知者。如懷仁聖教序額上。佛象七軀。寶歷二年。皇澤寺造象碑額。佛象一龕。道因法師碑。刻釋迦牟尼觀自在大勢至三佛象於額。其尤奇者。松陽葉有道碑額上。畫艮卦作☶。象治水。靜穢丹命告額。中層刻符籙。離奇俶詭。愈不可究詰矣。

柳子厚述唐時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本唐六典。蓋所述者。時王之制也。然稽之唐碑。亦不盡符。如逸人竇居士。未有爵位。以宦者之父。而李北海題其碑曰神道。潘尊師碑。巍然巨製。而題爲碣。如此之類。未可枚舉。

前人題名碑陰。亦題於額之兩面。倉頡廟碑額。卽有漢題名兩則。皆存正面。若額之陰。有題於立碑時者。中山法果寺經主題名是也。有後人登覽摩挲。因而題名其上者。孔林華嶽諸碑是也。北齊蘭陵王高長恭碑額陰。有五言詩一首。則王弟安德王經墓興感而作也。隋首山栖巖寺塔。其額陰有唐咸亨三年御製詩。而姚元崇韋元旦諸什。皆刻於碑陰。顏魯公家廟碑。李少溫篆題之後。亦有魯公書十行八十餘字。齊隋兩碑。久著於錄。而其額世無知者。近十年中。始先後拓得傳於世。以是推之。額陰有字。沈淪未顯者。倘當不盡於此。

有勒碑在先。而題額在後者。虞永興廟堂碑。武德時建。至武后時。相王旦始奉勅題額。今西安宋刻本非舊額。舊額爲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又說嵩記秦王告少林寺教額。隸書曰太宗文皇帝御書。後人復記於碑云。已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蓋教爲太宗筆。額爲元宗筆。華嶽精享昭應碑。開元八年劉升書。左方有華陰縣令盧倣題分書十六字。其時興元元年十二月也。又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華州刺史。上柱國李休光題額二十字。錢竹汀云。驗其字體。亦出盧倣。蓋勒碑之後。又六十餘年。而始題其額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萬壽山修觀音祠記。慶元五年。劉震書幷篆蓋。古者。墓有兩石。一書誌銘。一書某官某府君墓。覆於誌石之上。故有篆蓋之稱。若宋游師雄墓誌。全用碑式。其篆卽刻於額。而尙沿篆蓋之名。已失其義。此記當稱篆額。而亦云篆蓋。此古聖所譏觚不觚者也。又跋紹定二年梅隱庵記云。宗學諭方萬里篆其額。自稱題蓋。攷唐人誌墓云題蓋。別於篆而言之。謂用眞行分書。 此記與額無二石。又作小篆體。而襲題蓋之名。兩失之矣。余謂碑額沿題蓋之譌。始於南渡以後。汴京以前未聞也。然宋碑所見尙少。慶元五年。晉陵乾明寺古殿記。其額八分書。稱鄒鐵隸蓋。嘉熙改元。常熟縣教育言子諸孫記。其額正書。稱王遂題蓋。寶祐三年。太平州重建學記。稱鄭埜題蓋。此三石蓋字雖誤。上一字猶各得其實。惟臨桂趙郎中德政碑。以摩厓亦稱篆蓋。端平丙申。 則其失更甚。不徒如錢氏所譏矣。元碑承訛踵謬。不一而足。如常熟縣重修文廟記。至元三十年。 徐琰題蓋。湖州報恩光孝寺置田山記。至元甲申。 古涪文及翁篆蓋。慶元路重建儒學碑。

至元二十八年。王宏篆蓋。太平路重修儒學記。大德三年。侍其君佐題蓋。嘉興路重修儒學碑。大德庚子。范霖篆蓋。采石重建承天觀三清殿記。至治元年。李希謝篆蓋。嘉定州重建廟學記。至順三年。潘詡篆蓋。東祁王先生歸田興學記。至正九年。換住篆蓋。正定龍興寺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至正十四年。周伯琦題蓋。余所藏石刻有元一代最少。已有九碑。若至元五年代祀北嶽記額。爲倘師簡書。至正二年。重修無錫州學記額。爲黃溍書。皆稱篆題。則固無不可耳。右碑額七則。

門生故吏。兩漢爲府主立碑。邑子維那。六朝爲先亡造象出錢千百。列名碑陰。其名自一列逾十列。梁蕭憺碑。共二十列。則莫多於此矣。漢碑門生之外有弟子。朱竹垞攷之最詳。故吏之外。有故門下書佐。故功曹。故循行。循行亦釋爲脩行。又有處士。鄭固。義士。魯峻。曹全。鄉望。民望。史敬君。族望。張猛龍。之屬。姓名之上。冠以郡邑爵秩。惟魏范式碑。但有姓字而已。此碑陰之通例也。其有一碑兩刻者。達奚珣游濟瀆碑。一面刻記。一面刻序。美原神泉碑。韋元旦序及賈言淑等詩。刻於正面。徐彥伯序及尹元凱等詩。刻於背面。鹽池靈慶公神祠碑。陽爲頌。崔敖文。韋縱書。陰爲記。劉宇撰書。東方朔畫贊碑。顏魯公既書夏侯孝若文。復自敘其事刻於碑陰。宋廣平碑側。述宋公之遺事。補碑文所未及。此皆一碑前後而自爲首尾。離之兩傷。合之兩美。又魯公多寶塔銘。爲楚金禪師而作也。而吳通微楚金禪師碑。卽刻於其陰。雖書撰年月各殊。要爲一人之事。若宋夫子廟碑。在隋賀若誼碑陰。天禧三年。敦與頌。在虞永興廟堂碑陰。皇祐三年。復唯識院牓記。在歐陽信本皇甫誕碑之陰。皆刻於舊碑之陰。

北海任令則碑。其陰亦有元人重刻碑記。譬如空地建築。不侵鄰界。攷北周天和二年華嶽頌。其陰刻唐人精享昭應碑。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古碑陰多無字。故後周之碑。唐人得而刻之。武虛谷云。水經注。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刻其後。書伐吳之事。又渭水漢文帝廟一碑。建安中立。鎭遠將軍段煨文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十餘字。以此證之。碑陰刻字。晉魏時已然矣。但必無字而後始刻。明人不學。遇陰之有字者。亦悍然磨而刻之。貞石何辜。遭此荼毒。白石神君碑陰下截。即爲明人磨刻。

又今人立碑。往往龕置壁間。僅露正面。其陰及兩側。皆深陷于壁。如臨桂逍遙樓石刻。其陰爲宋程節湘南樓記。今拓本但有逍遙樓三大字。而程記以在壁中不能拓。吾鄉光福寺兩幢。土人以其裂也。樹木柵護之。砌築牢固。自此遂無傳本。此與禁錮何異。所願好古者。爲開一面之網爾。

或問碑陰題識。金石家著錄。通謂之碑陰。記有異乎。曰。是有別焉。紀信碑述獲石之神異。大智碑美作者之文章。其陰文字。卽爲碑文而設。此一例也。曹翰顏魯公新廟碑。米南宮作碑陰記。敘神仙之事。述瑣記廣異聞。此猶稗官外傳。以補史傳所未及。又一例也。昭仁寺碑。張淯書歐陽公集古錄一則於後。敬識前言。以告來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又一例也。昭陵李衞公李英公兩碑。宋游師雄碑陰題記。論其功烈。詳其制度。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又一例也。或以仆而重立。如魏賈思伯碑。宋元兩次重立。皆記於碑陰。或以燬而重鐫。如比干廟兩碑。魏孝文帝一石。宋元祐中重刻。有吳處厚記可證。貞觀十五年。

贈太師詔幷祭文。元延祐五年重刻。有韓沖記可證。與廣舉鑒識其歲月。此又一例也。惟李陽冰搨先塋記。宋大中祥符二年重刻。而其側獨孤密銜名三行。猶是唐人舊刻。蓋宋人即用原石重開。碑文雖泐。而碑側之字。猶泐之未盡。此外石刻各體書者。其陰或以正書釋之。如鑄鼎原銘。袁滋篆書。其釋文即在碑陰上列。感通塔碑。一面爲西夏書。一面正書釋文是也。有刻詔勅及進表者。如曲阜唐孔宣公碑陰。刻武德九年。乾封元年。詔勅兩道。及皇太子宏表。青城山常道觀碑。一面刻元宗勅。一面刻張敬忠表。宋崇甯二年。范致君興學聖德頌。其陰即刻致君奏進表。又如房彥謙碑陰。記賜葬賵贈。皆所以紀述榮遇。甚盛典也。有刻簿籍者。如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銘碑陰。刻祭器甚詳。宋湻熙十一年。廣州贍學田記。其陰刻增置田畝。元至正二十一年。靜江路新城記。其陰刻工役丈尺。皆其事也。有刻譜系者。如郭家廟碑。其陰刻汾陽所歷二十四考。及子孫行次爵位。吾鄉泰伯廟提點刑獄司公據碑。其陰刻吳泰伯世系圖是也。有立碑之人功德可紀。即於碑陰勒文爲頌。如曲陽北嶽廟兩碑。開元廿三年崔鏶一刻。其陰爲段愔德政記。天寶七年。戴千齡一刻。其陰爲賈循德政記是也。其有陳符瑞以彰嘉貺者。如共城百門陂碑。其陰詳述祈晴禱雨應驗。及節錄僚屬詩句。裴謂儲潭神廟頌。其陰爲祈雨感應記。慶唐觀金籙齋頌。天寶二年刻。而其陰有建中三年瑞柏記。此亦吏民頌德之文。而稍變其例者也。有刻佛經者。如北齊雋修羅碑。其陰刻維摩經見阿閦佛品。唐法門寺千佛碑陰側。刻涅槃經是也。有刻畫象者。如醴泉寺誌公碑。其陰

卽刻誌公象。賀祕監逸老堂記。其陰卽刻賀知章象。（開元年。）是也。有刻佛象者。淨住寺釋迦牟尼普賢劫象銘。其陰刻千佛象。吾鄉珠明寺宋碑。一面爲須菩提象。一面爲天台五百尊者象。此類多出於釋氏。亦造象之支流也。有刻題榜者。如北齊臨淮王造象。其陰刻龍興之寺四大字。宋武溪深碑陰。上層刻九成臺三字。下層刻詩境二字是也。舉一反三。未可殫述。著錄之例。或宜分。或宜合。類誌於此。以告世之訪碑者。

諸碑以有文之面爲陽。無字之面爲陰。惟唐孫文才造象銘。其文在陰面。碑陽刻金城村剏修功德院記云。是碑聖象。日陽暴露。風雨摧剝。因各捨淨財。同募石工補完。又曰。尊容殘缺。難施工巧。於是回裏作表。別刊是象。相好端嚴。慈容若動。據此。則原刻本在碑陽。今刻在陰。而轉於正面刻功德院記。顚之倒之。惟此一刻。或曰。碑之表裏。視文以爲轉移。陰陽何定之有。則應之曰。有額在。

漢鄐君開通襃斜石刻。宋晏袤題其後云。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按此刻摩厓。在舊城西南山壁上。晏袤釋文及題記。卽刻其後。非碑也。安得有陰。讀者勿以詞害意可耳。

撰書年月。有題於碑陰者。漢碑無此例也。余所見。惟北齊宋顯伯造象。其陰題天保三年。歲次壬申。四月八日建。都維那伏波將軍。防城司馬穆洛書。此外有書人年月在陰。撰人在前者。大曆八年黃石公祠記是也。（李卓文。裴平書。）有樹碑年月在陰。而撰書人皆在前者。儀鳳二年魏法師碑是也。（顏魯公東方朔畫贊。年月亦在碑陰。）若鑄鼎

原銘之陰。上列釋文。中列王顔表。下列題名。末行署河東裴宣簡書。此則專指碑陰三列之正書。其正面固袁滋篆書也。猶之青城山碑。其陰題常道觀主甘榮書。迺指張敬忠表。其正面之勅。固明皇御書也。昇仙太子碑。正面聖歷二年。其陰題神龍三年刻石。兩面各爲年月。又一例。右碑陰五則。

碑陰題名不足。遞及左右側。此立碑之通例。漢倉頡廟碑。及韓勅禮器碑。卽如此。魏王僧墓誌無篆蓋。而於其側。題故滄州刺史王僧墓誌等字。唐姜行本碑。其陰無字。而薩孤吳仁牛進達。皆題名於側。石刻中如此者不多見。有題撰書人於側者。魏孔廟李仲璇碑側。題內口書任城王長儒書碑。共十字。泐其一。陸希道墓誌側。題前涼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陳郡袁飜。字景翔製銘。共十九字。唐天寶十一載。釋迦牟尼佛阿彌陁佛讚。左監門直長高子珍書。亦刻於碑側。有題年月於側者。唐述聖頌是也。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房彥謙碑。太子左庶子李百藥撰。太子中允歐陽詢書。貞觀五年三月二日樹。高乾式造象。天寶十三載。歲次甲午。閏十一月壬戌朔。廿四日建立。造碑人檀如洛。書人撰人造碑人及年月。並在碑側。隋以前所未有也。若王顔追樹十八代祖碑。其側刻請改解城鄉爲太原鄉牒。高士廉碑兩側。有六代孫尚書右丞元裕。正議大夫行給事中少逸。會昌四年題字。此則孝子慈孫。闡揚先烈。余所見宋人摩厓題名。有子孫過此。摩挲手澤。一再續題其後者。君子之澤遠矣。

王偁甫碑版廣例曰。漢碑材厚。四面刻之。其書丹各循其石勢。分行布白。初未安排。或自左而右。或自右

而左。略無定例。如開母闕銘文與題名。刻之闕南。轉及西側。此由碑陽而侵之也。韓勅碑率錢人數旣多。王元等題名其陽。王嵩等題名其陰。山陽瑕丘等題其右側。敬謙等題其左側。此由碑陰之軼之也。其他或事後續題。或他人增識。或游覽訪碑者。各記來觀歲月。（成陽令唐扶碑。有成陽令高某丞史珍二人題名。刻在碑首之旁。益州太守碑陰。有故吏三人題名在趺右。）造象多四面環刻。刻經或四面或兩面。此猶四面之柱。六面八面之幢。但分先後。不分正背。亦無所謂左右側。惟唐齊州神寶寺碑。其旁刻多心經。靈運禪師塔銘側。辛祕題名之下。有菩薩象一龕。此則刻經造象之在碑側者也。少林寺高岑書尊勝呪兩側。均有畫象。貴池劉氏藏長安四年殘碑。兩側繪花鳥紋。雕鏤工細。余所見古刻兩側畫象。有上連碑額者。或作兩螭。自額蟠旋而下至側。神采飛動。宋元碑始有但畫雲雷之象。及作卍字紋者。其制作稍粗矣。（右碑側三則。）

碑之有穿。皆在額下碑文之上。亦有移而稍下。上距碑文三四字。其文空格以避之。或稍偏左偏右。或在額上篆題分列穿之左右。安陽金石記。載大乘妙偈碑鑽空。題有州刺史三字。又有大金甲午歲。大定十四年寶山靈泉寺講經僧法智題名鑽空。當卽碑穿。穿中有字。惟此一刻。逕寸圓孔。不曉何從奏刀。（右穿中刻字一則。）

元人有太極宮螭首題字。然猶刻石。非墨跡也。金石錄補。載昭陵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趙崡子函云。在泥土中。拂拭之如新。子函見時。爲萬歷戊午。溯至正甲申。

已二百七十五年。而墨書無恙。斯足奇也。余憶紀文達筆記云。在塞外見北魏人摩厓墨跡。亦未摧損。又如魏東武侯王基斷碑。在洛陽縣出土。書丹筆跡。拂拭如新。蓋曠野蓬蒿。深埋塵堁。深山絕巘。石壁谽谺。其地皆爲日炙雨淋所不及。得永天年。理之所有。右螭首題字一則。

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統呼爲碑。及墨而拓之紙。則又統呼爲帖。雖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夫碑之不可爲帖也。石刻之不盡爲碑也。周秦漢魏以下。歐趙而降。撰述源流。雕造形製。其爲體也屢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禮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右論碑帖之分一則。

綜而論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聖。曲阜孔廟諸碑。嘉賢。丹徒延陵季子廟。有宋楊傑書嘉賢廟敕。表忠。漢紀信蜀諸葛武侯碑之類。旌孝。隴東感孝頌。孝子張崇渚殘碑之類。稚子石闕。鮮于里門。以逮郡邑長吏之德政碑是也。郡邑吏民。爲其府主伐石頌德。統謂之德政碑。亦曰頌德碑。如魏武定二年。齊州刺史閻貞賢誦德碑是也。誦頌字通。亦曰清德頌。如唐永徽元年。瀛陶縣令李府君清德頌。天寶五載。昭慶縣令王璠清德頌是也。或省去頌字。但曰清德碑。如聖歷元年。渭南令李君清德碑。神龍三年。滎陽令盧正道清德碑是也。亦曰遺愛頌。如開元十年。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册府元龜載。廣州爲宋璟立遺愛頌是也。亦曰美政頌。如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房璘妻高氏書。見於歐陽公集古錄者是也。亦曰善政碑。如宋天聖九年。濟源縣令陳省華善政碑是也。亦曰政事記。如四川蓬溪縣。有宋政和六年。知縣程公政事記是也。亦曰惠政碑。如金正大四年。趙秉文撰葉令劉從益惠政碑是也。亦可謂之功德碑。如開元十年。劍南道按察使。益州長史韋抗功德碑是也。或變文曰功德頌。功德記。並於功德之上隨宜加字。如唐貞元五年。隴右節度使李元諒。懋昭功德頌。咸通十二年。高憲神道功德記。皆是。然釋家建寺造象。亦可稱功德。如龍門高力士造象功德碑。嵩山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銘。邠州應福寺西閣功德記。長清靈巖寺牟瓊證明功德記。此皆福田利益之說。彼教所謂功德。與吏民之頌。未可同論。又攷集古錄載。韋維善政論。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撰。其實亦德政碑也。但變文言論耳。按日知錄。唐武后時。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參軍驗實以聞。唐澄城縣令鄭叔敖德政碑銘。後有左司郎中宇文邈修功善狀列銜。蓋古人立碑。鄭重如此。至若屏盜。如後周之衛州刺史郭進。濟州刺史任公兩碑。勸農。如巴州之紹興

十六年。知府宋學士勸農事實。閩中之福昌院勸農記。又知河東放商鹽頌。蘇州府學蠲免田租牒之類。一善服膺。式刊貞石。附記於此。亦輿人之誦。嘉樹之思也。一曰銘功。東巡刻石。秦李斯石刻。登岱勒崇。唐泰山銘。宋大中祥符中。封禪朝覲壇諸頌。述聖。呂向述聖頌。紀功。唐顯慶四年。高宗御製紀功頌。中興。顏魯公書元次山中興頌。敘德。孝敬皇帝叡德碑。以逮邊庭諸將之紀功碑是也。漢之裴岑紀功碑。唐之平百濟碑。姜行本紀功碑。宋之平蠻頌。平黎頌之類。一曰紀事。靈臺經始。斯干落成。自廟學營繕以逮二氏之宮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書。古今格論。自朝廷渙號。以逮詞人之作是也。舉此四例。若網在綱。此外石刻。爲碣。爲表。爲誌。爲莂。爲石闕。爲浮圖。爲幢。爲柱。爲摩厓。爲造象。爲井闌。爲柱礎。其製爲方爲圓。或橫而廣。或直而修。或觚棱。或犖确。皆非碑也。因流以討源。循名以核實。亦可得而揚觶也。右立碑總例一則。

一曰石經。漢之熹平。一字。魏之正始。三字。唐之開成。宋之嘉祐。西蜀孟氏。南宋高宗。皆嘗有石經之刻。今惟開成十二經。無孟子。存西安府學。尚爲全本。惟字經後人剜改。其異同詳見烏程嚴氏校文。此外祇存殘石。或僅存殘拓孤本。漢石經。據董逌洪邁所紀。高一丈。廣四尺。後漢書靈帝紀儒林傳皆云正定五經文字。而蔡邕張馴傳則云奏定六經。隋書經籍志云七經。顧南原曰。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左氏公羊傳爲一經。與易詩書而爲五。實則七經也。其石久亡。今海內祇存殘字兩本。一爲北平研山齋孫氏藏本。一爲錢梅溪所得雙鉤本。同治初。兩本皆歸川沙沈韻初孝廉。今其家售於湖北萬觀察航。然宋時卽有兩翻刻。洪文惠刻於會稽蓬萊閣。胡宗愈又鑱於錦官西樓。亦未必果爲漢刻。魏正始石經。自宋以來。未聞著錄。乙未。在會典館。福山王廉生祭酒忽以拓本兩紙見示。一行古文。次篆。次隸。各一行。云三體石經也。中州新出土。莫能定其

眞贗。其古文。頗似宋宣和博古圖所摹鐘鼎文。隸書秀勁。亦與尊號受禪諸碑異。孟蜀石經。其相毋昭裔所造。自熹平迄開成。祇有經文。惟蜀石經有注。據晁公武攷異序。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春秋左氏傳。祥字缺筆。避孟氏諱。亦爲蜀人所書。至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穀二傳。宣和間。席貢刻孟子。皆正書。明曹學佺四川名勝志。已云諸刻皆不存。惟禮記數段。在合州賓館中。國朝乾隆中。錢唐黃小松之父松石先生。得毛詩殘字二卷。後歸於小山堂趙氏。一時名流。如全謝山厲樊榭丁龍泓諸人。皆有題識。聞之先輩言。一黠入士宦蜀。得殘石。攜壓歸舶。今不知其尚存否。宋嘉祐石經。章友直楊南仲與張次立同篆。一行篆字。一行眞字。但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合孝經爲七。畢秋帆中丞撫中州時。僅於陳留見周禮殘石數片。孫氏訪碑錄。尚有周易尚書殘刻。余曾於滂喜齋。得周禮殘拓四紙。書易於廠肆見之。未之藏也。南宋石經。高宗御書。較嘉祐本。無周禮孝經。而有論孟禮記。但有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高宗又嘗書眞草孝經。以賜秦檜。孔巽谷云。此別刻石。不在太學石經之列。易詩書左傳皆小楷。論孟結體較大。明嚴訥石經歌。所謂字形僅比黃庭小是也。元初。楊髠欲取以壘塔。申屠致遠力爭而止。然阮文達輯兩浙金石志。已祇存八十六石。則散亡已不少矣。其殘石存杭州府學。廣州府學。有高宗眞草孝經。一石五層。層五十二行。行十字。舊在大成殿。後廢爲井牀。嘉慶末。平陽儀克中搜得之。書刻年月別爲石。已亡。

余嘗怪釋氏刻經徧天下。房山雷音洞。二千三百餘石。偉矣。中山之法果寺。寶山之萬佛溝。或建石。或摩厓。莫不大書精刻。余所藏尊勝陀羅尼經。多至四五百通。金剛經亦數十通。維摩華嚴首楞嚴。皆有石本。六經自遭秦火。漢魏唐宋刻之外。官私石刻。寥寥天壤。綜所見聞錄而存之。惟孝經有兩全本。一爲石臺孝經。唐天寶四載。明皇御注御書。一爲宋光堯御書。紹興十四年七月辛未上石。在四川遂甯縣。初刻本在臨安。已佚。孫氏訪碑錄。有熙甯五年。張南軒書孝經。南軒爲攷亭弟子。熙甯時安得有其石刻。孫氏未見原石。但據瞿木夫拓本著錄。得自傳聞。必有譌舛。李陽冰篆書謙卦。皖中有兩本。一在當塗之太平府學。一在蕪湖縣學。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南屏山興教寺有司馬溫公摩厓書家人卦。禮中庸大學篇。今倘存湖上。禮記無大學而有樂記。易家人之外。有艮損益三卦。損卦益卦。在幽居洞。又節錄左傳晏子語。在太子灣。皆溫公八分書也。家人卦紹興十九年溫公之曾孫備倅廣西融州。復摹刻於眞仙巖之石壁。同年唐召皆令融縣。爲余拓得一本。趙撝叔云。倘有陝蜀兩本。則未見也。桂林彈子巖有南軒書論語問政章。此外節錄經文者。朱子書易有太極一則。刻石於武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刻石於道州。諸家著錄。祇此而已。元無刻經。上饒有六經圖。亦未見拓本。右石經二則。

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錄九經之後。爲五經總義類。小學諸書附焉。以此例推之。唐刻開成石經。並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宋晁公武撰蜀石經攷異。亦刻於成都。此皆附經而行者也。山東滋陽。

有韓詩外傳殘石。此與經別行者也。吳皇象書急就篇。眞草並列。優入神妙。明吉水楊氏得殘本。以宋仲溫書補之。刻于松江郡學。此字書石刻之最古者也。魯公干祿字書。初刻於吳興。孫莘老置之墨妙亭。其石已佚。今世所傳者。蜀中摹刻本耳。

天一閣范氏藏宋高宗御書禮部韻略。眞草二體。嘉定十三年。陳汶摹刻。其石亦燬於墨妙亭。又劉球隸韻十卷。紀原一卷。亦范氏所藏孤本。皆海內希有之笈也。韻略不知流轉何地。隸韻後歸中江李香嚴廉訪香嚴捐官。鎮庫之珍。皆歸他姓。此本遂不可問津矣。宋郭忠恕有篆書說文偏旁字原。在西安府學。世不甚珍之。竊謂說文形書也。點畫之訛。毫釐千里。非有石本。何以覼若畫一。乾嘉以來。崇尙許學。始一終亥之書。幾於家置一編。而無精寫刻石者。非所以嘉惠後學也。世有蔡邕邯鄲淳援熹平之例。以正文字。洵不朽盛業哉。

梁武帝得王羲之書千字。命周興嗣次韻爲文。又詔令蕭子雲寫進。是千字文在梁時。已有二本。隋智永寫眞草千文八百本。散於世。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西安碑林中。有宋大觀己丑刻一石。出於長安崔氏所藏眞跡。然其中唐諱如虎字民字基字皆缺筆。趙德甫謂天寶以後人爲之。良爲知言。唐初歐褚各有一本。歐書貞觀十五年。附子（附即付筆訛。）隱之。明奴。通之善奴。命工摹石。安於學舍東壁。是當時即有石本。王盧舟得宋拓於錫山秦氏寶華別墅。後以贈黃松石。即小松先生之父也。轉展歸衡陽常南陔中丞。潭印

閣中丞。又得何夢華雙鉤本摹刻於石。董思翁戲鴻堂帖。有李更大字本。此集字而成。非眞跡也。褚書有渤海藏眞一本。余又見明拓本字體略小異曲同工。然過於側媚。覃溪雖收入唐碑選。未敢信爲果出河南也。此外篆書。有宋夢英一本。袁正已以正書釋之。草書有唐懷素張長史宋石曼卿三家。長史一石已斷裂。葆光子亦僅存殘石三段。分書有元吳志淳一家。（至正十七年十月）石藏天一閣范氏。行書有趙文敏一家。前後俱無跋。臣伏字誤書服字。旁著一小伏字。又有僧啓東白重摹一本。並見蒼潤軒帖跋。余所見文敏尙有臨智永眞草千文。後有至元危太朴至正元明善各一跋。又有六體千字文。延祐七年秋九月書。爲湖山先生壽。一小篆。二大篆。三八分。四章草。五楷書。六草書。後有明萬歷間邢王瑞題字。藏印。篆籀既不合古法。章草亦不逮宋仲溫。疑出妄人依託。盛氏元牘記所錄。又有鮮于伯機草書一本。明徐子仁三體書一本。皆未見。所見明人書。衡山大小字不一本。雅宜山人王履吉。亦有行書一本。蓋元明間人能書者。大都喜書之。

古文奇字。讀者不能盡通。此釋文所由昉也。然不必盡刻於石。周石鼓文。宋鄭夾漈。明楊升庵。皆有釋文。今國學石本。惟附元至元十六年潘迪音訓。岣嶁碑諸家所釋。亦以升庵爲正。濟南長山本。後附楊時喬釋文。又有郎瑛沈鑑兩釋。未見石刻。比干銅盤銘。宋張淑釋其文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漢碑有釋文者。溧水校官碑。至順四年單禧釋。幷自書之刻於碑陰。宋晏袤釋褒斜鄐君通道碑。紹

定五年刻。又釋魏潘宗道等題名。慶元元年刻。皆八分書。卽摩厓刻於原碑之後。唐絳州碧落碑。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亦刻於碑陰。釋草書者。唐懷素之藏眞聖母諸帖。明文氏刻本。孫虔禮之書譜。析津安氏刻本。皆有釋文。此亦如宋閣帖中。二王草書。龍蛇飛舞。非有釋文不能讀。博山縣玉皇宮。有宋四帝御押。宣和七年刻。後附眞書釋文。觀於宋金官牒。三省列銜下畫押。無能識者。則所釋爲不徒矣。遼金元國書碑。往往下截刻譯文。以今字讀古字。謂之釋。以此國之文讀彼國之文。謂之譯。其實一也。唐梵經幢。一行梵字。一行眞書。亦釋文也。西夏感通塔碑。相傳碑陰。卽釋正面番字。然西夏書僅有二碑。莫能辨之。則亦疑以傳疑已耳。近出古碑。紅厓古字。新化鄒叔績。獨山莫子偲。皆有釋文。朝鮮錦山摩厓。其國人釋爲徐巿題名。或云殷箕子書。潘文勤師酷嗜古籀。每得一古碑。必集門下士釋之。錦山紅厓兩刻。吾郡吳愙齋中丞皆有重釋本。埃及古碑。黃仲弢學士劉佛青戶部。各有釋文。顧緝庭方伯嘗告余一聯云。善辨模糊字。嫥攻穿鑿文。雖謔而未爲虐也。右字書小學類四則。

一曰封禪。王氏碑版廣例曰。古稱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今傳於世。自秦刻石以外。無聞焉。唐高宗元宗皆嘗東封。元宗爲盛。其文御製御書。摩厓高二丈九尺。字徑五寸。題額字一尺九寸。漢以來碑碣之雄。未有逮者。以明皇之才。而燕許修其辭。韓史潤其筆。欲不工而不可得矣。又云。張說封祀壇頌。蘇頲朝覲頌。皆見於唐文粹。余按蘇丞相東封頌。卽刻於明皇御書之側。按惕甫先生又據王弇洲云。閩人林㸂。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

名。（縱橫遺誠。弇洲此言。蓋指蘇丞相頌。若元宗銘。雖有殘刓。固猶在厓壁也。）宋眞宗登岱勒崇。御製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頌。親灑宸翰以書之。青帝廣聖帝君贊亦御製御書。亭亭山廣禪侯敕幷祭文。無書撰人。以中嶽北嶽御製醮告文例之。當亦眞宗御筆也。（孫錄又有廣禪侯祠祭告文碑。疑一石重出。）從臣奉敕書撰者。封祀壇頌。王旦文。裴瑀書。封禪朝覲壇頌。陳堯叟文。天貺殿碑。楊億文。二碑皆尹熙古書。高里山禪社首壇頌。王欽若文。以上諸碑。今並在泰安。皆大中祥符元二年刻。穹窿高揭。規模宏偉。想見云亭封禪之儀。此外汾陰有御製二聖配享碑。王旦祀汾陰碑。（尹熙古書。）杞縣有先天太后贊。漢之五畤。不是過已。（右封禪一則。）

一曰詔敕。秦始皇帝東巡立石。具刻詔書。漢孔廟百石卒史碑。先以臣雄（司徒吳雄。）臣戒（司空趙戒。）之奏。制曰可。王言勒石。莫先於此。唐比干廟有貞觀詔。曲阜孔子廟。有高祖高宗詔書兩道。宋有文宣王加封號詔。（大中祥符五年。）辟雍詔。（徽宗。）藉田詔。（紹興十六年。高宗御筆。）其文皆施之大典禮。自餘通謂之敕。有專敕。有通敕。或獎諭臣子。如唐賜張說。宋諭程節之類。或崇敬緇黃。如少林寺賜田敕。還神王師子敕。樓觀褒封四子敕之類。其文多刻於碑陰。間亦刻於碑之上方。以示尊君之義。或臣下奏請報可。或先賜敕而後表謝。往往一面刻表。一面刻敕。如青城山常道觀碑之類。凡此皆專敕也。若通敕。唐有令長新誡。宋有戒石銘。當其始頒行天下。郡邑無不立石。余所見新誡。惟開元廿四年一通。王良輔書。其石在中州出土。孫氏著錄陝西大荔縣有開元二十五年韋堅書一通。（按集古錄目云。元宗擇令長一百六十人。自製新誡。宰相裴耀卿等。請令集賢院善書者。書以賜之。其後諸縣往往刻石。瞿木夫云。歐陽公所得者六。河內。虞城。汜水。穰。舞

陽。其一不知所在。金石錄目。有開元廿四年二月者三。一云氾水縣。一云房子縣。其一亦缺其地。又有元和三年七月。王涵篆書者。在陝城縣。而寶刻類編。又載劉飛書。開元中刻。在鄧州。鄭宗冉書。大和九年建。在許州。陸劭聞云。蜀碑記唐令長新誡。在合州赤水縣。開元二十四年立。景祐中。重刻之。元宗新誡。見於書錄者如此。陵谷變遷。後人之所見。或有前人所不及見者歟。其文並同宋太祖戒石銘黃庭堅書。高宗詔天下摹勒令梧州府治尚有一石分四層其第三層卽高宗諭粤西叢載言戒石銘在橫州甬道。今石已佚而趙撝叔續訪碑錄蒼梧之外尚有道州一刻雖未見大抵皆黃書一石重摹理宗有訓廉謹刑二銘。亦詔天下摹勒而未見一本徽宗時頒行天下之石刻最多有辟雍詔崇甯三刻一元年在陵縣一四年在山陰一五年在邢臺一大觀元年刻在鉅野邢臺鉅野兩刻余皆有拓本並蔡京題額薛昂撰後序刻於碑陰以此推之他郡邑當並同又有八行八刑碑諸家目錄或於八行上加學校二字或於八刑下加條制二字其實一碑也孫氏訪碑錄有大觀元年一刻在觀城縣二年有四刻一在潰化鄭仲先書一在高陵張𤄷書一在臨潼王黿書一在臨潁又三年一刻在滎陽皆無書人名崑山有政和三年一刻陳光庭書余藏一本則大觀二年蔡京書鄭允中立石出土較晚孫氏所未見也大觀聖作碑據孫氏所見拓本河南之偃師山東之城武菏澤諸城泰安新泰陝西之興平江蘇之句容共九種余惟得句容一種亦蔡京書鄭允中立石與八行八刑碑年月並同蓋一時所刻此外又有御製五禮記孫氏所錄一在元城冠以大觀字一據趙晉齋拓本冠以政和字則以所刻年月別之余得殘字一本年月已缺大抵道君御製皆命蔡元長書篆亦有御書者卽世所稱瘦金體也清勁可愛出於古銅甬書亦頗近唐之二

薛。及暢整清河公主碑。未可以衰世君臣而遽忽之。元不稱敕。通謂之聖旨碑。諸王太子稱令旨。鄠縣草堂寺有闊端太子令旨碑。草堂寺碑分四段。最下一段。稱蠻哥火魯赤都元帥鈞旨。涇陽有旭烈大王令旨碑是也。后妃稱懿旨。如直隸易州皇太后懿旨碑。曲阜皇妹大長公主懿旨碑是也。錢竹汀跋易州碑云。凡元時聖旨碑。首題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此稱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皇太后懿旨。當時寫聖旨懿旨之式如此。其通敕。則至元三十一年。有崇奉孔子詔。孫氏所錄。卽有曲阜一刻。江蘇吳縣崑山華亭溧水四刻。大德十一年。有加封孔子制。孫氏所錄。同時卽有二十石。尚有至大皇慶中追刻者。至順二年。有加封啓聖王及王夫人制。加封文宣王夫人亓官氏制。加封亞聖父母制。加封孟子亞聖公制。加封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四公制。或分顏孟爲一制。曾思爲一制。又合先聖父母妻并四配爲一制。其體式略異。其文詞則同。余所見大德碑。或分三層。或分二層。一層爲蒙古書。一層以漢文譯之。其下層記年月。亦有刻記於碑陰者。今天下郡邑學宮。凡元時建縣。未經兵燹。倫堂禮殿。其石尚皆無恙。碑估往往不遠千里。重趼訪古。至則不得古刻。僅拓元時詔旨一二通以塞責。余所收得加封孔子制。用孫錄之外者。已有四五通。見而未收者。雅不止此。然制文雖同。其下方官吏姓氏。參稽史傳。往往有裨考證。亦未可竟廢。廠肆一老估嘗告余云。君見刻經造象輒收之。宋元學宮碑。卽有選擇。何溺於彼教邪。余竟不能答。詔敕之外。唐有告身。宋有告詞。吾吳有五龍廟告詞。西湖岳廟。有紹興復官告詞一道。又有嘉泰追封實

慶賜諡告詞。各一道。明隆慶間刻唐之告身。以顏魯公所書朱巨川一通爲最著。又咸通二年范隋告。第一行。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第二行。右可柱國。下爲告詞。其後中書門下。各有奉敕年月。列名皆三人。第一人皆不書姓名、中書後二行。曰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曰駕部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門下後二行。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曰給事中瀩。末有主事吳亮。令史楊鴻。書令史。名闕。在下列。錢竹汀跋宋妙應眞人告詞云。三省例由中書取旨。門下錄黃。而後尚書奉行。其次第如此。中書省承旨之地。故省官稱臣具姓名。門下省官。有名無姓。亦不稱臣。主事令史等。以卑故具姓名。此當時案牘之式。以范隋告證之。則唐時告身已如此。宋特沿唐制耳。但皆藏於家廟。後裔榮其祖父以彰君賜。或摹而刻之石。或後人得前人之名蹟而彙刻之。當時未聞有刻石者。故石本絕少。余曾見董文敏仿唐碑各體。爲關中王氏書先世歷代誥敕。眞行諸體悉備。此則從軸本傳錄。非頒降體式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東嶽廟聖旨碑。泰安嶽廟延禧殿前。泰定元年十月。文稱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怯堅皇帝。後題泰定元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一碑。文稱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忽都禿皇帝。亦憐眞班皇帝。後題至正四年猴兒年九月二十九日。按成吉思。太祖尊號也。薛禪。完澤篤。曲律。普顏篤。格堅。忽都禿。則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之諡。身後所追上也。太宗甯宗。未有國語諡號。故稱其名。元史泰定即位詔

書。稱英宗曰碩德八剌皇帝。其時尙未有國語謚也。文宗國言曰。札牙篤皇帝。至正碑不及者。以其與於弑逆黜之也。月古台。元史作窩闊台。錢氏養新錄曰。朝城縣與國寺令旨碑。第三道旨。稱匣合皇帝。在成吉思皇帝之後。口口皇帝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之名。史作窩闊台。祕史作斡歌歹。余所見元聖旨碑。或作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無定字。當時不以爲嫌。普顏都。史作普顏篤。忽都禿。史作忽都篤。亦作護都篤。亦憐眞班。史作懿璘質班。又如完澤篤之爲完者都。格堅之爲怯堅。兩碑亦互異。蓋譯音本無定字。當時播諸王言。亦未盡畫一也。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渙汗大號。憲章百世。惟元人起自朔荒。廟堂制敕。猶沿椎髻之風。開國之初。崇尙道釋。琳宮梵宇。往往有聖旨碑。皆緇黃請免徭役之詞。其體式略同。余所藏卽有十餘通。玆錄襄陽五龍廟一通。以存當時制度。

長生天氣力裏。一行。

大福廕護助裏。二行。

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三行。

聖旨。四行。

成吉思皇帝。五行。

月闊台皇帝。六行。

薛禪皇帝。七行。
完者都皇帝。八行。
曲律皇帝。九行。
普顏都皇帝。十行。
傑堅皇帝。十一行。
忽都篤皇帝。十二行。
札牙篤皇帝。十三行。
亦憐眞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裏可温先生答失蠻。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與告。十四行。
天祈福者。道有依著在先。十五行。
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十六行。
天與。十七行。
咱每祈福祝。十八行。
壽者。麼道襄陽路。均州有的福地。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裏。有的甲乙住持。主領宮事。兼領　諸
宮觀事。教門高士崇元。十九行。　曲行到底。

法師邵明唐。住持提點教門高士通元。靈應明德法師李明良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執扐□的。二十行。此行上空三格。

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房舍裏。他每的。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者。但屬這

宮觀的莊佃田地水。廿一行。

磨解□庫店舍鋪席浴堂船隻竹葦醋麴等。不揀甚麽差發。休要者。更這蒿□蒿坪梅溪雙峪白

浪坪堰等處村子□□。廿二行。

地水土不揀甚麽物件。不以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更這先生每有。廿三行。上二行俱低三格。

聖旨麽道。無体例的勾當做呵。爾每更不怕那。廿四行。

至元三年牛兒年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時□寫來。廿五行。

右聖旨廿四行。年月一行。凡元時宮觀聖旨碑。舉此可以類推。体即體之俗字。每即們字。月古台古

作闊怯堅作傑堅。所謂譯音無定字也。

鄠縣重修草堂寺碑分四段。上兩段闊端太子令旨。下一段皇太子令旨。最下一段鐵哥火魯赤都元帥

鈞旨。按孫氏所錄山東朝城縣有興國寺舍利塔令旨碑。錢氏養新錄曰。興國寺令旨碑。一爲合剌查太子令旨。猴兒年三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裏寫來。一爲皇子忽

察大王令旨。乙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剌腦兒寫來。一爲密里吃蠹太子令旨。不見年月。皆刻於一碑。合剌查者。太宗第

四子哈剌察兒也。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蠹者。闊端太子之子滅里吉歹王。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

子也。淄川縣。有炳靈王廟八不沙令旨碑。元貞四年。河南濟源縣。有公主皇后付靈都宮懿旨碑。至大三年。此可見元時諸王后妃立言之制。右詔敕五則。

一曰符牒。隋以前未有也。唐嵩山少林寺牒。武德八年。龍門奉先寺牒。開元十年。其最初矣。此外惟大中五年。敕內莊宅使牒。亦爲唐刻。容齋三筆云。唐世符帖。存者絕少。隆興府總持寺有一碑。凡三牒。今總持三牒已亡。卽嵩洛兩碑攷之。亦可見唐時官文書格式。宋牒視唐倍蓰。金牒又多於兩宋。案錢竹汀跋廣福院牒云。凡寺院賜額。宋初由中書門下給牒。元豐改官制以後。由尙書省給牒。皆宰執親押。金則僅委之禮部。而尙書侍郞並不書押。惟郞官一人行押而已。但宋時寺院。皆由守臣陳請。方得賜額。金則納錢百貫。便可得之。蓋朝廷視之益輕。而禮數亦替矣。此大定一朝敕牒。所由獨多歟。碑目於宋時。或稱中書門下牒。或稱尙書省牒。由潛研之言徵之。則元豐以前。皆出中書。元豐以後。皆出尙書省。金廣福院稱尙書禮部牒。又有省尙書二字。但稱禮部牒者。大定二年圓教院。三年福嚴禪院。其實凡牒皆出自禮部。不僅此三寺也。諸牒或刻於碑陰。惟咸甯香城寺牒。淳化二年。刻在地土碑之下方。皇祐五年南海廟牒。上層幷刻奏狀。下層刻至和元年元絳記。此例亦多有之。凡牒必奉敕宣付。故其文輒云。准敕故牒。金石著錄。亦敕牒互稱。余所見石本敕牒。多各爲年月。或遲之數十年而後刻。或百餘年而後刻。又皆有刻石之年月。著錄家彼列在前。此錄在後。往往一石重出。宋制敕牒之外。又有公據。以紹聖四年。戒香寺一通爲最古。南宋著錄。指不勝屈。

其制不上請。卽由所在官司給付。此外有省劄。有部符。有使帖。省劄給於尙書省。部符給於禮部。使帖當給於常平茶鹽諸司。此類刻石。亦至南宋始有之。

陜西府谷縣。有政和二年十一月。尙書省指揮。吾吳之江陰縣。藝風前輩。新訪得建炎紹興復軍二指揮。寄余拓本。釋而讀之。亦牒文也。前有准狀云云。後有某年月日。奉勅故牒。尙書省官下押字。其體例皆同。惟其額題曰復軍指揮。冠以年號。牒文之末。又有伏候指揮字。故著錄家因而書之。非牒之外。別有指揮也。藝風堂自在龕碑目。仍書曰復江陰軍牒。得其實矣。

劄子之制。王氏萃編。載景祐二年。永興軍中書劄子一通。前列戶部侍郎知河陽軍范雍奏。末云。右奉聖旨依奏。劄付永興軍准此者。詳釋文義。如今廷寄之制。由中書門下。奉旨宣付軍州。案山西通志。大中祥符八年。陳堯佐劄子石刻。在今鳳臺縣天井關文廟內。前書河東轉運使劄子奏。後書年月。拓本未見。以永興軍劄證之。其體例當同。孫氏訪碑錄。堯佐二劄。一在鳳臺。一在絳縣。年月並同。當是一石。而誤析爲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宋金勅牒。攷證最詳。可見當時文書格式。輯錄如後。

宋理宗賜杜範勅。　右理宗賜杜範勅。凡七行。首行勅字上。鈐書詔之寶。後題二十六日。不署年月。末行一勅字極大。又有勅杜範三字。亦鈐書詔之寶。外周有長方界。似是封皮也。下方有杜範跋。後題嘉熙三年七月日。

冥福禪院牒。 月日之上。鈐以中書門下印。後兩行。曰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駙馬都尉趙。曰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皆姓而不名。以史攷之。蓋趙延壽范延光也。又後兩行。曰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封曰中書門下牒冥福禪院。亦用印鈐於字縫。凡五處。此非牒。乃牒外之封識。獨以班首一人列銜。當時文書之式。略可見矣。是時馮道李愚劉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眞宰相之職。此牒出於中書門下。而押行者惟趙范二人。政由樞密。其居相位者。雖尋常文書。亦不復關白。非見此牒。烏能知之。

景德寺中書門下牒。幷澤州帖。 牒以十一月下。而澤州帖以十二月下。帖尾知軍州事石。判官葉。推官趙。錄事參軍王。司戶參軍孫。五人皆有押。其序自左而右。知州列銜獨高。判推僅及其半。錄事司戶又下之。牒上有中書門下印一方。帖上有澤州印三方。宋世公文之式蓋如此。案石本印文多淺細。押字筆畫糾紛。加以剝蝕。拓本模糊。當時覆押文字。未由細辨。亦一憾也。

嘉祐觀中書門下牒。 牒尾列銜四人。馮拯丁謂二人。不書姓者。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他相官階自吏部尙書而下。皆著姓。

勅封順應侯牒。 前列太常禮院奏十一行。後列勅文五行。皆正書。而首行中書門下牒五字。牒文內兩勑字行書。勑字特大而縱。

太原府帖。 帖後列銜者八人。最後一行。皇兄河東山南西道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牧。兼

與原牧陳王蓋徽宗之兄係。封申王者也。宋時諸王外戚領節度使者。皆不之鎮。而府帖猶存其銜。旁注在京字。此一代典故。見於石刻。攷官制者。所宜知也。

升元觀牒。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甯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至今勅字蔡體尚在。此碑勅字正所謂蔡體也。

提擧常平司公據。　右提擧常平司公據。在蘇州雙塔寺。刻提擧常平司五字後右今出給公據付雙塔寺仰收執照。（據石刻。亦有變其稱爲執照者。以此。）寶慶元年六月日給。廿二字皆大。最後一行使字更大。下有押而不署姓。蓋當時公牘之式如此。右符牒四則。

一曰書札。長牋短啓。江左擅場。昇元太清而下。轉展鉤摹之帖。賞鑒家津津樂道之。錄碑者弗尚焉。魯公與郭僕射書。王蘭泉著於錄。孫氏訪碑錄。有奉使蔡州書。究其實。亦後來所摹刻。與鹿脯帖何異。帖類而非碑類也。蘇黃米蔡諸家與趙文敏。墨妙如林。亦當以此例甄別之。惟浙之金華縣。有劍南與玘公禪師八札。刻於重修智者廣福禪寺記之陰。（嘉泰三年。）　桂林水月洞有慶元丁巳杜思恭所刻放翁手跡。共書一通。詩七首。朱子謂務觀筆札精妙。自命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此兩刻庶幾碑版文字。以余輯錄之勤。僅銜止斯。右書札一則。

一曰格論。菁棚帖肆。以世所傳太上感應篇及陰隲文之類。楷書精寫。刻石裝池。售之學僮。旣便臨池肄業。卽可爲座右銘。其用意良善。而不知古刻已先有之。魏志裴松之注。明帝詔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此出於孝子慈孫之意。典論但屬論文。未可謂之格言也。兩石皆佚。元至正壬辰。太上感應篇注釋碑。陳君實輯。仇山村跋。有後列勸善二十六事。懲惡一百七十事。其石舊在湖山堂。今尙存杭州府學。西安府學有至和元年裴袗書小學規。嘉祐八年。李宬篆書昌黎五箴。吾吳郡學。有南宋朱協極分書中庸格言。此三石一眞書一篆一隸。皆謹嚴。便於初學。又有錄史傳之文以垂戒者。如張安國節書漢疏廣傳戒子弟語。及唐盧坦傳。孫氏訪碑錄。但有蘇學石本。余所見。尙有當塗本。疏廣傳。題湻祐辛丑後五年。陳塏再刻之當塗道院。盧坦傳。刻於寶慶丙辰。又有衡陽一本。無年月。大抵皆一石重摹。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又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是亦碑林之龜鑑矣。右格論一則。

一曰典章。自范希文以義田贍族。吾吳素封之家。至今睦婣任卹。尙有古風。凡置一莊。建一祠。敬宗贍族之規。必刻石以詔後來。大抵卽范莊規矩而損益之。范氏規矩。政和七年。范正圖書。元至元甲午。裔孫邦瑞士貴重刻。其石今猶存義莊。攷漢之西嶽華山碑。孔廟乙瑛史晨諸碑。兼敍品節儀制甚詳。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卽所謂舊章也。至唐之濟瀆廟雜物銘。宋之桐柏淮源廟規約。始專刻一石而揭之。此又籩豆司存之義也。大觀聖作碑。後列告諸士十一條。前八條論孝悌睦婣任卹忠和八行之義。及三舍

選法。免戶免身丁法。後三條論八刑。嘉定元年。王介甫遠記。爲大學葬遠方士子而設。後列祭葬守冢之制三則。略陽縣靈巖。有宋淳熙辛丑。邑令王某。刻儀制令十二字曰。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上刻儀制令三大字。武授堂金石文字跋曰。東都事略。太平興國八年。詔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設榜。刻儀制令。陸劭聞據宋史孔承恭傳。謂太宗之詔。因承恭疏請。唐六典禮部載。凡行路之間。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宋制實仿於此。此皆當時條教。頒行天下也。慶元中。吳學有義廩規約。主之者黃由葉適。出納之節。顙若晝一。又若臨朐沂山東鎮廟。有金大安三年禁約碑。臨桂有經略范公勸諭。此爲今告示勒石之濫觴。東南一閧之市。山場廟社。多有三尺小碑。雜置牆隅闤闠間。過者掩鼻。其詞則切切毋違之類也。余嘗戲謂打碑人曰。過五百年。卽爾輩衣食資矣。右典章一則。

一曰譜系。古時宗法未亡。族葬掌於墓大夫。墓道之中。意必有刻石誌其昭穆之兆域。而今亡矣。惟越之餘姚。新出漢三老諱字忌日記。具詳生卒年月。皆在漢建武中。元歸安報恩光孝寺置田山碑。後列檀越捨田。皆爲追薦忌日。有郡城迎春界趙承奉。修崇先考府判朝散公二月二十二日忌。郡城報恩界任安人。薦亡男口二知錄。六月初九日忌辰。郡城方元。官人。薦考妣二位。正月二十一日忌辰。郡城董千五。下缺。修崇亡夫董千五郎四月初五日忌。亡男董万四郎五月初五日忌。府城飛英界陳六七秀才。修崇曾祖。下缺。忌辰。倘有五條。皆剝蝕。唐咸亨四年。鄭惠王石記。其後云謹件先皇子孫。勒諸貞石。自嗣鄭王鄂州刺史璥至邵陵公珩。共十子。魯公所書郭敬之家廟碑碑陰。列敬之男八人。皆汾陽兄弟行也。孫十五人。曾孫三人。並詳其官位。並於子儀男曖下注云。尚昇平公主。元和四年。樂安孫氏石刻。具列一家長幼男婦。別

無文字、此必唐時墓道之石、敦煌有李氏舊龕碑。武周聖歷元年刻。碑陰世系。上溯皐陶。爲唐虞理官。以官爲氏。後理貞以避難改姓李。其後列祖諱。至子姪三層。具詳宦閥。宋石介撰雲亭里石氏墓表。由曾祖而下。五院分爲十五院。三十二墳。詳列名諱世系。所生子女。及女所適氏族。曲阜孔廟有宣聖世系碑。吾吳至德廟。有泰伯世系圖。至元時。北方世族。多有先塋碑。余所藏至正甲午。董信公孝思碑。其陰有董氏宗派圖。淶水龍泉里傅伯純塔。分八面刻。其一面列伯純五子。及五子所生之男女。皆分支挂線。孫氏訪碑錄所收。有偃師陳氏先塋碑。（後至元二年。）濟甯楊氏祖塋碑。楊碑之陰。其額爲祖宗之圖四大字。當亦世系圖也。稱謂祠墓之碑。皆可本此例。以世系勒於碑陰。則譜牒卽有散亡。石刻猶在。不至無徵。不僅此也。元時卽寺院之碑。其陰亦多有宗派圖。嘗見神通寺敬公塔。一面卽爲宗派圖。旁行斜上。曲折分明。他如嘉祥之洪福院。章邱之靈應觀碑。陰皆如此。此亦禮失求野之意也夫。

我生之前三年。（道光丙午。）許州民穿井。得冢中甎文五通。一曰濟甯陳祚。一曰從掾鉅鹿魏昕。一曰後殿虎賁梁國張興□。一曰武勇掾樂安肥範。一曰高陽北新城邵亘。皆魏青龍二年造。趙撝叔曰。蓋造冢時。記亡者年月。與三老忌日記同意。按正定花塔寺。有唐開元十五年佛座。刻唐諸帝后忌辰。蓋古人忌日刻石。本有此例。特漢魏唐三刻。皆近時出土。歐趙諸家所未見。故無舉例及此。（右譜系二則。）

一曰界至。癸巳甲午間。莒州新出漢碑。四面刻字。隸書古拙。剝泐過半。卽其詞句相屬者紬繹之。蓋經界

碑也。釋氏謂之大界相。余所藏有唐永泰二年。豐樂寺大界相碑。所見有宋景祐五年。明州保安院大界相碑。唐碑從此住處大院牆東南內起。仍還至大院牆東南內角止。年月之下云。結此寺大界。末一行云。其日結此寺爲遍藍淨。宋碑從此院外東南角石標外竹籬。內角起。仍還至院外東南角石標外竹籬內角止。下卽云此是大界相。後有秉大界羯磨。秉淨地羯磨諸僧。四正四維。循環曲折。還相爲宮。在石刻中。自爲一例。且所傳止此二碑。特自來無拈出者耳。阮文達云。界相卽地形變文。余謂此是禪家語。質言之。則四至而已矣。元至元十六年。有天眞觀四至題字。(鄞縣)大德三年。有月華山林泉禪寺四至碑。(僧性空書)至大二年。有浮渡山華嚴禪寺修造四至記。余僅有浮山一刻。天眞林泉兩本皆未見。大旨皆具列東西南北所至之地。但分四柱直敍。非如界相爲禪門之規律。蓋一爲世法。一爲出世法也。鄭喬璿同年寄臨朐拓本。內有仰天山四至石刻一通。宋元符三年刻。元文殊院山界公據碑。亦在臨朐長清靈巖寺。有金天德三年。山陽界至圖記。以山爲界。則廣於寺矣。蜀中新出隋大業四年。始建縣四至石刻。以一縣爲界。則又廣於山矣。此如今之界牌碑。余又藏大朝壬子萬歲禪院四至石幢陀羅尼咒。後詳列地產。本寺之外。兼及盩壽平山兩縣莊地。宋廣慈禪院莊地碑。前列天福六年牒。後列淳化三年。院主師忠狀。其後記東北兩莊畝步四至。重眞寺田莊記同。但無狀牒。此如今之田房稅契。有牒者爲官劵。無牒者爲私劵。吾吳郡學號五百畝。惟有附城地界一碑。趙搗叔所收。僅有無極文廟四至記。吾儒經營締構。以視釋氏。殆不

如也。然釋氏之學。主於觀空。山河大地。如夢幻。如泡影。觀以上諸碑。安在其能觀空邪。

房山有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奏賜譯經。上晙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一所。王守泰記石浮屠之後云。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供給。後又列三行云。東至到。南至河。西至河。北至他山。四至分明。永泰無窮。王蘭泉云。四至八到。始見於元和郡縣志。繼見於太平寰宇記。地志因之。此以寺記。而後列東西南北云。四至分明。後人田宅署劵。蓋仿於此。又按宋天聖八年。逍遙栖禪寺水磨記。年月題名之後。有一行云。其磨地窠。東至高觀澗。南至澗。西至坡婁上頭婁頭。通人過往。北至草堂寺。而總結之曰。已上四至。金大定丙申。凝眞大師成道記。後列靈泉觀山林水磨田土地基。共二十二所。每一所。各有東西南北四至。重眞觀田莊記同。視他碑尤爲詳覈。

金大安元年。眞清觀牒後。列置買地土文契附錄於此。以證今之田宅契有所濫觴焉。

本觀置買地土文契。

出賣地業人。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故稅戶馬愈。男馬用。同弟馬和。自立契將本戶下□□地二段。共計貳畝叁厘。立契賣與全眞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爲永業。修蓋全眞道庵。準得價錢壹拾陸貫文。各七□九伯。並搃即目見定交割。謹具開坐如後。

一。出賣村南竹園地一段。南北畛。東長式拾陸步伍分。西長式拾陸步伍分。南闊壹拾陸步。北闊壹拾

步。幷次東一段。東長弍拾陸步。西長弍拾捌步半。南闊壹拾步。北無步。東至大河。西自至。南自至。北自至。並拋夆業主對目商議。定所有地內差稅物力實夆照依通檢。去馬愈戶下。貼腳　供輸。所拋地內竹竿樹木。不係賣數。

天雨水透流車牛出入。一依仍舊通行。

右件前項出賣地土。賣與全眞門弟子等爲永業。並不是吏私卑幼□交。亦不是債欠準折。並無諸般違礙。又加立契日一色見夆交領。並□別無懸欠。恐人無信。故立此文爲拋。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　自立契出賣地人馬用。　押。

同立契人馬和。　押。

引領人部下王守妙。　押。

寫契人本村王瑩。　押。

稅說價夆壹拾陸貫文。

王蘭泉曰。年月後一曰立契出賣地人。卽今之賣主也。一曰同立契人。卽今之賣主親族也。一曰引領人。卽今之中人也。一曰寫契人。卽今之代書也。余按契中厘字夆字拋字。皆與今契券俗字同。則知市廛承用之體。亦有所本也。

王氏萃編曰。重修大像寺記。所載莊地果園四至。近他人者。著他人姓名。近本寺地。則曰自至。又晉天福四年。廣慈禪院殘牒。末載置宅劵云。某年月日。買得某處某姓名宅壹所。准作價錢若干。後載北至某處。東至某處。南至某處。西至某處。賣宅人某。弟某。母某年各若干。保人某。莊宅牙人某。此可見五代時賣宅契劵之式。按此一條。當與劵前參看。右界至四則。

語石卷四

一曰詩文。被於碑者。皆文也。傳記誌狀箴銘頌贊之類。文之中有事在。不徒以其文也。或出自釋子。或郁埶陋儒之筆。鄙俚荒誕。又不足以言文。若夫柳州鈷鉧潭八記。其地在零陵。而蜀刻之。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其園其池鞠爲茂草矣。後人又從而刻之。元次山中興頌。美唐德也。宋時一刻於劍州。再刻於資州呂昌彥所刻杜子美白水詩。若此類不可謂非重其文矣。至宋吳傳朋所刻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廣陵先生於忽操。其額直題曰。臨川廣陵二先生文。又其較然可見者也。建安黃初以前詩。無刻石者。鄭道昭雲峰山詩。其石刻之濫觴乎。唐宋以下。登高紀游之作。或摩厓。或刻於碑之陰側。皆與題名雜然並列。君臣賡歌。友朋酬唱。如唐之石淙詩。栖巖寺詩。在首山舍利塔碑陰。吾吳郡學之同年唱和詩。亦有專刻一石者。峴山羊公祠諸篇。則刻於石柱。雲居上寺詩刻。吉逾軒轅偉。在金仙公主奏賜譯經施莊記下截。共城百門陂碑陰節錄僚屬祈雨感應詩。如今之摘句圖。此其變例也。大抵石刻詩篇。頗有世所不恆見。可以補歷朝詩選之缺。淵明之歸去來辭。坡公之赤壁賦。書者非一人。刻者非一石。遞相摹搨。此亦如王侍書之法帖而已。余所見石刻賦。惟樓异嵩山三十六峰賦。僧曇潛書。建中靖國元年。筆意逼肖長公。易祓眞仙巖賦。在融縣。梁安世乳牀賦。在臨桂之龍隱巖。並皆佳妙。此三人皆無集行世。賦選亦不收。賴石刻以傳耳。詩餘濫觴於唐。

而盛於南宋。故唐以前無石刻。巴州有水調歌頭詞。刻於厓壁。無撰人年月。行書跌宕。宋人書之至佳者。其次則唐括夫人之滿庭芳詞。米書淮海踏莎行。其詞其書皆妍妙。右詩文一則。

一曰墓誌。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王儉以爲非古。或謂自宋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有銘。或謂自晉始。隋得王戎墓銘。或又據崔子玉書張衡墓銘云。東漢時卽有之。此廣博物志之說也。然漢魏以前墓石。不獨今所未見。卽歐趙亦無著錄。晉始有劉韜房宣兩誌。劉韜出土已久。房宣新出。僅記年月姓名爵里而已。至南北朝。始有文字。後繫以銘。兩石對束。上爲題蓋。蓋如碑額。有篆有隸。亦有眞書。南朝刻石禁網甚嚴。余惟見梁普通元年。永陽昭王蕭敷。及敬太妃王氏兩誌。皆徐勉文。其石久佚。惟滂喜齋潘氏藏有宋拓孤本。北朝以刁魏公爲第一。張猛王僧張元。劉懿。皆爲世重。張元以廟諱。世稱之爲張黑女。以元字黑女也。舊拓在道州何氏。吾郡有翻本能亂眞。嘉興沈子培比部。藏高植誌。筆意淵穆。如古尊卣。不在刁遵之下。廠肆所售摹本至陋。無毫髮相肖處。鞠彥雲吳高黎兩石。雖寥寥短碣。森如利劍。可剸犀象。世稱崔頠。徒以罕而見珍。實非其敵。若鄭忠則庶幾矣。朱岱林房周陁兩誌。飄然如曹帶當風。吳衣出水。出自倒薤書。已開隋曹子建章仇禹生諸碑。鄭子尙時珍古拙。開隋賀若誼趙芬諸碑。至隋開皇以後。墓石出土者尤多。常醜奴梁羅姚辯爲甲。梁姚未見眞本。常醜奴誌。余曾見兩拓本。一爲沈韻初孝廉舊藏。一爲李香嚴廉訪舊藏。細如絲。勁如鐵。隋誌多方嚴勁整。此石筆筆飛空。在隋石中。別開境界。或云其石尙在。未知待盡餘年。猶能一見否。

元公姬氏兩誌。自是精品。包愼伯定爲歐陽信本書。則臆見耳。今歸陽湖陸氏。庚申劫後。僅存殘石兩角。全本至與兼金等貴。新出之張貴男張通妻陶。最後出之蘇孝慈。皆隋石之佳者。吳嚴李則。翬賓。又其次也。二張眞本極難得。陶貴摹本非一。南陵徐積餘太守得一石。實爲原刻。嘗以一通見貽。至蘇慈眞僞。紛如聚訟。王可莊前輩詆之尤力。疑爲李仲約侍郎之筆。仲約亦微聞之。後爲朝貴摹一本。自言如邯鄲之學步。不能得其神似。爲斯石辨誣。初出土時。陝中一達官。於空處勒惡札一行。貴筑黃子壽師官陝。命工劃去之。此石遂有未勒字本。已勒字本。磨治本。陝估以此辨拓之先後。定價之高下。夫以二十年內新出之石。共聞共見。犁軒之衒已如此。乃於千百年後。得一舊帖。指爲某宋拓。某元拓。不其傎歟。

王氏萃編曰。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此實誌銘之始。今皆不傳。王史威長之銘。止八句三十二字。則亦如趙岐刻石。僅識時代姓名之類。東漢碑額。皆書某君之碑。惟曲阜孔君碑。出於墓中。額止孔君之墓四字。其卽如後世之墓誌歟。然敘事文頗簡質。與他漢碑無異。蓋誌石高不過二三尺。橫亦如之。壙中爲地甚隘。所容止此。故其爲文。不過略敘生平梗概。使陵谷變遷。後人可以識其墓處。覘其行誼而已。若文繁。卽不能大書深刻。刻之亦易致磨泐。固與神道碑。墓表。墓碣。據事直書。暢所欲言者。其例各殊矣。魏晉之文。尙仍古法。六朝純爲駢體。雖文采華贍。而史家據以作傳。轉多失實。唐之初盛。尙沿舊制。韓柳所撰。亦皆敘事肅括。言簡意該。故

昌黎集中。惟韋丹墓誌。篇幅稍長。餘皆無過千字者。以之勒石納壙。猶恢乎有餘也。唐宋間多千字以外之文。而北宋蘇氏弟兄出。遂有至四五千字者。此則斷難刻置墓中。故碑誌爲二蘇所撰。無出土者。卽今所見諸誌。亦無尤長如蘇文者。或當時刻之。立於壙外。或橫臥於柩旁。然何以終不傳於世。或竟撰文存集。而實未鐫刻。皆不可知矣。明王止仲著墓銘舉例。所取惟十五家之文。未有拓本。祗嘗取前代諸碑誌攷之。有載遠近祖父世系。及弟兄妻子。並子孫女孫女。敍述不同。葬地有書有不書。或書而不詳。或不書卒時年月。或不書葬時年月。而所配合葬與否。亦詳略互異。細推其故。蓋漢魏時。原無程式。晉宋齊梁。又鮮刻石之事。獨北魏頗多誌墓。然其時屢經喪亂。地盡邊圉。所誌者。大抵武臣悍卒。或出自諸蕃。而田夫牧隸。約略記之。其書法不參經典。草野粗俗。無足怪者。卽隋唐諸誌。撰文察書。不必定爲通儒。不能盡足爲例也。

有唐一代墓誌。余先後收得三百餘通。其所不知。及知而未能得者。尙不知凡幾也。王勝之同年。假館荒齋。肯盡發篋中拓本示之。勝之仿張懷瓘之例。爲估其高下。得至精者百通。又百通遜而居乙。其餘皆等之自檜以下。然書雖不工。自有氣韻。雖宋元名家之筆。亦未能遽到。大抵自唐初至宋。約分五變。武德貞觀。如日初升。鴻朗莊嚴。煥然有文明之象。自垂拱迄武周長安。超逸妍秀。其精者。兼有褚河南薛少保之能事。開元天寶。變而爲華腴。爲精整。盛極而衰。蘇靈芝吳通微之流。卽出於是時。乾元以後。體格稍卑。其

流派亦分爲二。以肉勝者。多近蘇靈芝王縉。以骨勝者。多近柳誠懸。至開成。遂有經生一派。學歐者。失之枯腊。學虞者失之沓拖。浸淫漸漬。馴至爲宋初之袁正己孫崇望。於是蘇黃諸家。始出而振之。此書學遷流之大概也。試取有唐三百年墓石。從原竟委。覃研精究。雖覆其年月而射之。十可得七八。於以知翰墨之事。亦隨氣運爲轉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在古人亦不自知也。今世所珍。莫如甎塔銘。及鄭莊所書梁師暕誌。世謂之小梁府君。次之則李文。蕭勝。薛瑤華。其實開天以前。可與頡頏者尚不少。惟歐虞褚薛諸家。則絕無片石。永興之汝南公主。信本之邕禪師塔。皆摹本。黃葉和尚。女子蘇玉華誌。皆好事者依託。不足當信本之奴隸。蕭勝誌刺史褚遂良書六字。劉智誌武功蘇靈芝書六字。亦皆後添蛇足。此兩石不失爲佳刻。本不必以人重。近時化人之技。爲鬼爲蜮。益工益巧。鄭開明燕聖武諸誌。何以不先不後。一時並出。然其文字實皆謹嚴有法。韋匡伯篆蓋陽文六字。更非唐以後人所能作。雖質之藝風杭叔兩公。亦皆未有定論也。

宋墓誌新舊出土者。視唐誌不過十之一。元又不逮宋之半。佳刻絕少。余所藏惟陳寂之虞太熙兩誌。尚不失唐碑之矩矱。虞誌學歐虞。陳誌近徐李。且皆完好。不缺一字。子瞻乳母誌摹本。尚跌蕩可喜。如得原石。當不減保母甎。辛卯在廠肆見宋曹輔誌舊拓本。宛然長公手筆。索值甚廉。以其宋石。姑置之。後爲蒯禮卿前輩重值購去。始知爲僅見孤本。至今悔之。宋開趙埋銘。元張伯顏壙誌。出土未久。石即亡。今孤本

在藝風處。元石至精之品有兩本。一爲宋仲溫七姬權厝誌。一爲趙承旨鮮于府君誌。皆希世珍也。仲溫一石。聞歸邵小邨中丞。或云在徐子静觀察處。鮮于誌舊爲沈韻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韻來修士相見禮。以此爲贄。遂歸余五百經幢館。

六朝隋唐墓石。以今營造尺度之。方徑不踰倍。惟大理卿崔公夫人鄭氏誌。其姪光福寺主簿璆書。高廣再倍之。其次高延福。李黼光。及咸通九年劉師易所書李夫人王氏誌。皆充然巨幅。然鄭氏一石。棋子方格。行疏而字大。核其文。亦不過數百字。（宋仁壽縣君蘇氏誌。亦如此。）至唐末廣明元年嚴師儒誌。及五代梁羅周敬誌。始用密行細字。然亦踰千字而止。余所見文字至長者。惟宋游師雄。及僞齊之孟邦雄兩石。其文尤長。皆在二千言上下。非古法也。其畫方罫者。多眞書精整。惟宇文琬。索思禮兩石。文字用方格。而首一行題字。則通行直線。並無橫格。張興誌。則於首行之左。更以雙直線界之。行書參差疏落。貴於因勢。故往往不用界線。或用通長直格。北周時珍誌。有橫格而無直格。且僅有上半截。此石或云尹祝年僞託。故有意脫落如此。余所見墓石贋本。如李謀之類。年月題額。或分或篆。先後位置。顚之倒之。蓋畫人難。畫狗馬易。飛頭跂尾。乳目臍口。令人易於迷亂。又其打本。皆好用黃色粗紙。以香灰和墨拓之。可略揜其斧鑿痕。再詳審其石之泐紋。則於眞僞之辨。思過半矣。

唐時埋幽文字。有一種相承衣鉢。如世系之後。輒云載在簡牒。可略言焉。卽稍變其詞。亦不過字句之閒。

小有增損。劉氏必曰斬蛇。董姓皆云豢龍。太原則多引子晉緱嶺之事。然或遇首行題字殘泐。又無篆蓋。則轉因其遠引華宗。可以參攷其氏族。其銘詞白楊青松千秋萬古之類。亦復千篇一律。又如文中我公我唐。皆以我字提行。凡云葬於某地之原。禮也。往往奪原字。以之字屬下禮也連讀。此句遂不詞。然如此者。數見不鮮。蓋當時風尚如此。按萃編云。古人書人生卒。但記年月日。罕有書時者。淨藏禪師身塔銘云。天寶五載。歲次丙戌。十月廿六日午時。此卒日書時之始。

唐淮南公杜君墓誌。以隨開皇元年十月一日。與夫人馮氏合葬於龍山□□□原里之禮也。王蘭泉曰。據文當是某里之原。禮也。由書者舛誤。此說非也。唐墓誌如此者。不一而足。按王愓甫碑版廣例曰。誌墓者。必言葬於某鄉之原。禮也。自是當時襲用常語。而更有以之原二字。倒爲原之者。天寶六載。義興周夫人誌之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原之禮也。盧抱經初疑句有脫字。及覩大歷中王訓墓誌。方知當時自有文法。以余攷之。又不止王訓爲然。今姑列舉之。王訓墓誌。遷厝萬年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眞化寺尼如願墓誌。七月十八日。奉敕法葬於長安城南畢原塔之禮也。雁門郡解府君墓誌。以元和五年十一月。權厝於私第北二里原之禮也。美原縣張府君墓誌。歲次景子十月三日。窆葬於京城南杜城東二百步舊塋。之禮也。雲麾將軍張安生墓誌。天寶十三載薨。又以翌載春二月十三日。別兆葬於龍首原之禮也。內常侍孫志廉墓誌。合葬我府君夫人於長樂原之禮也。余於愓甫先生所舉之外。又得四通。開元十一年。折夫人曹氏誌云。遷窆於金光坊龍首原之禮也。貞元八年。楊暄撰清河張夫人誌云。以其年五月十

八日。葬於長安城西龍首原之禮也。元和十四年。邵才志誌。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舉葬於長安縣永平鄉史劉村。附先代塋之禮也。賈文度撰楊迴誌。以甲寅（大和七年後。）八月廿四日。安厝於萬年縣高平鄉高望里。附先塋之禮也。

唐誌結銜。長者題字。間亦有兩行。（魏劉懿志。即占兩行。）宋誌或多至三行。惟孔君誌。（大順元年。）首行僅題誌銘序三字。蓋簡略於此。齊之高肱。朱岱林。隋之吳嚴。李則。唐之樊寬。皆無題首一行。卽以君諱某直起。此當是以蓋爲題。吳嚴。李則。篆蓋具存。其餘三石。當亦有蓋。而今亡矣。唐女子唐端誌。李氏子侯七誌。前無題。後無銘。此外殤子殤女類然。或以下殤之禮。其體例本不與成人同也。題字或頂格。或空一二格不等。惟大和四年。京兆杜夫人誌。從半截起。黃棨撰陳讜誌。其前有序。述其姻家濟南生造廬求誌之由。而後爲誌。提行起。他墓石皆先誌後銘。無有所謂序者。而誌銘下。乃往往有幷序二字。皆旁注。亦有空一格。直下不旁注者。如潘智昭（天寶七載。）之類是也。魏王僧誌首二行云。維大魏天平二年。歲次丙辰。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故驃騎將軍。諫議大夫。贈假節督滄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滄州刺史王僧墓誌。齊張起誌首二行云。大齊天統元年。歲次乙酉。十一月己卯朔。六日甲申。張府君墓誌銘。宗人長兼參軍張景邕造。隋董穆誌首二行云。大隋大業六年。歲次庚午。十一月戊午朔。三日庚申。襄城郡汝南縣前主簿墓誌序。年月皆在題前。蟬聯直下。張誌幷以造碑人繫於題後。亦作一筆書。王誌稱名。董誌幷不舉姓。宋虞太熙誌。題下先書

鄉貫卒葬年月。迺云其友丹陽王存。爲之銘曰下始接誌文。提行起銘。後仍有撰人姓氏一行。與書人篆蓋並列。唐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東莞臧夫人周氏墓誌。通體皆眞書。惟題字一行八分書。此皆墓石之變例。唐石或變稱墓碣。程彥矩撰甯朱府君。或稱墓記。李簡亡女。滎陽夫人王氏。宋元人多稱埋銘。李撰開趙兩刻。或稱壙誌。張伯顏。趙崇儁。亦有稱壙刻者。寶祐元年張墳。唐永貞元年。陳義稱墓版文。唐時遷葬者。皆敍於誌文之中。而題無異詞。惟崔玭爲其父文修撰誌。題爲改葬墓誌銘。韋紓爲其父撰誌。元和十四年。稱元堂誌。貞元十三年。姚公素撰。證禪師銘。亦稱元堂誌。吳景達夫人劉氏稱靈舍銘。燕聖武二年。長孫夫人誌。稱陰堂文。此則近於好奇。聖武一石。并恐近時好事者爲之。墓石皆無陰。惟刁魏公誌。旣於銘後書其夫人高氏所自出。父咸陽文公允。復系其昆弟子姓於陰。爲墓石之變例。附元英誌拓本共兩紙。其一爲誌。其一左方無字。惟題其右半云。故潁州別駕元洪儁墓誌。大隋開皇三年七月一日合葬。書官。書姓氏。書年月。未知一石而爲陰歟。抑爲誌之蓋也。王僧誌。滄州刺史王僧墓誌銘九字。皆眞書。不題蓋。而在於誌石之側。魏曹琮誌銘後一行書妻鉅鹿魏氏。父安東將軍瀛州驃騎府長史曲陽男。又記其子四人。女七人。及子之妻族。女所適之族。共四行。皆轉而刻於左側。此與刁遵誌同例。但一在陰。一在側耳。鄭開明元年。鄧國公夫人元氏誌銘。末二句云。撫膺長慟。歸復吾親。至撫膺二字。已至末行之末。更無餘地。下六字亦轉而刻於左側。宋紹興十二年。右朝請大夫李洵直墓誌。側有洵直眞贊。誌爲任績書。李安仁文。贊爲張晦分書。楊軾文。洵直妻鄭氏誌。宣和二年。李隱書。任忠厚文。其側

亦有張晦分書眞贊郭黃中文。余所見墓石陰側有字者。僅此。

世繫惟詳祖父。其妻若子。附書於末。此不獨刁遵曹琮兩石爲然也。韓顯宗誌。亦於銘後書妻。故中書侍郎使持節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昌平侯昌黎孫元明之叔女。劉貴珍誌銘。後列夫人常山王之孫。尙書左僕射元生之女一行。長子元孫一行。妻一行。世子洪徽一行。妻一行。次子徽彥少子徽祖各一行。共七行。唐以後始詳於誌中。不別敘。惟諸葛明㥁誌書考妣卒年月日。（考先天□年。妣開元十七年。）亦在末行銘下。晉天福羅周敬誌末有洛陽縣。清風鄉。積閏村九字。（閏字泐去左旁。當是潤字。）一行當是卜葬之地。李紳撰。其兄繼誌。（元和十一年。）云府君娶博陵崔。又云崔㛋以信巫神。不護靈□。可謂痛哉。末一行別起云博陵不義不順。不奔不護。明神有知。終不得祔。又大和九年。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銘後記墓地步界。及立契用錢。地主保人姓名。共七行。余又藏一殘墓誌。末有後序。自爲年月。（貞元三年四月一日。）其末云。此而言者。以比春秋後記。凡此皆例以義起。各因文便以補誌中之缺。若上黨樊氏誌。於其銘之後空處。刻多心經兩行。此則出於佞佛之風。唐時僧尼塔銘幢記。多有刻心經及大悲等咒者。亦此類。其餘年月書撰篆蓋刻字。有具書於後者。亦有撰人在前。書人在後。或篆刻在後。或年月在後。義非一端。未遑舉例。惟寶歷元年沈朝誌。年月下。有立茲銘故記五字。又有使主元邑宰張題銜。淮南杜夫人誌。年月下有雕瑩功訖四字。雁門縣君田（天授。）墓誌。後末一行云。還以其年歲次辛卯六月庚子朔三日壬寅。下無字。此非窀穸之期。不知所爲還者何義。此雖同一書

年月日。而詞又不同。韓顯宗誌書妻族後。又題年月一行云。太和廿三年。歲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廿六日丁酉。共篆文二十字。處士房周陁誌末。亦有大篆字一行云房仁墓誌記銘之。此七字不可解。余所見墓石。後有篆文者僅此。

銘詞發端。通以銘曰。或其詞曰。惟魏司馬景和妻。齊皇甫琳。唐吳善王。通稱頌曰。魏張黑女誌。又通作誦。魏司馬元興墓誌末年月下。但云。遷葬在溫城西北廿里。記之下。卽接銘詞。無銘曰二字。唐王修福誌其末云。故勒其銘。劉公夫人辛氏誌。其末云。仍書銘於墓內。潘智昭誌末句云。式刊銘誌。皆下卽接銘詞。並無銘曰詞曰字。鞠彥雲吳高黎兩石。并無銘。至李藩撰其殤女誌。韋紓撰其父元堂誌。皆不作銘。或以至哀無文。非通例歟。至邵眞誌銘。文之下。有孤子庭瓌造墓誌也八字。蟬聯直下。此乃變例不經見。又如張頲誌末書貞元十　年　月　日。嗣子亳州司戶參軍鎭。奉靈櫬祔於。卽此截然而止。年月日上皆空格。祔於下。旣無字。又無銘。此乃未有葬地。亦未卜日。留以待補。又未及補爾。銘文或空格逕接誌下。或提行頂格起。又或上空一二格不等。宋元祐三年。郝公夫人朱氏銘。懸刻中間。上下均留空。唐大順元年孔君誌銘。低三格。其末二句。一往歸於蒿里。永別萬歲千年。兩句各爲一行。又低三格。此均非常式。又有分章之例。如隋太僕卿元君誌。其銘六章。章各一韻。每章爲一行。不到底。其夫人姬氏誌。分五章。每章二行八句。第二行僅占五字。下皆空。或分注其一其二字於下。多不逾十。惟開元廿七年張易銘。末句下。旁注其

一字。然其文已訖。並無其二或轉刻於側而失拓。或前人之贅。均未敢知。

碑用額。誌用蓋。此常例也。然魏之韓顯宗。唐之杜秀。梁嘉運林夫人皆無蓋而有題額。林額。大唐故下邽郡林氏夫人墓誌。共十二篆。分六行。每行二字。橫列於首。其餘三石。皆上銳如圭首。其石修長。儼如碑形。韓額九字。梁額四字。皆陽文。杜額十一字。皆棋子方格。亦與碑額同。凡墓石出土。其蓋往往缺失。十不存五。所見有陰文。有陽文。大小篆分隸皆備。四圍類有雜花紋。或糺縵如雲氣。或斜折如闌干。亦如拾級形。余所見經幢上下邊刻鏤同。蓋當時鐫石之工。風氣如此。惟路府君蓋。誌缺。四圍刻花果似瓜瓞。劉夫人上谷侯氏誌蓋。上下畫菡萏一枝。左右亦似菡萏析而爲半。高公誌蓋。中列大十字。陽文凸起。白文四篆字。卽在其四方格內。其外花紋密布。有如組繡。此雕鏤之至精者。其尤精者。如朱邪府君墓誌蓋。旁列八卦。又書二十八宿字。今在應州儒學。梁開平四年。穆君宏誌蓋。眞書九字。方圍居中。四面各列石象三人。共十二人。袞冠方袍。執笏拱立。如今墓上翁仲象。四角各有雲氣。又如唐雷詢誌蓋。四圍刻十二辰。自北面居中起。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禺中巳。正南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每三字之前。各畫十二辰象。如子鼠丑牛之類。直格以界之。四隅又分刻花紋。極爲工緻。誌字篆文。閒省左旁作志。隋元洪儁。唐張易。皆從金作鋕。則以銘字從金。連類及之。猶鉅鹿北碑皆作鉅鏕。而不知諸字本從言不从金也。誌石正面四邊。亦閒有雕鏤花紋。略與蓋同。景雲元年。波斯阿羅憾誌。四圍凸刻芝草。枝

葉繽紛。上似有兩胡蜨。不甚諦。中和二年。王府君誌。每面三象。祇露半體。皆袞冠執笏。間以水浪紋花紋。下一面中一人。左右有字兩行。左云。其年黃巢坐長安。右云。李帝奔屬。屬疑爲蜀字之駮文。又宋宣和三年。宗室不朋母姜悟通瘞石。圜刻如鼓形。外圍唵麼尼嚧哩吽嚩吒八字。皆墓石中之希見者。

墓石皆眞行書。八分僅見五石。一爲僞鄭開明元年。鄭國公夫人元氏誌。一爲垂拱三年。襄州長史司馬憲誌。一爲開元五年。陳憲誌。皆無書人。一爲唐辛公妻李氏誌。大歷十三年。韓秀實書。一爲張侔誌。昌黎韓造書。

古時聚族而葬。故有一家之石。先後出土。有如連雞。若魏之河內司馬氏。(四石。)唐之襄陽張氏。(十石。)宋之安陽韓氏。其最著矣。古時有叢葬之地。故關中誌石。皆出於終南山谷。其葬地有梗梓谷。有鷄鳴塠。尤多在龍首長樂諸原。此咸長兩縣所出者。洛中之石。其文輒云。葬於龍門邙山(邙或作芒。)之陽。蓋即古之北邙也。唐時夫婦合葬。其瘞石之例。皆題某公夫人某氏誌。曾見貞元十四年。劉建誌。其第二行低一字。書夫人宏農楊氏祔。又元和八年。高承金夫婦題合祔誌。大和九年。徐府君夫妻題合祔銘。分爲兩石者絕少。惟唐魏邈(元和十年。子匡贊文。)與其妻趙氏(會昌五年。王儔文。)趙全泰(大和五年。)與其妻武氏(寶歷元年。)宋李洵直(紹興十二年。)與其妻鄭氏(宣和二年。)推而上之。梁之永陽王及太妃王氏。隋之太僕卿元公及夫人姬氏。皆各爲一石。同時出土。江都田侁兩誌。一貞元三年。一十一年。後誌與其妻龔合祔。而題首皆不及妻。又一例。又如郭思謨。郭思訓。

兄弟也。法燈。法樂。蕭氏之姊妹也。亦皆兩石同出。此外一人兩石者。襄陽張軫。有第二誌。前誌呂巖說撰。後誌丁鳳撰。文各不同。劉智。鄭準。孟友直女十四娘。亦各有兩石。孟誌行字。一疏而長。一密而短。一工整。一疏散。鄭準高廣亦不同。劉智一本有蘇靈芝款。此皆後人重開之本。未知其原石何如耳。

唐誌精者。皆出於西北。近襄陽新出各石。亦皆秀逸可喜。吳越無佳刻。其文類鐫於甎上。如聚慶。（大和六年新出。秀水舊藏。張叔未家。）朱陽。（誌中新出。王子獻同年所贈。）扶風馬氏張夫人。（咸通四年。李直文幷書刻。）皆是。其俗又譏而信鬼。扶風一石。出於海甯安國寺舊趾。出土之時。寺僧甫拓一二本。鬼卽爲厲。懼而埋之。故東南頗鮮詩禮發冢之事。余又藏宣城尉李君妻賈氏墓誌。（建中二年。）末有一行云。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趙撝叔云。以道光三年出土。上距建中二年。實一千三百年。此與稗官所記滕公夕室相類。其數何以前定。又何以前知也。細審文字。決非贗。本末一行亦非添刻。記之以廣異聞。

今人自營生壙。或豫作銘。徵之於古。如唐大中九年。襄州別駕韓昶。自爲墓誌。歿後。其孤子書而納之於壙。（錢竹汀云。陶元亮有自祭之文。舊唐書嚴挺之自爲墓誌。非昶所創也。）宋元祐辛未。蒲遠猶自誌。其首行題有宋故閬淸令蒲老。自誌其墓。次行題豫章黃庭堅書。其文見續語堂碑錄。惜未見拓本耳。宋淳熙九年。有法界庵主。自製塔銘。出浙江平湖縣。金正大六年。有道士鄭居澄。豫作墓誌。出河南鹿邑縣。余又藏治平三年生藏幢子。此皆以方外自營其窆室。世出世閒法本難例視。元緇流皆營壽塔。樹幢爲銘。亦此類。

唐宮闈令西門珍墓誌銘。王元佐撰。其文云。公先遺象外之談。不諱生前之事。遂於長安縣龍首原西距阿城東。建塋域。高岡雖枕。夏屋未封。君子聞之。僉曰知命。此亦生存時自營兆域之辭也。故撰人題曰鄉貢進士元佐。上與他誌銘不同。銘後有文字三行。卒葬年月。皆在此三行之內。乃葬時續刻。末云遷窆於長安縣承平鄉先修之塋。則雖自營生壙。仍未葬其地也。按瞿木夫云。文後有子四人四字。爲三字磨改。而其名季華季煜四字。亦有磨改跡。蓋刻文後所生。補入耳。案宮闈令。寺人之職。有子四人。皆養子耳。顏延之幽獨君文。辭舍人杳冥君銘。皆爲邙山之變例。漏澤之初。桃唐墓誌出土雖多。無叢葬之碣。桂林諸山有慶歷中瘞宜賊首級記。孔延之文。此京觀後之仁政也。又有范文穆祭新冢文。當亦爲遷客攢殯之地。杭州府學有嘉定元年王介甯遠記陳一新書。其記云。太學有義冢。淳熙間。待制張公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後列祭葬之儀。墓丁守冢之制。凡三則。山右有金皇統二年汾水葬枯骨記。宋大觀元年有漏澤園公文。新出土。未知其石所在。掩骼埋胔。澤及泉壤。未可以衰世而置之。右墓誌十八則。

一曰塔銘。釋氏之葬。起塔而繫以銘。猶世法之有墓誌也。然不盡埋於土中。或建碑。如嵩山靈運景賢同光三塔。其石皆脩長。靈運且有額側。楊岐山廣公甄叔兩塔。柳書大達法師元祕塔。皆是。或樹幢。宋遼金元塔銘。皆八面刻。余所藏踰百通。房山之雲居寺。長清之靈巖寺尤多。皆樹於塔闕。其納諸壙者。或用橫石。脩一之。廣倍之。天寶十三載。柄巖寺智通禪師塔。或方徑不踰尺。優婆夷段常省。尼清真。及安陽慈潤寺諸塔。其通稱爲功德塔。如靈運禪師功德塔。薛夫人未曾有功德塔之類。

大歷以後。智悟如願之類。亦多從我法稱墓誌。思恆律師稱誌文。或稱方墳記。（顯慶二年。化度寺海禪師）或稱靈塔銘。（開元十二年。淨業法師）或變銘爲頌。（安陽慈潤寺。有□□法師塔頌）或變塔爲龕。（開元廿六年。景福寺尼靈覺龕銘。宋方山李長者龕記）爲石室。（隋開皇十五年。比邱尼脩梵石室銘）龕下或益以塋字。（天寶四載。大奉國寺上座龕塋記）此外有髮塔。（儀鳳元年。光孝寺菩提樹髮塔記）有身塔。（天寶二載。法昌寺主身塔銘。五載。嵩山淨藏法師身塔銘）又別爲眞身塔。（唐法門寺眞身塔。後晉摩騰大師眞身塔）又衍爲三身銘。（金承安五年。釋迦如來三身銘。王瓘書）若夫大達法師之塔。諡爲元祕。惠源和上之誌。號以神空。此則援般若之靈文。錫嘉名於泉壤。徵之碑目。未爲通例。安陽寶山祇園短碣最多。皆隋唐閒刻。有灰身塔。有碎身塔。靈慧法師。稱影塔銘。方律師。稱象塔銘。當是藏蛻之所。或以火化。兼供影象。彼教所謂荼毗也。又有隋開皇十三年。大融法師枝提塔記。（河南林縣。有開元十九年。三尊眞容象枝提龕銘。則道家亦得用之）唐貞觀廿年。慧休法師刻石記德文。趙攜叔補訪碑錄。僅收僧靈琛一通。其餘皆新出土。內有洪洞縣令孫伯悅灰身塔。則窣佛之開士也。（騎都尉薛良佐塔銘。亦此類）唐時刻石。又有窣堵波銘。（宋有紹聖五年。神通寺窣堵波銘。潘卞撰。馮簪書）窣堵波者。梵言塔也。亦卽浮圖之轉音。宋金元時。又有普通塔。或謂之普同塔。亦謂之海會塔。乃是僧徒叢葬之碣。其曰祖師塔者。猶吾教之有先塋碑也。歷城神通寺。長清靈巖寺。皆有之。

佛家以造塔爲功德。魏之須彌。（天平三年。法顯造須彌塔記）隋之龍華。（仁壽三年。文皇帝造龍華塔記）唐有多寶塔二。（一郎晉公書。一開元廿九年。小字）宋有辟支塔二。（一在江寗崇教寺。皇祐二年。顧清書。一在長清靈巖寺。嘉祐二年，六面刻。）五代時。閩有堅牢塔。吳越有千官塔。南漢有千佛塔。石刻具在。皆非營葬之文也。至舍利塔有二種。若化度寺之邕禪師。會善寺之岑禪師。荼毗之後。收其遺燼。

築而藏之。此與焚身石塔正同。（金有明華五郎焚身石塔。亦灰身碎身之類也。）至隋時。諸州所建。及超化惠明諸塔。乃世主佞佛以祈福祐。蓋與建塔藏佛骨佛牙同例。按唐釋道宣廣宏明集載。仁壽元年。詔沙門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往諸州起塔。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蓋當時諸州。皆奉詔起塔。並皆撰文刻石。今所存者。有同州興國寺。鄧州興國寺。（今在河南布政司署。）青州勝福寺。（今名廣福寺。）永濟栖巖寺。長安龍池寺。岐山鳳泉寺。房山智泉寺。畢節金輪寺。番禺宏教寺。其中惟首山一刻。整齊宏贍。巍然鉅製。吾吳楞伽寺。舊有隋嚴德盛舍利塔銘。石雖佚。其文尚載郡志。亦斐然可觀。不減栖巖寺。其餘皆盈尺方版。製作與墓誌同。（興國兩刻。分書。餘皆眞書。）惟鄧州。圓徑二尺四寸有奇。如鼓形。余在廠肆。曾見山左某縣。新出土一石。亦如此。而書法殊不古。蓋好事者。以鄧州本仿爲之。宏教寺一本。後署歐陽詢書丹。今審之。迺以醴泉皇甫諸碑字。襞積而成。龍池寺一石。太谷溫忠善。亦審定爲贗本。而趙撝叔以爲後來重刻。余又藏仁壽元年。古寶輪禪院記。敍舍利感應事。其文有閿鄉縣玉山鄉云云。其石當在閿鄉。蓋亦如房山舍利。有王邵感應碑。又有王臣睞塔銘。或別有藏舍利一刻。而今亡矣。又桂林有唐顯慶四年。善興寺造塔藏舍利記。文字制度。髣髴仁壽諸刻。蓋作僞者。但知舍利塔有此一體。且郡國往往出土。而不知爲隋時事。唐時所建。如憫忠寺舍利函。本願寺舍利塔。各自有體製。曷爲依樣畫胡盧耶。（右塔銘二則。）

一曰浮圖。華言塔也。然石刻中。自有石浮圖一種。與諸塔銘不同。與後來諸建塔碑亦不同。所見拓本。皆

横方形。其縱視廣有半。若四面刻者。校石柱倍短而寬過之。一面刻者。陰側亦閒有字。譯言亦曰浮屠。而石刻惟朝鮮慶州道柏鹿寺小浮屠字作屠。此外無作屠者矣。濫觴於魏。孳乳於隋。至唐開元天寶閒而極盛。然自此戛然竟止。乾元後遂無著錄。竊嘗論之。蓋與經幢遞爲盛衰。遞爲終始。經幢萌芽於唐初。開天之際。益加崇飾。觚棱鬱起。雕造精嚴。經言塵霑影落。一切業障。悉皆消滅。此佞佛之士。所以趨之若鶩。而法輪亦旋轉於不覺。脩行寺尼眞空造浮圖銘。其陰鐫陁羅尼咒。王才賓浮圖頌。其前列多心經。兩刻皆在神龍中。正西域經文東來之日。蓋即其先聲矣。今孫趙兩家著錄。約不踰二十通。新出土者可相埒。其制有三級。（魏太和十二年。暉法寺三級浮圖。元象二年。凝禪寺三級浮圖。）七級。（武成三年。程憨造七級浮圖。）九級。（隋開皇五年。郭伯口李延壽等。造九級浮圖。唐天寶十一載。李晉九級浮圖。）之殊。其刻有三面。（景雲二年。高村浮圖。開元十八年。孫客奴石浮圖。皆三面刻。）四面。（李晉一石。分四面刻。）五面。（天寶二載。楊瓚造浮圖頌。五面刻。）之別。其文有記。（齊張靜儒。成賓珍。唐殷審。董日進四刻。皆稱記。）有銘。（魏比丘道慧。唐馮善廓。薛待伊等。皆稱銘。）有頌。（凝禪寺。及唐之王才賓。楊瓚。皆稱頌。）有贊。（石浮圖贊。惟開元廿七年一種。僅存殘字一面。）惟李晉題爲九級浮圖象。蓋以浮圖而兼造象。六朝唐時石刻多有造塔象一種。亦此類。其石分四面刻。三面造象。一面爲感恐文。趙氏補訪碑錄天寶十一載。收房山孫氏造象。即此石。（一面晉子英等。爲其母樂安孫氏造。）而但據其一面以著錄也。魏刻若暉法凝禪。皆在陝中。隋唐諸刻。畿輔多於關陝。若晉豫齊魯。亦閒有之。惟東南無片石。其書類多遒勁。以元象開皇兩石爲甲。唐刻以馮善廓楊瓚爲甲。房山有四種。其一太極元年田義起造。王利貞文。其一景雲二年王徽文甯思道書。其二皆在雲居寺。一開元十年梁高望書。一開元十五年王

悅文。筆法皆似蘇靈芝。不失爲次乘。閒廠肆已有摹本。諸刻中。惟魏正光五年。孫遼（山左新出。）浮圖銘。唐開元六年。幽棲寺尼正覺浮圖銘。皆埋幽之石。與墓誌塔銘同。建義元年。比丘尼道慧浮圖銘。在伊闕。鐫於厓壁。與象龕同。在石浮圖爲變例。（右浮圖一則。）

一曰經幢。陝人通稱爲石柱。俗亦曰八楞碑。以其八面有楞也。幢頂每面。或有造象。故又呼爲八佛頭。如懷仁聖教序之稱爲七佛頭也。唐人文字。多曰寶幢。亦曰花幢。（大和二年。右龍武軍正口。兼押衙口。懷義建花幢。）遼金多稱爲頂幢。或以經文。稱爲尊勝幢子。唐碑从巾之字。如帷幄等類。皆誤从心。故幢字往往寫作憧。宋以後多从石作⿰石童。良鄉卜道堅昇雲旛。又从㫃。如旌旛等字。皆俗體也。其制類皆八面刻。閒有六面。或少至四面者。惟開皇五年。王俱造象至踰十面。蓋是時。陀羅尼經尚未入中國。亦未有經幢。造象本有四面刻者。此猶轉輪經藏。面面皆呈圓相耳。高者至踰尋丈。非架木不能拓。（以開元糸陽郝經幢。龍與觀道德經幢。天寶四載。成都鐵幢。爲最鉅。）小者不過徑尺。（後唐匯泉寺幢。宋雍匠祚幢。皆極小。閒張叔未得唐司馬霜石幢。以爲帽架。）其尤大者。分爲三級。如唐之侯陳郡稽古寺幢。宋趙州南關石幢是也。（拓本皆廿四幅。每級八面。）其上有蓋以覆之。其下爲座。唐幢多有八面經文。完好無缺。而無年月題字。夫古人製作之精。務傳久遠。龍門造象。雖徑寸拓本。亦必有年月姓氏。況礱石刻經。豈有眞言之外。不著一字者。蓋皆刻於幢座。或下截有餘地。卽刻於經文之下。以橫線界之。余所收湖州天甯寺諸幢。或僅有年月。或僅有撰書姓氏。後見吳興金石記。助緣人姓名。皆在幢座。以精拓全本證之。良是。又吾吳洞庭西山顯慶禪院門

外。有兩石幢。一會昌中立。一八面盡蝕。不可辨。庚寅之冬。偕顧緝庭鄭詠春王勝之三君。同汎舟太湖。至包山塢。憩其下。見幢座有字。剔蘚讀之。始知亦會昌中刻。咸通四年重樹。其他唐人所建。而宋元人續題於座者。尙不少。無如拓工惜紙。皆以經文爲限。下截有字。亦視若罔覩。其能拓幢座者。蓋十不得一矣。經上層有字者絕少。惟天甯寺大中二年曹巨川書幢。上層有寶樓閣陁羅尼及文殊往生大悲心中心諸咒。所見所收。祇此一刻。

幢亦有額。多八面橫列。每面一字。湖州天甯寺經幢。會昌元年。姚仲文造。篆額十六字。曰佛頂尊勝陁羅尼妙法。增壽益福之寶幢。杭州龍興寺經幢。開成二年。篆額十六字。曰佛頂尊勝陁羅尼。微妙救危濟難之寶幢。皆每面二字。宜興善權寺幢。亦每面二字橫列。惜剝泐不可辨。每面三字分列者。所收有三刻。一在四川大足縣。其文曰願國界安甯。法輪常轉。一切有情云云。自情字已下皆闕。一爲韓信力魏令忠經幢。其文曰奉爲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太子諸王。百官師僧。父母法界蒼生。一爲常山廣惠大師經幢銘。二十四字。分書甚偉。但直列而非橫列。別爲一石。加於幢之頂上。與他幢一石連屬者不同。此外唐幢額。皆在第一面上方。棋子方格。眞書多。篆書少。通例爲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九字。或省經字。或省幢字。或幷省經幢二字。汝州一石。易經幢爲眞言二字。本願寺經幢額二行。題應天神龍皇帝順天翊聖皇后。鄭州唐幢。每面一字。行書。題上爲開元神武皇帝。又見一殘經幢額在第一面造象之下。存尊勝幢上爲開元聖文神十字。

下皆泐平。滏縣有天寶元年一幢。額篆書爲國敬造四字。亦有於敬造下。隨宜增字者。如本願寺開元幢。則云爲國敬造佛頂尊勝陁羅尼幢。稽古寺一刻。幢下又增普供養三字。張尹燈臺頌。則云爲國敬造。然燈續明普通供養。龍興觀道德經幢亦八面刻。而額在前三面上截。每面二行。每行三字。曰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凡十八字。又開元二十八年李留生母經幢。第八面經文之後。分四列。其第一列分書兩行。上爲皇帝陛下六字。亦額也。而在末一面。古人於此。並無義例。余所藏。又有開成四年。越中傳鳳造經幢題額分書八字。曰唵摩尼達哩吽吰吒。樂清白鶴寺元幢。額在第一面。佛號六字曰南無阿彌陀佛。吾吳嘉定有南宋崇顯禪院幢。第一面額八字。曰法界淸甯保國安民。眞書陽文。蔚州臨湖寺石幢四面。每面上一大圓圍。中藏小圓圍七。各有梵文一字。此亦額也。以梵文書之。金元僧塔銘。如琛公策公之類。凡八面刻者。亦皆以第一面爲額。如云某寺某公塔銘。通行直下。四周雕瑑。中爲一龕。如壇廟所供神牌式。所舉額例。雖不盡於此。非余蒐輯之多。亦無從知之。

幢首每面造象一龕。唐幢類如此。以俗工不盡拓。故亦不盡知之。有立象。有跏趺象。亦有兩軀並列者。開元十四年丹陽縣經幢。分四層。造象兩層。第一層每面象一龕。其下爲咒。第三層每面象三軀。一佛中坐。二菩薩左右立侍。其下爲經。第二層。第八面咒後。空其半。亦有佛象一龕。皆端好莊嚴。又開元十五年。新泰縣經幢。每面上造象。旁有幢主姓名。余所見八面造象之精。以此二幢爲甲。洛陽郭重顯經幢八面。儀

有四象。分刻一三五七面。有象之一面。經咒卽退處其下。故行字盈縮不齊。又開元廿八年。三郗父老經幢。亦四象八面開刻。與郭重顯同。但在經文之下截。按造象在下截者極少。此刻之外。惟見天寶八載□昭成經幢。下截每面兩軀。其龕深陷。龕旁墨柱凸出處。刻象主姓名。開天以後。製作漸簡。或於第一面中分界線以半爲造象。半爲題額。上下不等。或造象在上截。而經文卽從象下起。或於下截題名記歲月。或於提行無字處。鐫梵相。貞元元年。王滔幢造象。在第一面第六行下。皆祇一龕。如魏之張敬謹。隋之王俱。唐之懷州河內縣王三娘。每面造象二軀。有藥師瑠璃光佛。釋迦牟尼佛。大勢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各題佛號於側。永淸有無年月四方佛象幢。皆無經咒。但有題識。此則專爲造象而設。雖八面或六面。與經幢固不同。唐延慶永興軍都部署幢。每面上方。畫菡萏一枝。雖非眞容示現。亦雪山功德池中。淸靜化身也。

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唐永淳中。婆羅門僧佛陁波利。取其本入中國。至廣德中已八譯。詳見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經云。若人能書寫此陁羅尼。安高幢上。其影映身。或風吹陁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彼諸衆生所有罪業。應悉不受。以是唐時造幢遍於十三道。精藍名剎。觚稜相望。今校諸石刻。惟經下亦爲一切諸天子故說此陁羅尼。一本無此十三字。我聞如來演說。讚持大力陁羅尼者。一本尼下有故來脩學。若有受持讀誦是陁羅尼共十四字。其餘字句差池。無關宏旨。卽序所謂小小語有不同也。惟宋乾德三年鼓山常樂寺經幢。太平興國二年榮陽李克中經幢。自具如上說以下。爾時如來以上。約增出九百餘字。其文俚淺。與前

後相鑒柄。此本當在八譯以後。其唐宋五代時乎。天寶以後。又有加句一本。首行尊勝陁羅尼上。增入加句靈驗字。適是開元壬戌。善無畏三藏所譯。爲唐時第七本。共加十一句。六十六字。其刻石次序。先序後經。經中有咒。咒在卽說咒曰之下。此常例也。或咒在經後。或別刻於上層。其變例也。曾見一唐幢。刻咒於上層。而下截經中。依然有咒。則爲駢拇指矣。天寶以前。皆棋子方格。雕寫精嚴。兼刻經序。咒不刻序者。不過十之三。單刻咒者。不過十之一。至唐末尚然。五代宋初。風氣日趨於陋。刻經者。已寥寥無幾。或無經而有啓請。七字爲句。如偈如頌。馴至遼金。刻經者。遂十無一二。或於咒之前後。節書咒下經文首尾。如佛告帝釋云云。爾時世尊授菩提記云云。約不及百字。其經生書法。亦每下愈況。有自鄶之歎。金石家不必能通內典。故經幢著錄。最易舛訛。雖孫王諸家。亦不免。卽如佛陁波利。於儀鳳元年東來。永淳二年。其取經之歲。定覺寺僧志靜。垂拱三年。親見日照三藏法師。諮受神咒。又於永昌元年。見西明上座澄法師。皆是經文原序。述錄源流。非造幢之歲月。適著錄家。於拓本之剝蝕。或無年月可攷者。卽以序中之年月當之。序中年月。亦不必盡存。各隨所見。或錄之儀鳳。或錄之永淳。不知此經。永淳中始來中國。其本禁在內不出。垂拱以後。始有流傳譯本。余所見。以如意元年。史延福一刻爲最先。在龍門摩厓。刻。景龍三年。有一刻亦碑本。均非八面之幢。若天授以前。并未有刻石者矣。本願寺神龍幢。但有題名。無經咒。又有刻經一幢。無年月。常山貞石志。謂爾刻一時並建。彼此互見。此亦意爲之說。所見幢本。斷自開元八年一殘幢始。其

次則淄川縣龍興寺開元九年。一分書幢也。墨本宜八面圍而拓之。庶幾前後首尾秩然不紊。若面面分拓零星散帙。既易缺失。拓工不通經典。或數幢并置一處。前後倒置。彼此互易。幾於棼絲難理。肆估遇不全之本。輒以他本足之。斷鶴續鳧。非深於此學。卽不免爲其所欺。然朽蠹斷泐。往往有延津劍合之時。亦未可棄如敝屣也。唐幢尊勝經之後。所見金剛般若經亦不少。或一石兼刻兩經。密行細字。極爲精妙。金經之後。往往綴以多心經。此外有彌勒上生經。（亦曰上生兜率經。）有父母恩重經。湖州天甯寺有大佛頂首楞嚴經幢。（大中十一年。淩泗書。）卽陁羅尼亦非一種。有白傘蓋陁羅尼。（松江寶雲寺。）有大悲心陁羅尼。（番禺光孝寺。咸甯臥龍寺。）有大隨求卽得大自在陁羅尼。（錢塘靈隱寺。趙州南關。）有大吉祥大興一切順陁羅尼。（京師行滿寺。）晉天福九年。蒿里山總持咒幢。其咒第一行題曰佛說普偏清淨焰鬘熾盛無能勝總持寶印心思惟卽得隨求大明王陁羅尼眞言。共三十二字。吳越梵天寺經幢。多至九十五字。曰大佛頂如來廣放光明聚摩訶悉怛多鉢怛羅。（二合。）最勝金輪頂自在力王無比大威德總集百千旋陁羅尼性海都攝一切明王更無有上最勝金剛三昧帝祖（殊音。）羅施十方如來清淨海眼祕密伽他微妙章句金剛無礙大道場白傘蓋頂輪王陁羅尼。江干石塔。（磚塔咒題。）多勒。最先一咒同。其餘刻諸雜陁羅尼。天甯寺有六種眞言幢。雁塔有唐梵眞言幢。所刻亦皆諸小陁羅尼。如生天眞言。破地獄眞言。大明六字眞言。大悲心中心眞言。皆寥寥數字。（金雲居寺管內都綱遺行記。眞言改作密言。當有所諱也。）遼金元幢。有多至十餘種者。其體例益雜。其書亦愈下。然皆在大中以後。若開天盛際。則未聞有此。

王氏萃編云。按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前有序。經中有咒。開元釋教錄。雜咒總二十三首。中有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一卷。唐朝散郎杜行顗奉制譯出。大周錄第一譯。又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一卷。唐罽賓沙門佛陁波利譯出。大周錄第二譯。又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一卷。或加咒字。唐三藏義淨譯。新編入錄第五譯。又有佛頂最勝陁羅尼經一卷。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拾遺編入第二譯。又最勝佛頂陁羅尼。淨業障經一卷。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於東都再譯。拾遺編入第四譯。此五經。皆同本異譯者。蓋同名佛頂陁羅尼經。而有尊勝最勝之別。且入於雜咒。而仍謂之經。可知咒卽依經而立者也。今所見諸幢。皆刻尊勝。無刻最勝者。是尊勝經之行世。更盛於最勝矣。法苑珠林有云。如是不思議清淨功德聚。成就佛身。是故如來。於天人中。最勝尊勝。此最勝尊勝之同義也。翻譯名義集。陁羅尼。秦言能持。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好器盛水。水不漏散。惡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時。持令不作。是名陁羅尼。肇翻總持。謂持善不失。持惡不生。又翻遮持。輔行云。體遮三惑。性持三智。熏聞云。遮二邊之惡。持中道之善。此從體性立名。闡義云。陁羅尼是梵語。咒字是華言。咒。願也。此陁羅尼咒之義也。林野僧昔眞曰。尊勝者。佛也。陁羅尼者。法也。敬知佛法高妙。最勝最尊。四生不測其源。三天罔觀其相。勝妙無極。將喻佛頂也。此則佛頂尊勝陁羅尼之總義也。王氏圻續文獻通攷釋家總紀。引白傳集曰。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尊於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此尊勝經之字數也。攷今現行刻本藏經。莫字函內第四冊。有陁羅尼經三卷。

一是佛頂最勝陁羅尼經。乃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所譯。卽開元錄中拾遺編入第二譯者。永淳元年五月。宏福寺沙門彥悰爲序。序稱儀鳳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顗與甯遠將軍度婆等。奉詔譯進。時有廟諱國諱。皆隱而避之。上謂不須避諱。奉詔以正。屬有故而寢焉。無幾。敕中天竺法師地婆訶羅。於東西二京。太原宏福寺等。傳譯法寶。而杜每充其選。荏苒之間。此君長逝。余因請沙門道成等十八。屈天竺法師。再詳幽趣。臨文不諱云云。此最勝經之原委也。一是佛頂尊勝陁羅尼經。有二譯本。各一卷。一爲朝散郎杜行顗譯者。無序。一爲罽賓沙門佛陁波利所譯。卽開元錄中所謂出大周錄第一譯第二譯者。其佛陁波利譯本。有永昌元年八月。定覺寺沙門志靜序。今各幢中所刻經咒與序。皆用此本。志靜序略云。婆羅門僧佛陁波利。儀鳳元年。從西國來到五臺山。求見文殊師利。見一老人。謂僧曰。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家之輩。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頂尊勝陁羅尼經。能滅除惡業。師可卻回西國。取此經來。流傳漢土。僧迴還西國取經。至永淳二年。迴至西京。具以上事聞奏。帝將其本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敕司賓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譯此經。敕施僧絹三十疋。其經本禁在內不出。其僧悲泣。請還流行。帝遂留翻得之經。還僧梵本。將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漢僧順貞。奏共翻譯。今前後所翻兩本。並流行於世。小小語有不同。至垂拱三年。定覺寺主僧志靜。在魏國東寺。親見日照三藏法師。諸受神咒。法師於是口宣梵旨。經二七日。句句委授。具足梵音。一無差失。仍更取舊翻梵本勘校。所有脫錯。悉皆改定。其咒

初注云。最後別翻者。是也。其咒句稍異於杜令所翻者。其新咒改定不錯。幷注其音訖。至永昌元年八月。於大敬愛寺。見西明寺上座澄法師。及翻經僧順貞。見在西明寺。此經救拔幽顯。最不可思議云云。此尊勝經之原委也。據志靜序。則是初譯經者。爲杜行顗。後譯者。爲順貞。授受咒者。爲日照與志靜也。經自永淳二年入中土。開奏大帝。倘是高宗時事。至垂拱三年。志靜受咒。是天后時事。其彥悰序則云。儀鳳四年正月。杜行顗與度婆等譯進。其時佛陁波利。尙未取經入中土也。彥悰序與志靜不同者如此。若彥悰爲最勝經作序。固應與尊勝不同。然兩經則又相同也。且杜行顗所翻。不知因何禁在內不出。當佛陁波利悲泣請還時。因何不將譯本付僧。又令僧以梵本另自翻譯。此疑不能明矣。開元錄。以兩經皆出於大周錄。則皆是天后時所發出流行者。終高宗之世。未嘗出也。天后以天授元年。改號爲周。大周錄當卽編於是時。又在志靜受咒之後三年。經中有書寫安高幢。及序有救拔幽顯。不可思議之語。是以唐時尊勝經幢徧滿諸道。就衵所得。六十餘種。其中大率刻咒者多。兼刻經序者少。而陁羅尼咒。或兼及大悲咒及心經。據開元釋教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同在陁羅尼集經十二卷中。故可與陁羅尼經並建。亦可同謂之經幢也。（大悲心大陁羅尼神妙章句。與尊勝又別爲一種。蓋尊勝佛爲善住天子而說。大悲心則觀世音對佛所說。其中皆佛菩薩阿羅漢帝釋鬼神之名。惟趙孟頫書此咒。每句皆繪其象。人始得見而知之。故經翻而咒不翻。釋家以經爲顯教。以陁羅尼爲密教。則尊勝亦猶是也。大悲心陁羅尼本。以納闊成德所刻者最佳。附記於此。）諸幢刻經旣無多。閒有存者。取與大藏佛陁波利譯本互校。小有字句不同。卽咒中音切。亦多小異。蓋五印度國。地方數千里。梵音

各別。恭讀欽定同文韻統。所列大藏經字母同異譜。如天竺字母而外。則有伽婆羅譯師利問經。不空譯文殊問經。金剛頂經。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元奘譯大般若經。佛馱跋陁羅。及實叉難陁。地婆訶羅。不空般若。所譯華嚴經。皆互有同異。且讀經咒取音復有二合三合四合之不同。譯以華言。方音流別。蓋字母繁多。反切殊異。遂至參差而不能一也。

釋氏之幢。余所藏卽有六百餘通。而道家惟有道德經一種。所藏亦祇有四刻。一在易州。一在邢臺。皆唐明皇注。蘇靈芝書。一在焦山。唐廣明中刻。從高郵夏氏移置。一在慶陽。宋太平興國中刻。此外唯郭畀客杭日記云。元妙觀殿前。立高宗道德經幢二亭。獲之。不知何時亡其一。僅存一幢。遷於平安三橋堍下。阮文達撫浙。㫒置錘翠亭之大洞閣。劫後不知其存否。錢唐朱彭吳山遺事詩云。德壽曾書道德經。元時猶見列雙亭。而今賸得經幢一。零落殘文似曉星。

奉佛之士。建幢墓域。謂之墳幢。（咸通辛卯。唐安精舍尼澄素。天福七年。張敬思。雍熙四年。趙郡李恕。皆稱墳幢。）唐乾符三年。王夫人一刻。謂之墓銘幢。至遼金元釋子所造。雖八面刻。其額猶題曰塔銘。無異詞。或曰石塔。或曰靈塔。閒亦曰圓寂塔。生而建者曰壽塔。他若寺額之敕牒。（熙甯四禪寺。）山場之界至。（元萬歲禪院四至幢。）塑象。（周廣順三年。判官堂塑象幢。宋康定三年。重裝觀音菩薩銘記幢。）刊經。（遼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皆有八面刻者。惟八面之中。必有兩三面刻陁羅尼咒。及諸眞言。墳塔大都四面刻銘。四面刻咒。猶不乖經幢之例。唐有燈幢。亦曰燈臺。撰書皆精整。其制不甚高。約不踰三尺。其文有銘。（曹文玉燈臺銘。）

有頌。元氏雍寺燈臺頌。有贊。保康寺燈幢贊。前後多刻尊勝咒。或刻施燈功德經。唐長明燈臺殘石。施燈上有提聞二字。爲他刻所無。至宋以後。無燈幢而有香幢。余惟見遼乾統五年。昌平楊守金等建燈幢。在唐後。質言之。亦曰石香爐。蓋琢石爲爐。而以八面之柱承之。每面僅刻助緣人鄉貫姓名。皆出於工匠。至簡陋不足觀。吾郡虎邱雲巖寺殿前。有施食臺。下承以石柱。每面刻崇禎間題字。亦此類也。至有建幢而不因刻經者。若魯公八關齋功德記。段公新嶽碑廟頌是矣。開高麗唐紀功碑。亦八面刻如幢。幷有不關釋氏者。如開元十一年。峴山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廣明二祀上谷郡太守隴西公經幢。則皆崇頌德之詞也。元和十二年。試院新修石幢記。則斯于考成之詞也。長安之郎官石柱。山陽之楚州刺史石柱。則官吏之題名也。曲陽嶽廟。華陰金天王廟兩幢。徧刻唐宋人題字。則遊覽之題名也。北嶽中嶽。皆有醮告文。亦八面刻。北嶽大中祥符八年。白憲書。中嶽天禧三年。劉太初書。皆眞宗御製。則靑詞之濫觴也。夫建幢所以刻經。有其名無其實。亦觚不觚之類也夫。

唐慈恩寺開元唐梵二體幢。一行眞書。一行梵字。至精。遼金幢亦多有唐梵相閒。或題字眞書眞言梵字。或僅六字眞言爲梵字。臨湖寺幢。每面上一大圓圍。中藏梵字七。謙公塔銘。一面有準提咒。梵字圓鏡。秦佩觿侍郎得一準提鏡。其梵文正如此。余初得一二本。甚喜之。視如唐古甓。畏吾兒文之難見。今則數見不鮮矣。蓋石幢惟分書爲難得。篆書尤難得。分書惟新得黎城縣王慶墓幢。及淄川棨伏鳳。成都王襲綱暨天寶二年。張大沖一刻。則尊勝咒分書。心經篆書。具二體。唐中和鄭惟幾幢。銘偈八分書。其下尊勝咒。

仍眞書。篆書惟有無年月一幢。不甚古。約在宋元間。至眞行書之精者。唐初諸刻。歐虞褚薛。無不兼擅其長。試舉其尤膾炙者。鄭州開元幢。龍溪咸通幢。褚登善之亞也。提閻施燈功德經殘刻及總章三年釋敬信造金剛經幢。天福八年孟賓于造上生經幢。歐陽信本之嫡乳也。孟賓于一刻。以氣韻勝。極似歐書千文。總章幢小楷。尤難得。余所藏。惟長安臥龍寺一通。亦小楷。字大如豆。越中奚虛己諸刻。極似虞伯施。大中二年于惟則幢。宛然多寶塔。關中人至呼之爲顏石柱。其實非魯公書也。僧无可百塔寺經幢。視柳誠懸亦不減虎賁之與中郎。又若孟鄭公趙立本。北海縣令顧□昌之類。雖使殷令名王知敬執筆爲之。亦無以遠過。杜子美詩云。棗木傳刻肥失眞。今之臨池者。與其取重開失眞之歐虞諸碑。不如於寫經求之。有餘師矣。右經幢八則。

一曰刻經。觀於齊方法師鏤石班經記。晉昌公唐邕寫經記。而後歎象敎之願力爲甚深也。自白馬東來。太啓浮屠精舍。至魏太和中。始有造象。然尚未刻經也。孫氏寰宇訪碑錄。據錢竹汀宮詹說。北魏末。收金剛經一石。金剛經通行本。皆鳩摩羅什譯。此本爲菩提留支譯。以其首題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國文宣公第譯。文宣公者。魏靈太后之父。胡國珍也。故定爲魏刻。其實宋元刻尊勝咒。亦題唐三藏不空譯。未聞卽以爲唐刻也。又於東魏。收龍門心經一種。審其筆跡。確爲唐時刻。趙氏補訪碑錄。歷城大涅槃經。亦收入東魏末。此石後歸潘文勤滂喜齋。余得見之。齊刻也。以上三碑。諸家以其無年月。而論定之。皆無確證。佛經之有石刻也。其在高齊宇文周時乎。陽曲一石。天保二年。齊刻之最先者也。鄒嶧四山。大象元年。周刻之

最先者也。般若。華嚴。蓮華法華。諸大部經。卷帙浩如煙海。所見拓本。不過一鱗片爪。安陽寶山。僅有菩薩明難品一石。婁叡造初發心菩薩功德品一石。奚景延造華嚴。不止此二品也。唐邕所刻。在磁州鼓山響堂寺內。蓮華華嚴。僅見拓本各三紙。唐山縣龍聖寺楊山寶造法華經。亦祇有七石。當時所刻。必皆全帙。洗埋而未出者。蓋不知凡幾。中山法果寺經碑。（垂拱三年。）其陰列經名數十部。每部石若干條。今惟存金剛兜率兩經。尚爲全部。蓮華。華嚴。無量壽。觀經。皆祇有一石。鬱單越經。則僅存殘字一角而已。房山石經。經始於隋靜琬法師。其徒導公。儀公。暹公。法公。師資相踵。至遼通理大師。尚未蕆事。據遼懋題沙門志才記。道宗皇帝以前。共一百八十七帙。厝東峰七石室內。道宗所辦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所辦小碑。四千八十片。（樊氏畿輔古刻。錄二十七種。一千三百餘石。言之尚未詳。）瘞地穴內。上建石塔壹座。明謝耳伯石經山香樹庵護經記。西雲居寺。前有藏塔。穴地而鍵其口。鎮以浮屠。此即通理所建石塔也。此七洞一穴皆未開。洞門皆鎔鐵灌之。隔以石欄。碑石或臥或立。尚可闚見。但千餘年來。無問津者耳。謝記又云。其闢而可入者。曰雷音洞。法華維摩金剛三經貯焉。查恂叔懋題上方二山紀游集云。小西天石經洞。寬廣若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即隋靜琬法師所刻經也。字畫端好。左壁兩層。右壁三層。皆三十六枚。後壁四層。共四十一枚。前門左右壁及門頂。共三十三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蓮華等經。大洞之左。又有心經碑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碑二。伽藍殿旁。又有金剛經臥碑一。此即所謂雷音洞。今世通行房山石經拓本。亦即此一百四十餘枚。

惟查恂叔所見金剛經有三本。今拓出者僅兩刻。已亡其一矣。廠肆估拓者。時攜一二殘石至都。視之。皆隋唐刻經也。恐毀失者已不少矣。灌縣青神山。新出唐佛經。大小共六十九石。無年月題識。內波羅蜜多心經三石最完。餘石有涅槃經。有屢言藥王菩薩者。不詳何經。其字約分三種。波羅蜜多經。似虞永興。最工。一種險勁似張猛龍李仲璇。一種疏宕。略帶欹側。頗有根法師碑筆勢。及門陽湖莊小尹。自蜀中來。攜拓本見贈。並餉殘石一方。云雜處瓦礫中。山中人不甚珍之。山西遼州新出佛經。摩崖巨幅。縱橫尋丈。其字方徑寸許。極險勁。寰宇記引郡國志云。遼山縣屋騋嶝。高齊之初。鐫山腹寫一切釋經於此。今所出之地。名墨嶝峰。距遼州四十五里。當即古之屋騋嶝。其經乃華嚴成就品。但郡國志曰一切。則所刻當不止一經矣。即華嚴亦不止成就一品。今所得者。猶太倉之一粟耳。風峪華嚴經。亦北齊刻。其地在太原縣西三里。鑿一穴方五丈。朱竹垞始燎薪入視之。共石柱一百二十有六。惜皆掩其三面。王蘭泉云。今所拓者亦祇一面耳。大小共一百二十四紙。全經有八十一卷。今拓本首末行。有卷第標目者。計三十八紙。想皆散見於三面。而不能拓矣。余所得拓本一分。共六十六紙。視蘭泉所見又少其半。竹垞記又云。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字。今平定造象。拓本頗多新出。葉君一夕方得三十餘通。而石經迄未有拓者。余又聞亡友王茀卿述顧漁溪通政之言曰。衞輝山谷中。遙望層巒疊嶂間。摩崖大字。參差高下。皆佛經也。世無有拓之者。乃知佛法廣大。無量無邊。三竺靈文。普徧大千世界。龍

威難次方之蔑如。

刻經有三。其一摩厓。其一經碑。其一卽經幢也。或刻於碑之陰側。如齊雋脩羅碑。其陰爲維摩經。唐李孺徽（在金鄉）、丁思禮（在沛縣）造象。其陰皆刻多心經。此其證也。隋以前無經幢。宋以後無摩厓。（惟元居庸關一刻）唐一代刻經建幢者十之七。建碑者十之三。刻於厓壁者。所見不過三四通耳。昭陵有石鼓尊勝經。其實非鼓也。以經幢斷其上下截。又磨治其四角。破觚爲圜。遂宛然成鼓形。試觀其上下闕文可見。金剛經余所收至多。石幢外皆方碑。四面刻。由前而右側。而陰。至左側畢。若王知敬、趙文會諸石。其字差小。卽一面足容全經矣。摩厓皆大字。鼓山屋𡸣嶝之外。齊魯閒最多。泰山絕頂有金剛經全部。徂徠山映佛巖有大般若經。錢竹汀謂皆齊武平中王子椿所刻。鄒嶧之閒尖山。亦武平中刻。葛山、岡山、小鐵山諸經。皆周大象中刻。（匡喆撰刻經頌）世謂之四山摩厓。其字徑尺。妥貼力排奡。巨刃摩天揚。曾見拓本高於人者兩束。非列長筵。兩人翼而舒之。無從披閱。若裴池則祇能仿推篷式。以兩字爲一葉。庋藏斗室不能容。其拓本索值三十金。裴池之費。至簡省亦踰數百金。摩挲旬月。未必能竟其首尾。其文字又無可攷釋。默然久之。敬謝不敏。世之窮大失居者。有如此經矣。

唐人喜刻陁羅尼經。大中之後。或單刻咒。又降而刻諸雜陁羅尼。其餘金剛經。心經。觀音普門品經。亦尙有刻本。未聞刻四大部經者。後人事事不如前人。此其一也。然遼時房山續刻藏經。卽當宋政和閒。吾郡

虎邱雲巖寺。有宋刻普門品經。杭州之六和塔。有四十二章經。句容之崇聖寺。有金剛經。亦皆宋刻。釋伽氏之一燈。未嘗熄也。至元至正中。尙有蒙古。畏吾。女眞。梵。漢。五體佛經。在居庸關山溝內。距延慶州約三十里。余嘗遣廠估李雲從往拓之。佛經著錄。蓋以是刻爲殿焉。溯自北朝以來。自四大部以逮金剛尊勝。常刻之外。所造者非一經。經非一石。據所見聞。條列其目。亦珠林之淵鑑。法藏之碎金也。

不增不減經。（無年月。有陰側。初以爲魏刻。今攷定魏無刻經。以其筆法最古。仍列於第一。）

維摩經。（皇建元年。傅敬碑陰。）

維摩詰經。（維摩詰經。別有一殘本兩石。一五十餘行。一十六行。隋刻。）

勝鬘師子吼□乘大□□方廣經。（勝鬘經。疑即此經之省文。）

孛經。

佛說彌勒成佛經。

无量義經。

无量壽經論。

十二部經名。（以上七種。在磁州鼓山響堂寺。無年月。皆北齊刻。）

行唐邑龕觀世音普門品經。在曲陽。開皇十三年。韓長秀造

大集經月藏分中言。

大集經月藏分法滅盡品初言。

勝鬘經。

涅槃經殘刻。以上四種。在安陽縣寶山爲佛灘。皆隋刻。涅槃經。汶上亦有隋刻殘石。龍門香山洞有唐刻。

佛說出家功德經。無年月。隋。嘉祥。

佛說寶梁經沙門品。無年月。關中趙乾生家藏。隋。

無最壽佛經。上元二年。紀王愼造。邢臺。

無量壽觀經。垂拱三年。中山法果寺。

鬱單越經殘石。同上。

呵色欲經。延載元年。洛陽龍門。

父母恩重經。開元廿五年。石幢。乾祐三年。孟知進造。有側。當陽。

清靜智慧觀身經。大歷六年。富平。

佛說菩薩心地戒品。大歷十三年。

孔雀洞佛本行集經。元和十四年。劉總造。房山。

觀音經。貞明五年。程延暉書幢。東平。又晉吳有濟祐十年一刻。

回向咒。開運二年。錢唐石屋洞。

溫室洗浴衆僧經。建隆二年。洛陽。

摩利支天經。乾德六年。袁正己書。長安。

十善業道經要略。太平興國二年。趙安仁書。祥符。

造塔功德經。端拱二年。簡州。

金剛壽命修塔陁羅尼經。咸平四年。定州。

觀世音普門品經。熙甯末。曾公亮等分書。吳縣虎邱。

妙空新注般若心經。元豐七年。心經刻石甚多。不備列。此因妙空注希見。故附此。

崇明寺賢劫千佛名經。紹聖三年。胡祥書。句容。

佛說生天經。大觀三年。後有劉球跋。長清。

六和塔四十二章經。紹興五年。沈該等四十二人書。仁和。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六息字。金章宗時。皇伯漢王造。下二石同。

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第六。

□經轉不轉品。第五十六緘字。

佛母準提咒。明昌七年幢。長安。

東塔寺八大人覺經。至元三十一年。僧溥光書。嘉興。

佛名佛偈。亦刻經之支流也。皆刻於石柱。唐以前謂之佛名。唐以後多曰佛號。鼓山十六佛名。齊刻也。又本無年月。共拓本五幅。 寶山五十三佛名。三十五佛名。廿五佛名。隋刻也。余藏一舍利塔四面題佛號。無年月。或造象題佛號於旁。佛偈以大乘妙偈碑爲最古。大集經後。亦有華嚴經偈。此二刻皆在安陽萬佛溝。長淸靈巖寺。有蔡元度所書楞嚴經偈。然皆碑本。制度不一。蔡書橫石。 其刻於石柱者。棲霞有一通。拓本八幅。未知兩石各四面。抑一石八面。所刻爲棱嚴經偈。與蔡本不同。蔡有數百字。此僅寥寥數句。 佛翅一足偈金剛經四句偈喜見菩薩讚日月燈明佛偈。佛讚迦葉佛塔偈。武岡州平西洞口。有宋金剛經偈。大字分書甚精。廬山有山谷老人七佛偈。覃溪推爲黃書第一。大定十年。璉公塔銘。其半截。釋洪道分書七佛偈。 此蓋如今人所刊七如來。南方到處有之。多在河干。云以鎭水魅。若簡之又簡。歷城千佛巖。有摩亘唵摩尼巴哩吽六字。無年月。審爲隋時刻。再簡則爲梵書唵字。宋熙甯有一本。在咸甯臥龍寺。唐太宗御製贊。僧顯後書。 金正大有一本。在登封少林寺。唐元宗贊。八分書。

以石刻驗之釋道兩家未可以方軌齊鶩也道德經至唐中葉始有刻石邢臺有一本易州龍興觀有三本其一卽開元御注石幢其一景龍二年張脊行造其一景福二年王處存書皆精顧拓本流傳頗尠卽兩石幢易州本易得而邢臺本爲難得廣明一本在焦山宋高宗御書一石已亡（並見前）此外惟終南山樓觀有兩本皆元刻一憲宗五年高翿篆書一在說經臺正書趙文敏書兩本皆刻於京師一在白雲觀道藏充箱照軫亦不減西來梵葉而唐以前石刻惟此一經而已余嘗欲取諸石本校其異同以補畢氏之闕後見嚴鐵橋魏稼孫校本而止常清靜經一刻於梁貞明再刻於宋太平興國五年與護命得道兩經同一石皆龐仁顯書此外有元始天尊說北方眞武經（元符二年宋溥書）太上說九幽拔罪心印妙經（崇寧元年道士李宗顏書在耀州）昇元經（元憲宗七年楊聰草書在三原）太上日用妙經（至正十二年正書）洞元經（殘字年月缺在長安）其經典皆晚出旣非般若之靈文其書筆皆粗工亦無懷仁之精詣視爨堂雲居諸刻眞有觀海之歎

道德經又有一本頗似趙書而凝重世以爲右軍書卽與山陰道士換鵝本也此與黃庭遺教何異自王侍書以來有此一派然其書實精妙非袁正己趙安仁可及蓋釋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爲多道書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爲多如玉眞公主靈飛經相傳爲鍾紹京書雖未可信不失爲唐經生筆褚書陰符柳書度人經跋亦流傳有緒趙文敏尤喜寫道書所傳有清靜經大洞玉經明周公瑕俞仲蔚皆盛稱之太上洞元靈寶經書於皇慶二年京師有刻本肉餘於骨或是俞紫芝輩託文敏以傳耳

經幢或兼造象。唐人寫經。梵筴之首。亦有繪佛象者。推其例於石刻。余見趙文敏所書道德經。其首繪老子象。宋乾德六年。刻摩利支天經。前作佛象。李奉珪畫。次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象。翟守素畫。又太平興國五年。刻道經三種。一爲太上老君常清靜經。一爲太上昇元消災護命經。一爲太上天尊說生天道德經。皆道家言也。而畫菩薩象於首。莫曉其旨。宜郭子函之譏之也。

石刻署款。撰書篆額之外。有鐫刻。有模勒。又有都料句當造象。或有畫人。墓誌或有塡諱。已不多見。宋雲勝新譯三藏聖教序。節度推官趙湘立石之後。有李邈題銜四字。按是碑後列柴禹錫鄭文寶諸臣姓名。上皆有繫銜。所謂題銜。或指此。然僅見此一碑耳。惟刻經雖有序贊。或無撰人。或并無書人。而無不有譯經人名。如陁羅尼經。皆題罽賓沙門佛陁波利譯。咒之加句者。或題大廣智不空譯。金剛經皆題鳩摩羅什譯。余見北魏刻一本。題菩提留支譯。宋刻摩利支天經。題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說。下注梁代失譯四字。無譯經人。而有說有抄。亦僅見此一碑耳。右刻經八則。

